文選

李善注

青來堂藏本

光緒元年重刊

文獻通考詳節

清來堂藏板

DS
735
.A2
M31
v.1

文獻通考自序

鄱陽馬端臨貴與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尊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於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通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成敗粲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達也編簡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不爾得也

寫者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篡竊之臣
秦之取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秦稽至察為也
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
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歷
歷遷革之規以至官名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

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臺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書冦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帝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王子公

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三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弱歲蓋嘗有志於緝輯顧百憂薰心二餘少暇吹竽已滋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録具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荅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承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絡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

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舊而分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原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垂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嘉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記録而可疑者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為三百四十

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其
或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識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
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
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古
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竊竊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
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爾後之君子倘能芟
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
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文獻通考詳節目錄

卷一田賦

卷二錢幣

卷三戶口

卷四職役

卷五征榷

卷六市糴

卷七土貢

卷八國用

卷九選舉

卷十學校

目錄

卷十一職官
卷十二郊社
卷十三宗廟
卷十四王禮
卷十五樂制
卷十六兵制
卷十七刑制
卷十八經籍
卷十九帝系
卷二十封建
卷二十一象緯

卷二十二物異

卷二十三輿地

卷二十四四裔

文獻通考詳節卷一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田賦考

序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斁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斂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仟賒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

其歲月有限而田王之還受其姦弊無窮故秦漢以来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指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二人之事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

君子所羞爲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
亦頻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
第一叙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
禹通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厥田
惟中中厥賦上上錯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
有三載乃同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
赤埴墳厥田惟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
上錯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
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厥賦中
下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三山林氏曰

三代取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數既不出什一之數而
爲者九等之差蓋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稅所入之總
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
寡比較有此九等冀州之賦比八州最多故爲上上兗州之賦
比八州最少故爲下下其餘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時有此九
等之輕重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

洫洫注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
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右鄭註以為此都
鄙用井田之法用之野外縣都　按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
貢法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永
子亦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然嘗考之
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蓋助有

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以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貢法可行也蓋自遂達於澮自澮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私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寡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

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溝遂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疆闢故溝洫川澮亦不言尺寸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千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
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任也者家二人　　若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
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
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
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也
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
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
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
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

澤原隰渟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氏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廛無穀園少利也　山齋易氏曰任地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徹法與鄭氏惑焉蓋誤認載師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為任地之法也當考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羊賞牧之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
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
任也者家二人 若周之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
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
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而
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也
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
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
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
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

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氏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廛無穀園少利也　山齋易氏曰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徹法與鄭氏惑焉蓋誤認載師爲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爲任地之法也嘗考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牛賞牧之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

地家削小都大都之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為十分
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
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
地之賦也知任地之法
考矣

穀梁傳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
之與民為已悉矣

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杜預注左傳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
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自為賦何休注公羊傳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也用田賦猶漢家歛民錢以田

爲率矣

秦孝公卄二年初爲賦　杜氏通典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鬻賣故王制曰田里不鬻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兼并之患自此起　朱子開阡陌辨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雜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

即周禮所謂徑畛涂道者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後說為正益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澮間千畝川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而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縱而得之也然其間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其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頗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餘又當世衰

法壞之時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弊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廣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絶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開阡陌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制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

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其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或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開亦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仍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而稅一漢興循而未改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晁錯說上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

七天災水旱而蓄積未及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
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
鄉輕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
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
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弔死問
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亡
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
之務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爵令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民有爵貴人無
粟有所據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

武帝之初即位招賢良董仲舒之言也仲舒又說
武帝令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
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
益困兼并之家有鉅萬之資小民安得不
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古之道也今雖不能
武帝末年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一畝三甽歲代處古者井田必二歲為耦
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甽二畝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苗生葉以上稍耨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
龍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拙平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
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
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
教宇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偏輓犁
率多人者四日三十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
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其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
三輔公田又教過都及居延城是後過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孝哀即位師丹建請限田天子下其議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
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

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到侯公主百人道
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高帝
魏丁傳均田限奴婢皆不便論書寢不行
王莽依古公田為井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而貧
鄧生議民或無田劃三十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
十實什稅九祀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
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
至死制度又不定竟緣為姦
民曰周之時用井田井衰廢由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
耕者之由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名浮客
分耕其中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轉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反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猶用什二之稅猶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至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獎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

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秦大亂之後主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諫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而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其中亦當駈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其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之

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故之至於夏商稍稍算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壞其業非人情雖用吾欲以為之限而不禁其出賣已論者

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如此則富民所占者
少而餘出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入
利利不分於人而君人者操於宮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
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
過於此哉 一卷

光武建武六年詔郡國檢覆墾田

章帝建初三年詔覆田畝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 按章帝時穀貴
故斂錢以布帛為租則錢帛蓋當迭用矣此所謂畝稅斂錢乃
於正二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修宮錢

魏武初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藏强賦弱

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諸遠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　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若田一畝二十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今之田賦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

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等畝稅米三升哀帝即位減畝稅二升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從李安世言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遲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

按夾漈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言詔均田之法或謂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然觀其立法民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

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止而露田不栽樹則似
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墝
地亦令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
足者得買所來足不得賣過所足是令其從便
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
與王制所行異矣
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
頃篤疾廢疾給四叶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
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
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庶人從鄉及貧無以葬者

得賣世業田自餘鄉而徙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
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授田先貧及有
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
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
輸絹二匹綾紬二丈布加五之一絁二丈麻三斤謂之調用人
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
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
日　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
但強者力多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為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
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
貧富強弱無以相過至成周而法極備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

田以為井井為疆界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
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漫壞至商鞅用秦
開阡陌遂有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不得不
去而為游手轉而為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
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為治卻未知其本但能下勸農之詔
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
田其制度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問天下度田多少當
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天下之
田既不在官亦不在民以為在民則
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猶立田制北
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雖行不終

唐興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授田之法亦與周制不合先王建國只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寬鄉得多狹鄉得少自狹鄉徙寬鄉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止又賑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令自賣其田便無卹民之實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其遷徙并得自賣所分之田先王之法自此大壞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

時或召賈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蓋
田制所以壞由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
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原二卷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
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又無丁中以貧富
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
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
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遠鄙疏絕使不能至者加斂以粟法論 臣元忠陸贄上
等級免錄寡弊獨不濟者敢加斂以粟法論 臣元忠陸贄上
疏其一曰國朝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
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

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虛竭圖籍
奏而已更兩稅新制竭於奉軍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
益不用御時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
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
人力而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
重不知有識於務懷襄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積於場圃囷倉
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希息之貨數蓄易而日收其贏者有
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朱平長偽狹輕貴轉
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徵求此誘之為姦歐之避役也
今請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天數量土地沃

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為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通
流漸息矣廿二曰權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
穀施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
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
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
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絁綾絹布麻皆當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
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每
歲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
貨所有絁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宜令有司復初定兩
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

用僉資出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小錢用銅器則錢不之有盡以入直雜酒以納資何處無所給哉其三曰蕃使奏之能者以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貧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違敕所析者不勝重稅則又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貧田野墾闢無處不增而墾田欲廣誘以墾殖荒田免租新田雖舊舍無及至免租年滿復為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貧稅錢長數雖則歲歉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求鄉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逋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由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寔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

貢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
斂也宜令有司詳考課績覆實然後報戶部其四曰明詔不
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
旨牧促迫蠶事方興而輸繳農功天災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
半貧無者求假而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收多故率
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
興官司所儲惟給軍食凶荒不暇賑救人小之則取息利大之
則奪田廬斂蘆始畢執契行貸飢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
之售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詳諸道戶口均
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檢傷農則優價
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

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
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
豪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
畝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或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稾人安得足食
宜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
也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禹貢定九州田賦以九州之
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以為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
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亦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
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
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

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三代皆沿此制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千有二師說者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亦是一時權宜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爲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騎士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是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

名民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其後
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穀二斛北齊則有一牀半牀之制已爲者一
牀未娶者半亦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至南北朝
增三代之三日至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莫賦役之法如此
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二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
規模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
爲兩稅之法兩稅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兩稅在德宗時雖
號整辦然取大歷中科徭最多以爲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
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
以爲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
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按自秦廢井田

稟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稅一其後遂至三十稅一皆什而稅一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年七歲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文帝時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立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並計口出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迺令田租畝收四升每戶輸粟四斛絹二匹綿二斤則戶之賦始重矣晉武

帝又增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五十畝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肅田之人非豪強而貧弱之比大行肅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大略計畝而稅之今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絲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

田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雖
欲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
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
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
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吏所為非法之意
善也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
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其間
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
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過已壯
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今兩稅之法入

錢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逆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建中定兩稅之法行而此弊又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自兩稅之法以為愚至穆宗時凡稅綢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三倍富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壹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之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布帛穀粟

則入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散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
邊商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從之由是
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
惟鹽酒本權率計錢疲人稍息
後唐吏部尚書李琪疏曰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
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
均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遭洪水禹作司空辨九州之田收
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
高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
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
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幾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

論之亦佳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力軍雖叅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斂市之征倍蓰農之算人口既減耕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頃田亦一千八百餘萬頃至三國並與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農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粮秣馬必侵於牛菑於是天下方亂祇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二祟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天下稍安井直兩錢高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

如故人奠者以重歛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民為軍政仲尼
是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 原三卷
貞觀初徵三年定制夏稅六月一日起徵秋稅十月一日起徵
中書詔令諸道均田先是上覽唐元稹均田表因令製素成
圖左勉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詔行之
宋太宗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言涼畿周環三二十州幅員數
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請廣募游惰誘之耕種略擬井田給
限永土著享居立保伍三五年後計戶量輸田稅附著版籍上
著其議復令條對靖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
主簿頒耕牛以官錢給借其田驗肥瘠為三品上田人授百畝
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五年後收租十收其二其室廬

葷韭及桑榆種藝之地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二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歸有司以為貢官錢多事遂寢

客制歲賦其類有五曰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壯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也

神宗熙寧五年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
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
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墝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
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元豐八年以官吏奉行騷擾
罷之徽宗紹述復行 原四卷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稅出於農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賤可售使民賤糴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於罰從之

水利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韓鄭開說秦開鑿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
百餘里用溉注填閼之地四萬餘頃於是關中為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秦孝公開鴻溝以通宋菑陶之利魏惠王亦
鑿引黃河水注圃田以廣溉諸侯於是蜀守冰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蒲波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
其饒
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
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以溉而益肥關中地得穀乃
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後莊熊羆言
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

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
下相通行水穿渠得龍骨名龍首渠皃寛為左内史亦奏請穿
六輔渠益灌鄭國傍高仰之田後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
頃名曰白渠
元封中發卒塞瓠子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梁楚乃無水災
建昭中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造鈎盧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
以節水勢用廣溉灌至三萬頃
永和中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
九千頃

晉歲寧初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
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埆當今秋夏墾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
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慮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
此乃一方大事不可不早慮而洪陂泛監貧弱者終不能得今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蠃而洪陂泛監貧弱者終不能得今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
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
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又言諸欲修水
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
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者戶口日增而
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

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
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墾臣
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
陂者也臣以為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
臣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以為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
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
盡為湯陂之類皆決遏之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
之人皆以界之最是今日之寔益也朝廷從之　按水利之說
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成
廣八尺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
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間而捐壅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
蓋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故能時其蓄洩以備水

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
田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灌田而
水利之說興焉鑿白渠起鄭白之徒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
過之利於旱歲不幸霪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崔子威杜
元凱所以決壅隄防以紓水患也

秦文帝時劉禮為陽夏侯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
旱乃因舊溝引淮水入陂伐木開楪水得通注由是豐稔

唐貞觀中李襲為揚州都督府長史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
田八百餘頃

建中二年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開陵陽渠
長慶二年溫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既田二千

頃郡人利之名右史溍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涵
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溍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涵
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
十餘頃
宋熙寧中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書論之略曰天下久平民
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
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
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沮格之罪重而誤
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
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入心或搖甚非善政又

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
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田之訟必倍於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
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給與中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
湖之利也近年瀦湖之地多為軍下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
名曰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
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
安田疇均利從之原六卷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上表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粮穀十九萬九千六百
[illegible]斛蓋千六百九十三斛菱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
末解稿役不息又恐他吏卒[illegible]之變臣計疫臨羌東至浩
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頗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作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二人
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後溝渠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
四月艸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
郡益積蓄省大費又上屯田便宜十二事詔從之
獻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袁紹在
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羽林監棗祗及韓
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許下

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運粮不繼乃分兵屯田爲
久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安堵軍無私焉
魏司馬懿伐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宜開河渠
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下合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
二分休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
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諮從其計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
屬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
晉羊祜鎮襄陽以計滅戍邏之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

利軍始至無百日之粮季年有十年之積
穆帝昇平初荀羨鎮下邳屯田於東陽之石鱉公私利之
後魏大統十二年李彪表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屯
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自此公私
望蠃
北齊皇建中秘書監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
稍粟數十萬石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水
陸肥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頻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元和中振武軍飢李縫請開營田以韓重華為營田和糴水運
使起代壯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耒耜耕牛假粮

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
耕百頃就高為壁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
餘里

宋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請於順安寨西引易河淶濆為屯
田既而河朔水潦河流溢復請因積潦處畜積為陂塘大作
稻田以足食 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自唐季以來農政多
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粮地有遺利臣等精求利
害必在修因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鄭
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之
士分為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
及募民充役每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

故今日墾其半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閒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蠲災之害又少於陸上覽奏嘉之後竟不行　按自唐以來有屯田營田之名屯田因兵也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錯田塞下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

神宗未鄭民憲上言祖宗時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奏弓箭手於河東陳恕樊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

仲淹大興屯田於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
為屯田務正以地遠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
課以耕耘聽商旅如省轉輸此最邊實塞足國安民之至計也
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歲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
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豐閏邊州營屯不限兵
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
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為
擾或以差借耨夫為擾或以諸都括牛為擾或以兵民雜耕為
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為擾至於歲之所入
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
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修種粮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

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
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粮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處人
心易搖卒莫之行也
紹興六年右僕射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
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
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各路帥悉領營田使
紹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
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
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拾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
或遠數百里追奪以来或名雙丁後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為
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罷之誠是也然臣竊謂自去歲以

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之地而荊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飢斃者踵而他之殊失民心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荊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應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邊閫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輸之官實為兩便詔從之 原七卷

文獻通考詳節卷一終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録

錢幣考

序曰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黄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置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

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
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
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
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
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籍以衣飢
籍以食貪籍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
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
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
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虞
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
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氏金
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
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
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
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
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
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刀於泉
布於布束於帛 人以之市無征而作布 鄭氏註金銅無凶

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民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賣買
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凡賒者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為之息　按周禮主財之官雖多而專掌泉布惟外府
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賜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古人創泉
布之本意寔取其流通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
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
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為謀利取息設也介甫不原立官本意
而勦泉府國服為息一語以害苗誤天下可乎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有救
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矣其資能
無匱乎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
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焉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
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
文帝五年為錢益多而輕更置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

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
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淆濫為巧則不可得
贏而禁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
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原利微姦難窮罪日
報其勢不止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安今博禍可除而七福
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
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
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
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
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
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

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是時吳以
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
吳鄧錢布天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錢後有司言三
銖錢輕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取
鉛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時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蓄財殷貿
轉轂數百冶鑄鹽鐵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
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二千二曰以車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撰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宮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

王莽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即真後以書劉氏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俱廢

世祖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桓帝時議改鑄大錢劉陶言不便乃止

靈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人

隋巧偽漸多乃鑄五銖錢背有
星月文以其輕小便於用乃
更鑄加重五銖錢
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
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與五銖錢
並行
太宗貞觀十年以錢輕又鑄當千錢民間不以為便
肅宗乾元元年以錢重輕又鑄重輪乾元大者謂之
重輪乾元重一兩二銖與開元通寶錢並行
代宗寶應元年鑄寶應元寶錢徑一寸重二銖四絫
文曰寶應元寶
德宗建中二年鑄建中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
文曰建中通寶
憲宗元和初以錢貨輕重不等令天下用錢以一千
為陌其八百者謂之八百陌七百者謂之七百陌
穆宗長慶元年鑄長慶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
文曰長慶通寶
文宗太和五年鑄太和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
文曰太和通寶
武宗會昌元年鑄會昌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
文曰會昌通寶
宣宗大中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文曰大中通寶
懿宗咸通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文曰咸通通寶
僖宗乾符元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文曰乾符元寶
廣明元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文曰廣明元寶
中和重輪乾元大錢一當五百文
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文又鑄當千錢民間不以為便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一當千文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宋文帝元嘉中鑄四銖錢一輪郭形製與五銖同貴損盜利故百
姓不盜鑄
孝武帝孝建二年鑄細而輕薄不用無輪郭不磨鑿如今
之鵝眼綖環者謂之荇葉
文帝初沈慶之啟通私鑄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
謂之鵝眼綖環錢入水不沉錢重輪廓磨鑿文章

錢不盡一揃斗不行

賈高帝貳元四年奉始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

重錢惡輕民而難用為無以易之宜也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

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會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

無用之品以通交易欲令人樂其事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屢興而不

衰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稍合銖兩銷以為大錢貨為均遠近則

百姓樂業衣食蕃殖矣

隋初惟京師及三呂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祿以穀帛

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
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
以後所在鐵錢遂如江山物價騰貴
隋開皇初以天下錢貨不一重四斤二兩詔前代舊錢有文
曰五銖重如其文每錢二千
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紙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
絕其後私鑄浸多錢轉薄惡致有輕至一斤或剪鐵鏨裁
紙以為錢相襍用之貨貝、物貴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歐陽詢書字合八分及篆
三體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宜
錢監於洛許鄧益等州

肅宗乾元中第
亦用又鑄重輪乾元錢一當十與開元通寶
輪錢一當三民便之原八
南唐韓熙載請鑄鐵錢以
宋太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篆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
年號元寶為文
宋初因漢制其輸官錢悉
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陌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識
錢之出國用日耗又青苗助役皆徵錢民間錢荒張方平極論
其弊元祐中乃申錢幣關出之禁

交子會子

初蜀今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後遂置交子務於益州禁民私造熙寧中詔置於陝西其後旋置旋罷至大觀初改四川交子為錢引

高宗紹興元年因婺州之屯駐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舟楫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造見錢關子付婺州名客人入中執關赴榷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人皆嗟怨六年罷交子務令權貨務椿塌見錢印造關子三十二年定倫造會子之罰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剛專令上林三官鑄之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

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為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湖廣諸路分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會子之初意本非即以會為錢特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輕會子錢耳然鈔引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賚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旦日可到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

後來以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孟蓋晦淮荆湖所造朝廷
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遂同見鑪所以後來收
換生受只得再造愈多而愈賤亦由立法之初請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所以作錢幣原為救荒而設非先王財貨之
之論觀憂商之時所以作錢幣原為救荒而設非先王財貨之
本古人論財貨但論九年之積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
已周禮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須田制祿君卿大夫以來
地為多寡未嘗以錢帛為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着不為末作
蓋錢之用少故錢之權輕漢初有天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
以穀粟制祿百餘年尚未以泉布為重至武帝國用不足立告
緡之法以括責天下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為

本以錢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後世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於是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重穀帛叫却又是矯枉過直之論如魏文帝時盡不用錢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天下惟得中最難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在五銖之錢最為得中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平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行中惟五銖開元銖兩多寡鼓鑄精密不可易本朝初用開元為法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精密俱不及前代自未變法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變法之後薄惡不可用當時務於得多不思大體不知崎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狥小利錢便薄惡

姦民僞鑄利孔四散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乃
不易之論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
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不揣本而齊其末也若是上之
人不惜銅愛工使姦民無利乃國家之大利也如周如秦如漢
五銖如唐開元此是錢之正若一時所鑄如劉備大錢以足軍
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此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
王莽以龜貝為幣此錢之蠹也若寇盜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
救弊之政行之於蜀則可盖蜀用鐵錢行旅賫持不便故創行
交子其法出於民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
行旅非不可挾持議者欲以楮幣公行泰之於蜀法亦非經久
之制也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
權之以物錢幣之所起起於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
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錢行之錢至三代之世用錢至少秦漢以後
浸多至於今日非錢不行三代所以錢極少者當時民有常業
一家之用自穀米布帛魚肉蔬菜皆因其力以自致計其待錢
而具者無幾止是商賈之貿遷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物然後
賴錢幣之用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上是時
已為多矣三代時尚未及此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錢起故因錢
制物有帛則有丈尺之數有斛斗之數其他資生之具
皆從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繇錢而制上自朝廷之運用
百姓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後世用錢百

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關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上又明立禁戒不使天下窮力遠須其無所用錢如此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為一國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商賈往來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幣錢只處其一後世乃專用錢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隨時變易自非聖人不能變而通之矣原九卷

文獻通考詳節卷二十終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戶口考

序曰古者戶口必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頻而多惰窳之輩苟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衆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孟之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農安於犁鋤而鬧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滋其肖摩袂接三扇不足以滿隔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

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籍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
身户調口賦日增月益土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
窮苦憔悴祇以身為累矣作户口考第二敘歷代户口之數與
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湯
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也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
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之時損其七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
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
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
三此周之極盛也

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國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
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塲協入廩協出是則必多死生出入
往来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
歸藏亦於藉彌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　按古之治民者有
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
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
稅之且役之也
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者
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者以為獻而諸侯

元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
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帝偃武修文口男二年而一事民賦四十
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一算
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甘露三年減民算三
如淳曰更賦有三品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
為卒之一月一更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
有戍邊之調未有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
往便還錢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
文獻通考詳加考證卷三十四

元帝時貢禹言古民七賦算口
民產子二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乃出
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
口錢自此始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與十二口五
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光武中元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有奇口二千一百萬七千有
奇至桓帝永壽戶千六百七萬有奇口五千六萬六千有奇
郡國志注伏無忌所記戶口及墾田大數以見滋
減之差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撫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
都之半　將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畏哉歟是累朝休養生息每

每增荒困其理也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當董卓之難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

蕭條郭李殘害尤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天子弃於

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寘播埼安邑之東后裔不全遂有乾

茲割剥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非

萬有一存

武初定鄴都制賦户絹二疋綿二斤

晉武平吳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

丁男為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

輸實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

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

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自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有奇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有奇此晉之極盛也

宋孝武大明中立義倉以豐年斂貧年給之又置常平倉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者蓋緣宋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值奇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寔亦由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事徭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

宋齊梁陳偏安江左疆宇迫狹陳宣帝勤恤人隱號籍奄尘末年雖武遠事經略吳明徹雖復輸不返國內虛耗後主之亡隋家

所收户五十萬口二百萬耳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
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維全盛户口之數比夫晉
太康倍而餘矣
帝恭儉爲治至大業中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
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
煬承其全盛遂恣荒淫建洛邑遷洛河及淮北通涿郡築長
城發百餘萬人丁男不充役及婦女死者大半天下十分九
盜賊以至於亡唐平羣盜太宗繼命貞觀仁義之治休息生
養二高宗永徽天下樂業阜生蓋將一世而有司奏户口纔及
三百八十萬然則經亂離之後較隋氏極盛之時十存不能一
二矣

唐制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
條貫不失按比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
流散非一或遠荷軍鎮或因緣逐粮苟免歲時偷避徑後此等
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關防或往來
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關於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所司
雖具設科條須其法禁而相看為例莫達遵承縱欲糾罰庸可
盡科臣以為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
之施權衡以御之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所
謂禁令者使閭閻為保遞相覺　前後垂避皆許自新仍有不
聽相告每糾一人隨時加賞　明為科目使知勸沮所謂恩

德者逃亡之徒乞離桑梓粮儲空闕田野荒廢即當賑於更少助其脩營雖有缺賦懸徭背軍離鎮亦皆捨而不問寬而勿征其應還家而貧乏不能致者乃給程粮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離失本業心樂所住情不願還聽於所在隸名即編為戶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到百日為限限滿不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無所遺人無所匿矣

杜氏通典論曰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着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

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谷阜宴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平陳一統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賦重役劇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為其蔭附以輸租調謂之浮客或注家僮或為佃客皆無課役以故天下之人競為隱冒規避隋代籍帳所以虛多實少開皇三年乃發使四出檢括戶口大索貌閱人間遂有輸籍定樣人無貴賤咸以三品為准其仕官之家不在簡例於是江南諸州免賦者三十餘萬口進丁中益多東至於海西暨於隴右莫不引領而來輸納其後以人間課調不均又令民自實其年大功以上親戚悉通計之以為等級定其輕重人有訴者則以親疏治之於是強宗豪右皆無所容隱大索貌閱之後

萬頼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
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
今與極弊之良圖而使臣置制
兵革游與舊額既在見人漸銷
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
長久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
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祈
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
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
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之
司徒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
故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脱漏人如鳥獸飛走
莫能家以之國以之治將求理平之道可無其本歟
唐天寶十四載管户總八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

百九十萬有奇唐之極盛也
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營兩漢而後
誠未有益於此者明皇幾之能遏哉是以數言亦然然亦不能
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
太平凡二百餘年周
太平亦二百餘年皆
唐虞夏周之民豈止
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
天札瘥及兵革殺戮
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
者代天理物於是乎
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
而身自毀之比禍亂
初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

李林甫而致之以呼可不慎歟

憲宗元和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每歲賦入倘辦止於四十州一百四十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九三萬餘人比量天寶之數又在常役之外　唐食貨志天寶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妄歛又在常役之外　唐食貨志天寶戶數以二戶養一兵長慶以後率三戶養一兵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潤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由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能政惡之渤病免　原十卷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丁錢三

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損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元豐二年提舉廣西常平劍謂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熙元錢數出稅數不足又數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夫廣西之有身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此之所未有役錢甚可憫也　按廣南丁錢史載大中祥符盡蠲丁米未除今觀謂之言則尚有丁錢也作法於貪難革而易復可畏哉

宋朝野史記曰身丁錢多係國所初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

為入二稅而後也差役復不免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奉朝
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者戶長保正顧錢
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
而一有遽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
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今布縷之
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
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
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
不困乎

水心葉氏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
兵強昔者戰國相傾惟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

議二晉頓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瘵三國爭利孫權
發山越之衆以為民至於汎海絶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
葛亮行師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是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
強弱自古然矣今天下州縣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
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為浮屠老子及為役而未受度者又
數十萬人而户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然而無墾田
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加衆兵不强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而
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豈以民不當生於王之
土地而征之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
居可以為役出可以為兵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
養其駑鈍不才者為浮客為傭力其慧利強力者為商賈為竊

盛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嗜無家豐年樂歲而無貴糴而民常忘
夫升斗之求無所從給蓋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
所以雖繁賦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亦其勢之不得
不然者矣

宋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有奇口二
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一百萬口四千三百八十一萬有奇以
抵欠數實不足憑也唐史傳考之戶口之盛莫過於此然大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職役門

序曰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羸緘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世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

之三老喬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
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
焉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
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
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七為州夫始分於井則
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
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
為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三年則大比受邦國之比要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
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禮五兩
卒師之法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
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
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
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齊威公用管仲制國郊內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
十為鄉鄉五為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為邑
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
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徐偉長中論曰治

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是以先王制
六鄉六遂之法使其鄰比相保賞罰相及出入存亡藏否逆順
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於
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
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
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
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人數乎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
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相友相助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
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

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役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東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順孫正女義婦遂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

明帝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東晉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孝武時范寧

當隋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
註於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並壞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
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
法

後魏孝文太和十年納給事中李冲議立三長　先是不立三
長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
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冲議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
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
夫黨長三夫使課有常準賦有常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
可止

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役其力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戶口
課植農桑檢察姦非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
坊門管鑰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天下戶
量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

宋初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
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下至
雜職虞候揀將等人各以鄉戶出錢雇役　先是皇祐中韓琦
神宗熙寧二年條諭諸路令民出錢雇役

極論里正衙前之害韓絳亦言之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
裹許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至是呂惠卿復言害農之弊無甚差
役里正衙前多致破產帝即位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

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願頒下條目於是提
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坊郭等
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
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
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謂之免役寬
剩錢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
故舊法止戶之役類數而重下戶之役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
戶緊馳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優富苦貧
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而役人無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
額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

則自重今既招雇恐証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幇費場務綱運不
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肩法至於弓手者壯承符散
從等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　御史
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假如民田有一家百頃
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
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
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
永無決罰之訟此其利也然其所云難行者民惟種田而責其
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
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上也耆長雇人盜賊難止四也專典
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曾布條奏辨詰繪外補擊落館職

七年吕惠卿創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産中價使民各以
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蓄息以立之等凡
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
分以一充賞造簿具式使民悉知之御史中丞鄧綰言其不便
詔權罷

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
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
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
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
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錢帛絶乏實法不
通商農俱受其弊乞令諸路契勘見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

或不至缺乏飢寒特執見死或乞逐年限定數自不得過
役及十分之一庶幾民不重困不報原子二
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二役
自餘未聞有破產者也向來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
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一概輸錢賦斂愈重故自
行免役法來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苦日甚又監司守令於
雇役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所以重困臣愚以為莫
若直降命勅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
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從之
蘇軾論諸州衙前曰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
差錢出之有常而雇錢出之無藝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
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
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
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
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
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
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
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
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
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
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
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
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
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
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
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
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
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
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
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
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
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
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
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
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
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
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
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
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
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
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
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
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
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
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
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
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
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
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
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
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
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
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
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
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
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
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
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
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
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
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
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
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
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
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
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
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
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
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
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
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
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
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
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
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為患雇則
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輕而易勝
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人苦其擾
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之家皆以
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敗雇則役
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於職差則
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雇則有錢之家喜於得役差則貧富
之家皆以為患雇則官得其人而事舉差則吏緣為奸而事
敗雇則役輕而易勝差則役重而難任雇則人樂其業而安
於職差則人苦其擾而疲於奔命

差衙前之利也然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費
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
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
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
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
便實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
等第之人家產單薄侵蕩之弊必甚於鄉差照寧以來多患於
此此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
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
行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

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詣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意也 按熙寧雇役所取之錢坊場當役戶坊郭戶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也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取民間六色錢益以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悉復輪差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蠲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吉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

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減五分餘戶下此
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
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
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捐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
重複科差況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
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
也潁濱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
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
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也

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輸充 按
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雇雇役無

之法也其獎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江浙諸郡民户自相講究之法也其獎也豪強專制貧弱或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僱便於差義便於義而復有獎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兵農合一者後世兵農分而為二矣古之所謂寓兵於農者後世兵農判而為三矣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興土木則竭筋力然後謂之役王制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自閭胥曰鄙長皆中士也曰族師曰鄙師皆上

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鄉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悌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故庶人子得罪壹闌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為郡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

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閭里親識剖斷不平令鄉正專理
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者遂廢不置然則
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
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觀唐睿宗
時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
觀宣宗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
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
凌蔑雖足迹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
營筆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與身任軍旅土木之縣役者無以
異而至於破家蕩産不能自保則縣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
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

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所謂庶人在官者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稍謂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行從軍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為奸或匿賦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庸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顧二法為一大議論煞大概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蓋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

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藉手
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未能
不應自非庸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
所以必行僱役者蓋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
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
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
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而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
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僱役則年年重斂
差役有不及之戶而僱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願執
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
而費用少者反以出僱役錢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僱役

錢除募人應役外又以其餘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眾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為民者以寇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慷壁之為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繁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

澤汲存心然後鋤奸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靡泛之支徭以
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通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
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殺人者如父母之令子弟恩愛素
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
避免之念則按籍名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催曰義之紛紛哉不
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止下相維者反
藉為厲民之一大事恐不知其說矣

復除

周禮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老者疾者皆舍

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均人凶札則無力政
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
期不從政　徐氏曰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
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弟力田或以
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
之年高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元氏
南頓數邑蓋專為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
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法優於周
哉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

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新陳之遷徙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饘於官既无無田何有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慮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職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原十三

文獻通考講節卷四終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嵩熟嚴虞惇録

征榷門

序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達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籍

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榷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民心日僞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

又不可復蠲免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鐵或望户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於民之有下要皆史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權考第五首叙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

征商

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罰布而入於泉府凡屠

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職府
漢高祖接秦之弊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
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
之
孝心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
仕宦為吏　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
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子
孫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
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

夫已貧賤矣上下相反好惡無常而欲國富法必不可得也

按漢初通末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不勤南畝而務聚貨於是立法禁農而抑商入粟者補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為吏可謂有所勸懲矣然利之所在人趨之如流水貨殖傳所載大抵皆豪商鉅賈未聞有以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時東郭咸陽以大鼓鹽孔治以大冶領大司農桑弘羊以賈人子為御史大夫而前法盡廢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

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採取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諸市事條不設下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案惟市繼案謹關通末游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

之行人而有司不識大體徒欲益於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
於者藏倉空且如天下諸津所
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
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
與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
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
宋哲宗元祐中蘇軾上言臣
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
地舟車輻輳以擊太貴之弊
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
典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
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

勝稅錢自皇祐某年始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杭州親見累
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
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人之家有錢無穀被
服珠玉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
也臣聞以物予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
災傷捐金帛散倉廩所費數千萬貫而饑殍流亡不為少衰去
年浙江水災陛下使江西止雇船運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
石又計糴本水腳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襤
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五穀力勝稅
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歲有
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蒙陛下

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
間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塲算及繒纊薪米菜茹束薪之
屬或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攔收檢虛市肴猺空舟有稅以食
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務過斗夫行李則搜裹發篋目
以興販甚者貧民博易瓚細於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
行旅亦白取稅錢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
給賞斷罪倍輸傾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白是大小法場也是
以中興以来申明越津攔稅之禁其告漏稅不實者坐之有舍
稅者照自來則例不得欺詐騷擾如例外多收投子錢許民越
訴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列聖之禁戢吏甚也如此故
雖中興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卷廿四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鋮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耜一耒一銚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金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鋮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　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不過掌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雖少男少女所食論

鐵雖一鎡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利出一孔者
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
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臨其利途予之奪之貧
之富之皆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
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治於上其意不過欲巧為之
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
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海民參其力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
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徧介之關暴征其私布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
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弊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
事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鬻鹽者
鈦左趾沒入其器物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
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曰山海有禁
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今
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
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門而五穀熟寶
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
行道有讓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居局之

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於是丞相奏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後魏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醯醢撫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顧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為民共之遂詔罷其禁

高齊霸政之初置掌鹽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

盛之二曰鹽監引池以
鹽於戍以取之凡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按東南之鹽煮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名亦各異南史
張暢傳魏太武至瓜州餉武陵王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
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
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並不
中食是也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
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
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立籬者論法及琦為諸州鹽鐵使
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二十自兵起淮

肅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
多則州縣擾出鹽無因舊監置吏亭戶糴商人縱其所之江嶺
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入
不知貴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曝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
吏曉導倍於勸農初鹽利歲繞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
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敝請官自糴鹽可以富國
韓愈駁奏略謂平叔請今州府差人自糴官鹽以獲利一倍
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無物不
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便利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
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

然坐失常課如何更得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户到而
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淡食動經旬
月若據口給鹽依時糶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來愛
是光不可之大者乎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
貧若官自糴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憎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
盡輸官錢并諸道軍使家口親族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
色大等官未糴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糴然後食鹽也
國家權鹽糴與商人商人納糴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
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
於官也　按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為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富户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賈之利而官自賣

之然官不能周遍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
課利反虧於商稅方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差
而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所以
駁議之者其慮已及此矣迫其極敝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
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
止齋陳氏曰國初鹽筴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
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年令河
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
入納算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
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
在京榷貨務入納銀錢算請始見錢算請始見

於此原十五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蠶鹽行之京東諸路免鹽之權而均諸稅謂之兩稅已納而禁榷再行蓋誤以二者爲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於鹽也河北之榷張方平言之仁皇聽之惠及一道矣獨蠶鹽錢之輸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至和中僅免其十之三惜哉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日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盈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州縣貿易臧盛至爲良

法宗宰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
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
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
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蔡京委信魏伯芻專主榷貨務
州縣惟務增課程督加厲民力因以擾匱盜賊遂興 按唐
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
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
朝元祐間淮鹽歲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
分之二紹興末年兩浙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
六七百萬緡則舉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東萊呂氏曰洪範潤下作鹹其種類品目甚多如出於海出於

并出於地三者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薊東海嶺南海皆出於海劍南西川出於井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元著者河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者自禹貢青州貢鹽絺三代之時鹽雖入官管仲始興鹽筴漢武帝時孔僅桑弘羊反覆論難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榷遂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禁榷之利惟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賑一方之用於大農之國計不與也

榷榷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

五代以來務置官吏宋置白磬綠磬各置官典領有護户煮造入官市禁商人私販犯者論罪有差 原十六

榷酤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文帝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靡穀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始元六年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公非劉氏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古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是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

王莽纂漢始立法官自釀酒以賣之　義和魯匡言山海鹽鐵錢
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詩曰無酒酤我而論
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市
便人可以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
而弗食今絶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
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以賣雖
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
其市月賣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三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
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藏庾
廒給工器薪蕘之費

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未豐重制禁釀數年蝗復釀者
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故禁酒為其靡米穀也而後世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爲先急故禁酒而權之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
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酤而權之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
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
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
不能也
唐貞元中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權百五十錢
其酒户與免雜差役 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唐時酒價每斗
為錢三百今權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
吳氏能改齋謾録曰今之秋苗有麴腳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

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却許自賣酒時移事變遂為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　又曰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日官賣苦酒與百姓爭雖勿之未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

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為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户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溫州平陽縣之鄉村坊店三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額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處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户不實孟孟之酤罔岳之羣

家幸免浮細受害寫山之雲絕少醉者鷰樵催薪納配白納而
承若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湎之失
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細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
不息慈吉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僞會子抵罪者
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未利足以相直
補青册之闕釋飲户之負不勝大願朝廷許之命既布一縣無
不歌舞賚歎以紀上恩失時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
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
疑莫開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疾痛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
將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
行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敝而民蕃

榷茶

德宗建中元年納户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罷之

貞元九年復茶稅先是鹽鐵使張滂奏水災減稅國用須儲請稅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已後稅錢貯代諸州水旱不辦賦稅詔可茶之有稅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王鉷楊慎矜韋堅以及劉晏猶皆置而不征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朱嘗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者有之矣至於官盡榷之

商旅不得貿遷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椎埋惡少竊販之害興獄訟株連良民破產甚而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發泄不時至於奸販舉而焚之沉之殃民害物莫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猶可也彼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文宗時王涯為相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及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宋制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此國初之法以十二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申祜而官收六息如茶一斤貨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

而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謂之貼射此天聖之法閑之權者官收征算而盡罷禁榷謂之通商

北嘉祐之法　止齋陳氏曰自太平興國中樊若水請禁江南

賣茶而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

中粮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寬

即而河東北五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

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

產估加增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

然大率無過李諮林特二法特之法以見錢買入中錢價支參

而以實錢算茶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

虛估加添未遠也至李諮祖劉式之意始斷然罷去買納茶事

使客自京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有之三年而罷景祐西邊用兵始復行加榷法嘉祐中天下無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十七年以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而西北邊粮草名曰便糴而均糴結糴貼糴栺糴之名起焉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

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百姓歲輸稅額折茶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此收茶之法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

錢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法　國朝自西北寇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粟麥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缗錢香藥象齒謂之三税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時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敝則虛估日益高茶益日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徼偪日壓茶法大

壞

坑冶

屬官有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屬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漢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按石林葉氏謂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二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則金莫多於漢矣然當時桑孔言利不過曰鹽曰鐵而金則未嘗有

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錢者鈦左趾博士使郡國鄉詔令民鑄
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
天下亦未聞有犯令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令至貴也
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
卓氏山溧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
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
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及白登山有銀鑛詔
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唐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內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
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礬山七宣宗時增銀冶二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內金冶十一銀冶八
十四銅冶四十六鐵冶七十七鉛冶三十錫冶十六又丹砂冶
二水銀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
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媚川都採珠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
能探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於體而
沒鳥深者至五百尺弱死者甚衆及平頓南廢之仍禁民採取
未幾復官取容州海諸亦採珠官置吏掌之 原十八

雜征斂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後六年弛山澤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訛商賈滋衆貧民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二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遣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小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爵左庶長田畝頭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

告緡錢纔矣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運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以除

先公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

武帝之聚斂正為征伐計也得馬息不告緡此漢之所以猶愈

於秦也文帝縱令邊民畜馬

取息便除告緡蓋一事便有一事之孟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

與國俱弊縣官雖百方措置徒為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

可歎也夫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蕭

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

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

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止不聽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

後漢和帝永元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晉自渡江以來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

唐德宗借富商錢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所獲裁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

流入不能者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
奪商戶儥賤不儥爾問架除陌錢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
錢之稅皆罷
貞觀初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
足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市肆販易
月納息錢　按捉錢之事惟唐有之蓋以供諸司公用之費雖
曰官出本錢令其營運納息非鑿空之橫斂又其久也民利於
假官之勢則不請本錢白納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財則所徵利
息數倍本錢其為無藝甚矣
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買契稅
并限兩月

元豐創行新法既罷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而伯主祀大火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建
號所自又有雙廟乃唐朝張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為
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歲收甚微實損大體上覽奏
震怒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徽宗自崇寧來言利殆析秋毫其最甚者沿汴州縣創增鎖柵
四牽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名品瑣碎有四腳鋪床榨
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河沙金錢不得而盡記
葉適奏經總制錢之患曰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
用者宣和末陳亨伯以大禮薦經制使參用諸路財計其時所

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實糖酵以相補足及維揚
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
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蓋權宜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權也然其所
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
前後動添窠名所收之多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於是州縣
之誅求江湖為月樁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
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臣嘗計之自王安石
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
行茶鹽水磨堆垛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
厚可謂刺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贍商旅以盜賊之
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其患如經總

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之為
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莫為
之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
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蕩并與縣官抗衡及
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
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餓死矣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
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猶可以為國乎使
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
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
版帳月樁以困民黠其舊吏之刻削者而拔用恻怛愛民之人
使稍修救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

誠之若此則生民不困而國用亦漸可足矣　右經總制月樁

廒帳等錢所取最為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

嘗論其事以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

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民耳而

議者以為朝廷有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

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註誤朝聽

耳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

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

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

蓋小海天地之藏而商賈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

政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也後世若

和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稟名以為取辦州縣所敛不及民將以
誰欺乎 原十九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録

市糴考

序曰市者商賈之事古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籍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春秋公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籍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

征利富國之意然泛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設曰權富賈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羅無也亦設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極其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

市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

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
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
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非周公之
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
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
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
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
息若此者真周公之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
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
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予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
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

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閭閻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貴賤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其
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
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
歲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
坐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
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
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

與人爭利蔽蒙學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
農夫末商則人修本修則人慤慤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顧罷
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之遠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
通貴令設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
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
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鹽鐵之利蜀之丹漆毛羽荊揚之皮革骨
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齊之魚鹽緜絮豫河之漆絲絺紵養
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
谷服牛駕馬以達陸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
學曰導人以德則人歸學而亦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
趨利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非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

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
貪則庶人盜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
其穫工女效其織今舍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
上求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輕賈姦吏
從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
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
來頗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
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
除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
則民齊勞逸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
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以振

困之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蕩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買賣皆所以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并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獸鑄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諸處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

緣責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滹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而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乏絶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此

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濟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秉政顥言不行　按熙寧初王介甫專以取息為富國之術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賈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

而已息安從出哉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葉假和買絹
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耳其刻虐又甚於青苗矣
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賦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請
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
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
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
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
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
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於是以薛向領
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得自辟僚
屬向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見儲廣

文獻通考詳節卷二十六　市糴門

支歲用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司徒之　發均輸市易皆
　　義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平準不能行市易雖行而卒不見其利
　　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
　　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賈之利
　　而陽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
　　其後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
　　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
　　遭禍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緡錢而
　　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粮草即其市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
　　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斯
　　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

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廣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然貸息抵當買遷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有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躍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是又豈得為善言利者乎

高宗初至杭州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共一百
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
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二年戶部請諸路上供綵帛並半折
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　按折帛元出於
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
笑如此

互市

宋國史志互市者自漢初與南粵通關市其後匈奴和親亦與
通市後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夏亦於南
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

後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
與中國交易
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
北蕃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令
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保安軍置權務 原二十
景德四年夏州納款於保安軍置權務
羅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
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
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
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

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耔秋以奉斂藏冬以奉喪紀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

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
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
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
中熟自三餘三百碩下熟自倍餘百碩小飢則收百碩中飢
十碩大飢三十碩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
則糴一使人遬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
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
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
罷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
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
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
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
止般所言即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至東漢而
其弊已如此矣

隋文帝開皇三年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
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
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時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
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

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致
堂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民不厚而置倉於
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
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
報可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
近鄙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
侖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為法
唐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後稍假義倉以
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復置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
皆置庫以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請置常平輕重本錢兼儲布
帛絲麻諸道津會置史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

以贍常平本錢帝納之屬軍用戚迫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
之積

貞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
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
益羨

憲宗時有司以歲熟請幾內和糴白居易上疏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
臣所覩有害無利何者凡言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
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盛迫鞭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
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
情願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
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為利比來度支所支和糴

債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倫貨易不免損析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錢雜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是則配户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井侯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盡地力之教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宋而糴遂為軍餉遍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常糴糴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粮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京師富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

民而不復踏簡人之計然至計其家産而均斂之量其蓄積而
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
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見錢依陝西青
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如
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　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
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
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
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判大名府韓琦言熙寧詔
書務在優民不使煩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
利其入今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

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勉并濟困之意絕相違戾且恐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為之也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開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常平倉錢穀耳今盡作青苗錢散之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賑贍臣

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知青州歐陽修言田野之民安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賒貸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為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賒散猶是貸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賒散正是舊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賒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

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閭建民艱食熹請於府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以元數

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
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
是行於司倉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
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
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
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饿頗死
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
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
旦甚不獲已然後察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
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

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窓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
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原二十二

文獻通考詳節卷七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蔣輔錄

土貢考

序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叔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衰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于經常之外者甚至捐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其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

島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玄纖縞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括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荷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漢文帝後六年大旱詔令諸侯毋入貢馳山澤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
乃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
之本其勑太官勿復受獻
隋煬帝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
餘味極水陸珍奇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歷陽郡丞趙元
楷獻異味皆遷官由是郡縣競務刻剥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
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
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德宗既平朱泚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
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
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
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
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
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續朝廷
因為甄奬夫財賦有常非重取于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
方諸鎮不等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上嘉納之
宋真宗咸平二年

宜充貢本州遂以爲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絶其貢是歲又減
罷劍隴蘆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高宗紹興四年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二十六年
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原二十二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國用考

李曰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玉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有玉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復有封

積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損
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浮侈僻王至靡外府以
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
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
仍喪用三年之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
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

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

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劒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凡頒財以式法受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漢接秦之弊民亡益藏自天
是約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
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文帝即位賈誼說上開籍田勸
耕以勸百姓鼂錯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
歲則時赦勿收農民利
武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
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
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賜武功爵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均輸官
算商車緡錢榷酒酤　漢故事
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文獻通考詳節卷八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乃至千萬

中平二年鑄修宮錢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

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 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

金澤之衆紛堋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

有綿帛四百萬匹金銀百餘觚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

御貴戚以給兵仗幡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

隋開皇時百姓承平日久雖頻有

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

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晝夜相屬不絕帝又躬行

節儉益寬徭賦出師命賞賜物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乃更闢左藏院構屋以受之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並罷之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其於賦稅復潤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平陳又總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十餘年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賀頒給布帛

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喬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亟
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來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
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
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崇享不過一肉有司
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擅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夫然後
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信利國之良規也漢隋
二文帝皆以躬履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
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
以天下自奉可也而遂倡為豐享豫大惟王不會之說豈不謬
哉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寔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

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絲百八十餘萬屯綿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用不知節于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及兩京陷沒民物耗斁肅宗即位籍江淮蜀漢富商貴人納錢給空名告身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其徳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于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顧盼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吏因奚苛斂食於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楊炎為相乃請為兩稅法

以均之自此貴石錢容奸蔽歸朝廷
故事天下財賦悉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
入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
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楊炎既相
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豈容人君私有宜盡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
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
憲宗時分天下財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貴祿兵
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宋興吳蜀江南荊湖南[illegible]
以恭儉方是時天下生齒滋[illegible]
姓各安其生不為巧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
歲增兵籍益廣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
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賞寖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
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
甚眾至是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
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
廣寶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粮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數
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於是議
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歸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　范鎮上言

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頃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

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猶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費用不如節用以嬴取之為易也夫為國有二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為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

者一歲之入纔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聖天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今當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豈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壽者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真徵取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

名重而實輕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
三歲而郊郊而賞賜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
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
憂樂者此豈亦不留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
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
此何過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特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
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瀕河
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
水患豈一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
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
嘗聞之閭里有畜馬者惡人盜之而盜其芻穀人盜之又使一人

之廣長廣長立而馬益瘦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臺鹽以往莫不有蔬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晉華議經費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景德戶七百二十萬墾田一百二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以一千三百餘萬緡而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治平一萬八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較之

宮之費一倍于景德郊
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
求其故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
盛而天下之用宜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
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於今
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
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
餘財九萬萬可以為十
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者
也

臺諫遷應詔條奏財用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

末而後可以措于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于堯舜以前為密矣今禹貢所載充庭之儀品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于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時不聞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故監笑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

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嘗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益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虧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斂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頻興至于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

之也決矣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
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
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若惰夫浚人刮刮焉徒知事其口腹
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于唐之
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
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
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
于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
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
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于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
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

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
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
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
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仲綰惟命逐強主威以去其
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
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
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
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
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
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于不能所謂精悍鯁
僧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

而無終歲之儲愁煩勞苦議乎鹽鉄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
熙寧新政重利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尊斂散興利之臣
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丁小商賤隸什百之獲
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
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曉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
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
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實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
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而修北關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
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加以平方臘
則加斂于東西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
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大元帥建府于河北而張憲任饋

餉之責者皆欲數十萬緡而已及永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
夢得之流汲汲于皆以權貨自營而牧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
乎大將擁私第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剋刷攫奪朝廷科
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特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
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
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
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率已之役甲申之役邊一
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盛時呼入之
貲比于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焉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
亦覺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祭京變鈔以後比熙
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率不可鉤考然

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
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匱皇皇
多少此善于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
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
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善為國者將從
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
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
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
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
而夕改矣原二十四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粟起于黃腄琅琊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武
時至六百萬石　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
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于
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
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
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
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

漕大便利其後眚孽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
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
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水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發子越人令少
築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發子越人令少
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
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決水褒斜道少坂近四
百里而褒水通漕皆可以行船下漕從南陽上洛入
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漕如此漢中穀可致
而山東從汚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
巴蜀上以為然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

多端石不可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罷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之蕭望之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第令官治船貴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帝不聽漕事果便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會有薦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

億計
魏正始四年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大積軍粮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並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衆以給京師又以渭水流遶沙深乃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倘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永陸之直而河有三門砥柱之險顯慶初鑿三門山為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多

墜死開元中裴耀卿言江南運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舩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于河口置武牢倉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乞宗用其計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浙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江淮粟帛諮漢商於輸京師及代宗以晏領

東都河南淮西轉運租庸鑄錢監鐵凡漕事皆決於
晏晏即監利能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
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稟米而載以舟減錢十
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艙支江船二千艘
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
部送至河陰上三門填闕斛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
漢麻枲竹箭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新物無棄者未十年人
入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
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積太倉歲
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
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漕

河漕不涸太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廣支和糴以優農　東坡蘇氏曰唐代宗時劉晏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寔費不及五百貫或談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塲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饋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縣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寔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請家即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饋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

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以此知天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也

貞元中陸贄上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蕃息力役靡施

熙後常以羨財益廣儲蓄雖有歲
初平太倉無積用之備開輔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
省腳錢至使郊畿烟火殆絕餓殍相望斯所謂規近利而不防
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
公儲委積農家苦于穀賤今自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
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
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災荒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
則無米而又運彼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
也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
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而京邑之米每斗只糴錢三十七
文耗其九而存其一錢彼人
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

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費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用糴備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運之數以實息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者太原運米至東渭橋者東都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委轉運使于水窶州縣先貸見錢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又付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其江淮米錢并儲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疋充本年和糴之價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杜賚之資百萬贏糧塗運鄙又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

王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陝蔡之粟自閿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壞陸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唯汴河最重

哲宗元祐七年知楊州蘇軾上言糧綱到京往往欠折訪聞去歲運米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折欠約至三十萬餘石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貨物既免征稅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綠路諸處稅務日急一日以此富庶數年以來官用窘迫轉運司督迫

緡而所在稅務專擅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貧
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捨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
無有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
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糗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陌綱運
未三十餘萬石利害較然
國家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
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
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
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
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
穀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自崇寧初蔡京

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羅本獻策謂
貢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羅
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乃用曾孝廣之
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
州江岸北至楚州淮渠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于堰
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入汴以達京師雖免
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
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
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縻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
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漕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
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

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羅歟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甚峻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公流鄉保動致幢櫂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變事百出良可歎也

東萊呂氏曰漕運之法三代以前如禹貢所載雖有入渭亂河之文然其法未甚詳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爭事攻戰稍稍詳論漕運然所論者尚足行軍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如管子所謂粟行二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餽粮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甚六郡之國都地分俱近故當時亦尚未講論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漕運之法自此方始當漢室之

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武宣以後諸侯王劉
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漢初天子州郡
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其發運粟
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唐時乃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
中國封疆遠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
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濞作亂枚乘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
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
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
各自歸散于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
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
多李傑裴耀卿講論漕運不得不詳大抵兩事常相為消長兵

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其議論漕運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舍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歷遠此法遂壞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于是足所以唐人議論惟江淮為最急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至京師當是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故江淮最重祖宗時陸運

之粟章貢洲及贛州糴般第[illegible]
京師諸州南船腳雇頓發
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後來蔡京務欲擅權廢改臨法置局逢江歲
月長遠吏胥作姦所費甚多東南又京之輦動以發運有名無
實故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大略如此願二十五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郊里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須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郡
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補也人三補雷也人二補則令邦家
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廩以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
貧猶不足募豪富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
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就農業
永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騶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令有
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
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以贍老弱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
之
宋仁宗慶歷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三司錢
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
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
爲生者聽流民取之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及流民將復

募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哀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且須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使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誰誘則將棄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

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又言竊聞降敕下灾傷州軍如人户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周禮荒政十二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於盜賊不聞赦宥所以然者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為小仁或遇凶年劫盜斛斗者亦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今若明降敕文豫言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之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京東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蹂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有司請發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而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故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来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来歲麥熟凡十一月今被災者十餘州仰食縣官者率十萬戶當用粟五百萬石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

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雜察之煩曆置一差皆足致斃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椅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羅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

之計有窺倉庫盜一粟之鼠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肝游徼之吏強者既罷而動則弱者必蕭然聚矣不幸或連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終其畝商得治其貨（貨一作資）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粟于上而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

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之而
無損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貲而已此可謂深思之
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夫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
救灾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
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何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
皆喜止之足賴而伯安于就畝之中貢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
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肯已
哉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東萊呂氏曰荒政始於黎民阻饑蜂命粢為后稷播時百穀禹
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成周自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始錯見于六官之書然古之荒政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過歲有不登則人主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宮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又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又遺人掌賒貸之委積以待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飢而已春秋戰諸侯莫不有廩倉過凶荒之備晉魯饑乞糴于齊九年之制已自敗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民互相攘奪收其權于君上荒政一壞管子輕重一篇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于君上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矣後世法愈壞術愈粗如移民易粟孟子指為苟且之政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長安至歲不登則天子幸東都不特移民就粟且有逐粮天子之語以此論之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此亦未易及如李悝之平糴法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

亦良規也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
至於流散至于移民易粟不過以飢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諸
葛策又其下者大抵荒政如先王之預備上也使李悝之政
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
設糜粥最下也蓋荒政統體如此令論可行者如漢載粟入
關中無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
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于
城外空廬措置種種有法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
方商賈輻湊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已施用今則
舉而措之而已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
或廢或罷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斂散官之由

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於鄉寡孤獨慶歷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倉濟倉賑恤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糴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元祐間雖復置倉終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原二十六

蠲貸

漢文帝二年詔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農民租稅之半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

不難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兖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同於他州又有雜出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為定法孟子謂治地莫善于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升合不可懸欠也蓋田賦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不至如後世狗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補不足秋斂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官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

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
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
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
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恢拓土宇皆有所
蠲甚至二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斂之法本
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禁黠頑獷之徒至
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宋哲宗元祐初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
有司巧為艱阻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
止緣奉德音司憲坐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有司也況臣所論市易
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

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溯其威虐五七年閒事
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産
竭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
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吏胥之手
則范滂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又言今日自小民以上皆有積
欠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所迫下為胥吏所使大
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
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蠹食者則縣
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
舊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
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

至微而胥徒所取盖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户嗟乎聖
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户此何道也
臣自頼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
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
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
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
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孔子曰苛政
猛于虎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
乃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
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
何由得成乎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
未嘗施大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
自今郊霈與減放次年某科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
並要作數納足則貧民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
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絹自來年為始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録

選舉考

自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
論取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
自魏晉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
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
其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
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繩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
掇自以科目取士而前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

榮進之路矣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
仕也任之於勾籍吏而專校其資格于是選賢與能之意無
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
窒礙不可證法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
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
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
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
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
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
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于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
所以進身之塗轍亦滋不一不可止而同之也于是立舉士舉

DS
735
A2
M31
v.2

舉士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祓校

比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　禮書曰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嘗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嘗正以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嘗正書之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

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
在鄉大夫以甲者其責輕黃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
養之有其序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
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
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散則須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
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攷校
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日所積非
一日此人之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按六鄉之外為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
功者屬其地治者

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略先儒謂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孝悌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是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後官及五屬大夫復事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修

鄉鄉退而修辛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
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古之聖賢於化民成俗選
賢與能二事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
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
賞罰相胥而行然後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
有不率教之罰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
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
人則聽其自為不過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乎
才之日衰也

漢高祖十一年下詔求賢令諸侯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
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不言覺免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
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
得受業如弟子　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略有三曰賢良方
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
舉里選又自殊途故載其立法之始於此
元朔元年詔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
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再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此
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子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

已前免奏可

成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其逸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

者一人

孝平元始五年詔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

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

詣京師

後漢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

各有所掌亦曰選部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

光武中興詔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

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風榮路既廣觀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審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稍為得人斯亦效寔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成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訓嘉樂巴牧民之良

幹麗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主
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
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惟幄容其謇辭舉曆稟其
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
哉逮孝桓之時頓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
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奬鑒人
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
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
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遠
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用孰能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

尚書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別天物第其高下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又制郡中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

黃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于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晉散騎常侍傅玄以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

復發于今陛下聖德光被唐虞雖未舉清遠有禮之恒以敦風

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

尚書僕射劉毅以為宜用士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愛憎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損政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使駭達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損政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措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天下

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而猶不識況能盡其才力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來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稟近求遠背本逐末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叙是抑功寵而崇虛名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

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職名中正寔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于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狥私至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一人擢用者又一人評　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狥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

九品專以一人法太拘意太狹故趨勢者不暇舉賢畏禍者不敢疾惡快恩讐者又得以自恣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梁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後丁野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于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

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續猶等家邑且徒步匹夫見禮
而拜或閭閻擁彗無絶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車騎
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
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庶雖分而無爵
之隔有晉以来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加清塗降及季年尊
卑閥閱自是三公之子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
旦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厚德興化之道也
後漢刺郡皆有中正掌選舉
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
北齊沿後魏之制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
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朝堂中極秀

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言有益勞者飲墨水
一升文理通暢者奪席脫容刀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
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貢舉賢愚惟務吟詠
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
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捐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遠邇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
興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寫錄泗州刺史司馬幼
之上表稱魏代所司理非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

貢素棄絕進士綺如開在外
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稱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
不加收錄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
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臣既忝憲
司職當糾察

煬帝始建進士科 按二十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
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
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
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
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

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初秀才科第最高貞觀中有舉
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高宗時劉祥道上言唐有天下
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開元
二十四年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
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
之天寶初禮部侍郎宋遥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
常年舉送並停時士於所
可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
爲帖凡帖二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
通後舉人積多其法益難至有帖孤草絶言疑似參互者以惑
主甚者或止帖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

難矣而舉人則有驅縣孤寒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
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于平文大義或多而墻焉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人於洛陽城殿前試人自此始
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上言切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
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吏胥之
得社也臣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太多應須諸色
都試豈在獨抑明經進士又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
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從
之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漢朝用人自諸舉之外其府寺部署
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主務

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
而寒門之秀庶矣國朝舉選遵用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進
士者時其貲之主司衰貿實在詩賦溺於所習悉昧本原故士
林鮮能窺國之論其弊一也人之心智蓋有涯分九流七略書籍
無窮主司發問不立程限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
是期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
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
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故當
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而雜
色之流廣通其路此一弊也舉人既少爭策急切交馳公
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舉人既少爭策急切交馳公

卿豈詘同類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澆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
五也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
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天寶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艸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憒恐有俚言污瀆聖德乃令郡縣精加試練灼然超絶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取名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遂無一人及第林甫止表賀野無遺賢
新元初李揆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隄防索

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圖亦不能摛其詞藻乃於試日設五經諸史及切韵於牀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茲請恣尋檢　舒元輿擧進士見有司鈎校奇切既試尚書雖永晝脂炬殆具皆人自將　史一倡名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為奴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士戴破帽騎蹇驢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于馬前自贊曰某人止謁者嗟卑風俗之弊至此極矣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

益可知矣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為時所尚故天下由此而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為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主司而升者謂之門生門生謂座主為恩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最盛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原二十九

石林葉氏曰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巳登第時名次處之謂之傳衣鉢不以甲乙為高下也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

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所屬官司先以名聞禮部中選止令還官而不赴謂之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試而後解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不中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

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冀亭推官鄧宥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
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
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太祖皇帝慮其因緣詔禁之
開寶八年復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自是始有省試殿試之分
　　看元狀元之別
太平興國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
景德四年始令禮部糊名考較　原三
大中祥符八年始制謄錄院
慶歷中上命侍臣條奏急務范仲淹宋祁等奏言今教不本於
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數名實有司亲以聲病學者專于
誦記則不足盡人材臣等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

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傳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頗對大義者試十道可為永式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略曰古之取士以郡國广狹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今或專治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

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此
場以來遠方舉人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
至於不用蔭贖煞冒犯之人歲歲滋甚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
士大率皆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
設美官厚利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必不行矣
參知政事歐陽修上言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不
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又糊
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祖宗以來
不可易之制也今言事之臣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西北
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殊不知風俗異宜性有利鈍
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進士西北多經學各因其材
性所長而取之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
此所謂偏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
必難增欲多取西北之人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
取解者百人取一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十人取一比
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東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已裁
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
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故至南省合格者多西北之士
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故至南省不合格者
多若一例取之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
免黜而得者多矣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較

有學術節操無藝者邀得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
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此所謂法出
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諸州但據數解發
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
烟瘴壯人不便須籍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士人
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其不可者六也臣謂且導循
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比
乃當今可行之法　按分路取人之說司馬公主均額以息奔
競之風歐陽公主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
人則歐公之說為是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

進士初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
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直史館蘇軾
上議略曰自文章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
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
信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
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上以問安石安石曰若謂此科
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
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請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
冀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乃

卒如安石議　按科舉不足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為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徒康揆科第錄序言以顏孔為心雖日視逕廱莫能遷其操以禁跖為行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為樸名進士為薄耶蓋唐人已有此論即坡公之意也但變散韻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則於學者不為無補

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

子史時務策二道以詩禮記周易公羊
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方僕
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
當先於詞采神宗罷經義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
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
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異端至於律令敕
式皆當官者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為士
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
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

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紹聖二年復罷詞賦專用經賦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符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經然則自熙寧以來士無不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復賦欲經賦中分取人而蘇軾上疏各自立額取人則知當時士雖不習詩賦者十五年而變餘一習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紹興之間朝廷以經義取士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纔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卷多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場屋事是賦居其三之二蓋有自來矣

朱熹嘗論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大

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

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
守家法荅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
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
矣

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
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寔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
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蒋杌饕餮必官之
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
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蹙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
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今縱不能自出意度別作
牆壍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亦當於尋常尺

寸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而稍更闢葺已甚之習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僥倖者其才不應得而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不立法以拒之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為世用非所謂僥倖者此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也　又曰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愈之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

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
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緐悉無遺矣然祖宗時猶有
令本郡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朋友之義
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三人並解則猶秉立額也
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名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
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
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
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之一二耳須臾之才
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以大略觀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

如周禮以三物教民謂之賓興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闈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為士者須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又須看當時之於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攷之又略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以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

得録其考之之詳如此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
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高貴者論其大略大抵自重
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禮然猶
有以勸爲之駕雖以當時號爲諂諛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
而來未嘗自進到後來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輕此所
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爲人所
薦舉再應皆中或薦乃辟舉然後得釋褐至本朝始放進士
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
自數目漢至隋唯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
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荊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
明經始廢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歷代所常行不廢荊公以乱

文仲對策議新法制科始罷元祐再復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
荊公法又再罷 原三十二

賢良方正

漢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孝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按西都賢良
策之載於史者晁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
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罄
其所學弘毅由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無忤
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晁錯知治體善議論又遇讜恭好問之
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費於太子家令非如仲舒迕逆下
吾每每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略

遠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鄭指陳外戚譏切丁傅稱承
貢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人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
史逸其傳云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
元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為第一
而有時未有黜落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
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
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文宗太和三年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不避貴近考官馮宿賈
餗震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群議者不平同對李郃抗表請讓官
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

一出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
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
擢為第一蓋漢世賢良人主皆親第其優劣臣下不得而軒輊
也唐之制科則全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儒輩以直言忤權倖則
考官畢其累而劉蕡所陳尤忠憤鯁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
之明白雖當時閹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
以劫制衡鑑之人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
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

仁宗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
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

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科得
尔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
書者又高蹈丘園科沉淪卅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
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於有
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　公是劉氏
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卅矯俗豈可同日語哉今不惟
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夫賢良美稱也方正
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羞厲珪璧之聘今
則爭門齮指不足諭其清側肩摩金不足況其態鼓腹自鬻不
足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
矣不知賢良之害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

之澤有兎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
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爭之必將有
舍業而往者矣則兎小而鹿大也夫進士兎也賢良鹿也二者
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葉
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
宗特命試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
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
創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
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嘉祐中蘇子瞻子由始皆入第
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
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

漢占久虛之等

紹興三年立博學宏辭科　葉適論宏辭曰法或生於初激宏辭之廢久矣紹興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辭科後又為辭學兼茂其法尤不切事寔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至兩漢詔制不復髣髴其萬一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今世謂之奇文以此取天下士何哉自辭科之興最責者四六之文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詮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其人未嘗知義

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何所取而相承不革哉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也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辭是始以經義迪之而終以文辭蔽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為宏辭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矣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禄輕以與之而已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辭則直罷之而已矣　原三十三

孝廉

漢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按漢時詔舉

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鷺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詔以為萬家之縣十應令者武帝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順帝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駁之曰孔子曰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強壯終賈楊敞亦在弱冠請下百官參其同

異帝竟從雄議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始舉文法辛
卯詔書以能章句奏策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
末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舉選孝廉之志漢安元年乃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元
朔詔書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
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之與廉分為二科故蕭望之薛
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以舉
孝廉為郎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
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家法文吏課歲奏無異後世科舉之
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察舉與

言左雄薦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取士猶有所遺乃奏
察悉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
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
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也西漢舉賢良文學皆令對策而孝廉無對策之事蓋所謂
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故非試策無以盡其材
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試焉則所謂
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則又文之靡者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史言雄立
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惟汝南陳蕃
潁川李膺下郡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

敢輕舉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矣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後

唐代宗寶應二年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取在鄉問有孝悌廉耻之行爲鄉閭所稱者薦之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內精通一經兼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

按以孝廉孝弟名科蓋取其須而知之也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寔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傯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

其名以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
以孝廉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益自以文藝取人士
論準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駁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
家刑部以應詔舉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雋
而上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辦
者倘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武舉

漢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而
軍功名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
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高宗永隆元年岳牧舉武略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
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觀載籍
多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
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
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銳利將帥和睦
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試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
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之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
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戴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是知謀將

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頓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
經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軀幹雄偉應對詳
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
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
清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永慶歷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神宗熙寧五年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王吉對策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本起

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士益於民此伐禮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哀帝即位除任子令　按任子始於漢而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自魏晉以來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者以九品中正取人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世家遠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之法亦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猶平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甚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冑

起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史傳所以不言蔭敘
入官正以見當時雖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額自今臺省六
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
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
千牛武資也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
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十年為限
熙寧初裁損奏蔭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并及宮觀外戚遞有
減損　司諫李公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即遣從列過大
禮亦得奏補其稚年顯貴身既臨矣未有子而移廕他人是疊

溫也請待制以上並出身人須年及三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還
郊許奏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詔罷隸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中書舍人
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
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
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朝秘
書監令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令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
皆寔以年勞功績得之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六年未
三十而官至大夫者有一人而仕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寔政
事之大蠹也原三十四

童科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
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
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
宋仁宗初以童子賜出身者九十人
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傳初筮兩齋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
千人分十齋以處之
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
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公非劉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

書吏取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齎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寒易而賢公卿大夫出矣今士與吏異吏徒治文書給廝役裏詘無節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而欲決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按西都公卿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抑揚輕重故下之人亦隨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禹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酷決與齎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兩吉之賢厚龔勝之

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文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
薄刻核之流乎後世儒與吏判爲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爲
俗以剸繁治劇者爲不足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詆儒爲迂以通
經博古者爲不足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於
是拘謹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三途皆不
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止計補郎官　舊制郡國歲盡遣
上計簿吏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
中興當罷令復之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
而徐[illegible]之士多由郡吏入仕以胡廣之賢而
爲郡[illegible]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

為郡決曹史府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未以為屈也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曰官慕賢而史慕賤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恥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吏胥而需帶賢厚之人亦多借徑于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恥為惡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恥蓋亦習俗使然胡廣袁安之進勇者亦由郡吏而丁邴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

未嘗廢試吏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遷而淳沉里巷無所知名也
則雖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做名則未免自
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為郎令史矣然考晉書百官
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
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然
則丁郎雖誓死不為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為郎者遂為
久例歟

隋牛弘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
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急
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沿假鍊苦其不察高
聖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遠也

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煩
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
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惟令而
已其所具審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人今則不然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
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
集與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序次六七年有至本
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後遂為官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
考滿者限試一經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

補習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僧類為恥前後相
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
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劉晏為度支使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
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
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階職賄則論棄終身
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
貪活
宋神宗時知徐州蘇軾上言陛下以經術
用人名雖不同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
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鷙勇

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敝律讀經義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因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故貴豪起于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

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閒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過人而不能從事於利藂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龍取也

貢選進納

漢文帝從晁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
武帝即位千乘王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貲者除
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
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元狩四年除故盬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闘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皆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
選衰矣　按漢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懼民之棄本逐末而儲
蓄不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雖有騶於任賢使能之意然不過隨時救弊
遂立為貲算之法雖有騶於任賢使能之意然不過隨時救弊

而止之人初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治鐵者皆得入仕至秩送之法行則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財而復訓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矣

貢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罪疑者予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及武帝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恣縱其誅則將便巧吏善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方略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黠劇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夫竊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縱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贖罪求仕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

東漢安帝時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穀與錢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以下各有差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貨到官而後倍輸或內常侍阿保別自通達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蓋風以敦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

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之于會稽之公卿蓋縱其剥下媚上之
私心故崔烈張温雖以公譽登位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
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方伎

西漢獬舘以處東為郎　周仁以醫為太子舍人　吾丘壽王
以善格五待詔
武帝時虞初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　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
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名見待詔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
術善技藝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衛舘周仁吾丘壽王則假
方術以進而自有文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郃樊英之徒則雖

善方術而本不假此以進身者也然考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則
終身肥遯不求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姓名不知所
終者皆賢士也與後世之一技自名而奔走形勢之途以為干
名狥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
士齒惟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
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艸萊而先
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蹌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後唐同光二年以伶人周匝言授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
德源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新與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
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

下心莊宗不聽由是親軍莫不憤怨
宋太祖開寶中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
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宰相擬上州
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
乃以為太樂署令原三十五

舉官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之
賢者舉為秀才雋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
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歲
吏出為他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

以此科第郎從官　按西部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

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至是復詔舉此四科蓋未仕者以

此開選舉之門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課之法也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

曹尚書亦曰選部

明帝永元九年令司隸校尉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

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安帝時三府白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

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竟總三公

帝陽嘉二年詔上疏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卷賓客填集其當遷者競相薦謁開長姦門興致浮偽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郎顗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均是各施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何所不可而謂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意不得通疎矣

桓帝時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

晉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並以忠清幹事選用庶

尚儉節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
儉素過中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吏有着新衣乘好
車者謂之不清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
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大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凡激
詭之行則容偽矣

魏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通相標月帝深嫉之嘗曰選舉莫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務進
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略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
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
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

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矣豈不尚殊矣人臣初除皆通
表上聞名之謝章原其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命禹
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夔
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相讓也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
之恩而已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
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
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推之四征尚書郡守皆然夫
人情爭則欲毀己所未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
錯優劣不分讓則賢智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
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驁進

取而欲人見家相却行而求前矣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按九品中正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夠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西晉時以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濤王戎相繼居職二人雖賢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鑑臣源敘事中所處分者內則要地

外則方面我所評議者亦一時名勝非後進小吏也鑑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後來居是職者既未嘗有二公之鑑識且其所權衡不過么麼微官薛淑所謂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是也近世葉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胜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

宋蔡廓為吏部尚書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羡之羡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互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逐不拜　裴子野曰官人之法雖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宮察其

誠實出入規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頻之以事以來其理論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監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辟舉為掾屬三公奏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學有效事跡昭著易見所失少多大厚觀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循幟第高下而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蓋周況今數品千群識新予一風遂行不可抑止千遣務得爆官郡國貢不可紀綱使龍作納言弈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

北齊時崔亮為吏部侍郎以停解日月為斷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及辛雄

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来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
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
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
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致令播
役不均發調違繆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郡縣選補妙盡才望
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
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矣三十六
唐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
書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
辭舉正三曰書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
德行德均以才行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闕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以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　按自漢董仲舒對策云古之所謂選以擧賢之矣然未嘗專以此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

憲元建之在唐則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庸碌者便於歷級
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以出遂至遷迴宋璟蕭嵩二
公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
易而已傳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何也蓋守法之事庸愚
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曰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
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
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
法九流常叙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
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
皆在書判銓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

行徐言非德也空文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
猶垂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鑑之不明非擇
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
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
率私不若自舉與其紛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
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盛
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
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詮擇
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
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
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聽逖聽邇視罪其私冒

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僞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究下詔之日隨救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覓事殿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乘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　又著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荅曰漢

代所貢乃王官耳凡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諸考
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
吏皆府主所署版撤名用至而授職何嘗實貢亦不試練其遷
州陋邑一掾一尉或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縣有濫其門多矣
若等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荅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
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釋耒於吏
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素稱素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黜
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係其往
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
誰仁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

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
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也
陸贄上疏言理道之急在於得人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
則采保其行求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
之人罕進狗叡華則趨竟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是以前代有
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
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謹乘乃僚罔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
乘僚屬之明驗也漢之選士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
任皆得為郎魏晉以後賢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
重職乃由宰相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

首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首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詔首但書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任衆之道益微倖臣專朝於會議而宰相自揣庸虛惟懷竊位之虞願廣求進益之途兩臨吕有罪宰相勞煩頒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賢之路蓋初受命即以上陳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煩頒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衛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内具標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寔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投揚下位亦可閑試大官陛下博採物情或惑於横議謂宫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司伏以宰輔論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自兼擇不可信任諸

國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
尊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暗投恐不如委任長官
慎柬僚屬所求既少所求亦精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
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望
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遠尊者領其要
畢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所任
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輕選自卑遠始升于朝
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張後人
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

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績在于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
是也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
之美寧源浚流未見其可
杜氏通典評曰按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實
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
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獲器能自茲厥
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
功藝術胥吏衆多名雜目百户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
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
加之乎常情進趨貪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
留滯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為公

御部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
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
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
阜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
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
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寔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鑒有天下
不欲權分羣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總厥
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咎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雜是設銓綜
矣叙受任多臨當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揄材受職仰成吏曹
以甄頊之局旋定才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
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雖煞邊向其流漸離

所以觀經旨為倒板徵
壓倒示其定限平如絕
其末不啓其端則吏部
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
繁乎官政欲求其理在
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
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
遠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
吏員始可以安黎庶至公溥正前失或許辟召或
令薦延舉有瘝否論其能否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
弊其效甚速宜為大政可不務乎 原三十七
宋真宗咸平二年秘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每官闕
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景德元年詔內外群官所保舉人亦有中道變遷並許陳首當
徳責其人特免連坐四年又令舉官所舉差遣本人在所舉任
內犯贓即用連坐其改任犯贓元舉主更不連坐　蘇軾策別
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舉之以
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
惡重者其罰均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
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後而猶執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
不已過乎天下之人壯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進
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
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為哉故曰令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

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各有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產以求舉者皆王公貴人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貪同類善蔽之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於

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報官之

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官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利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艱之

左僕射司馬光言人之才性各有所能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選百官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寰宇至廣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

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差官各隨所舉之科選差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輕者亦須降官示罰所貴人人重謹所舉得人 原三十八

辟舉

漢初王侯國百官皆知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御史大夫

皆自置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
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
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

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
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
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猶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
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
學洽聞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
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
俊士以得所依乘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
苟合趨就之風也　按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

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尚以辟名為榮六
朝人才以辟召為出處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
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
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黠蔽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
又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
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
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
府之事為高而與郡縣守令共治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恃
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三互之法豈獨可行之於僚
掾而不可行之於胥吏乎
隋文帝時牛弘高熲為吏部最號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
者侍郎銓其小者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

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本朝二品三品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守五品以下敕授六品以下吉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

肅代以後官濫而銓法壞沈既濟上疏欲請五品以上及羣臣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于二部必先尊敎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平者聽版而不命敎守將帥或選舉非公聽吏部察而舉之　既濟選舉雜議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若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舊吏之法見

行於今但未及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視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使諸吏僚佐善授於選書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嚴也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州郡召辟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罷人歸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各爭竭智力人誰不盡

陸贄奏政請令臺閣長官各自舉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嘗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誠便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然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

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蔽
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至唐
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
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
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
韓愈之是也有强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温造張
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
牧之於辛謨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
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
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
破拘攣以待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

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
辟有出身而未歷官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
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僥倖踰弛之士其不詣尺繩於科目受羈
縻者達矣

考課

虞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覲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周禮冢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
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最殿一條強宗豪右
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
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
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則暴剥截黎元為百
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
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特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
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効
課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

以為意厥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
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實異可息詔
使房作其書房奏考功課吏法
京兆尹尚書令僕射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掌水
土事功課嚴責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
案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權歸刺舉之吏
考課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
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
陛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
憎愛有罪者心不厭服無
各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

魏明帝時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杜恕以其
文具無益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河南尹杜預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上古因
循自然虛已委誠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羙顯惡皆
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徵疑諸心
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昔漢之刺史
亦歲終奏事不制等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
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
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二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
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之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

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
者左遷之

後魏孝文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
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
賒緩朕今二載考效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
壅於下位按唐書言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
課之法董仲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
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
淆未得其真此後世年勞之法二法雖相似而意實相反考課
不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年勞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

後世之所謂考課者皆年勞之法耳故賢者當陟或反以資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或及以年深而升之故考績之法行則庸愚畏之年勞之法行則庸愚便之

宋文帝元嘉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及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三年為斷謂之小滿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勞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各隨職業立名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二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

濁有狀為下下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

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疏請久任曰比來州縣官佐雷車布政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遷即遷除不論課考爭求冒進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古之為吏者長子孫仓氏庾氏即其後也臣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宋太宗端拱四年立磨勘京朝官之司自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凡常調人流由銓主之奏舉及歷仕有私累者致

課院主之　按考課之任唐則屬之吏部專以考功郎中主之
宋初祖宗特重其事不但委之司存而特命清望之官同在其
事如端拱二年之命王沔謝泌之流是也至是年始立審官院
考課院於是專有司存而所命同知院事者亦皆名流貴官為
之比唐制為重矣
慶歷三年從范仲淹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
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
以養廉耻罷之　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時文武官不立磨
勘年歲不為升遷次序有才用名望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
否則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若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短州
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

祥符之後朝廷益循覽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及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歲年深久習以爲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頗阻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牾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尚存唐制考課之法歷歷皇祐中黃亞夫佐一府三州嘉其集所載勅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許獄

三百周矣論其罪惡而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舞弄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囊橐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之則拘而少息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吏者每具獄必傅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者他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後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寔然思過半矣

嘉祐二年詔文武官舊皆降乞磨勘有傷廉節自今歲滿令審

官三班院舉行之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古得賢之盛莫若
唐虞然稷契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
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輙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蓋忠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蓋忠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繼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實

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祝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權寖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臣嘗考承平舊制於御史臺別列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為中無所刺舉為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頑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寔聞於上以詔陞黜其貪墨昏懦致臺諫奏劾者坐監司郡守以容庇之罪詔從之原三十九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學校考

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

入使治之蓋後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約此人也
素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
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
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
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
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
之為吏者皆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荃蹄
也國家之學宮皆勿論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
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
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
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

師之首未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

大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詩言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迭

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均
習射事則曰序以絃德行則曰
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
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
先師先聖焉帝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
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記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
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即祀先賢
於西學也祀先賢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
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
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亦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
之東序亦周謂之東膠亦謂之西學上東而下西商學

下右而止右周之所存特其止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前
建於一丘之止而已縣是觀之成均須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
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止之方而位之
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縣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
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
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縣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
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
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藥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
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鄉相之所言

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則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廱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焉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

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即辟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古
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
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為樂名而
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
歟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
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
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達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黜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富國之難化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比之時以其易治故鄉遂

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校焉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黜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髹楩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者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論官材之謂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太傅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幾小藝焉十有五年始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

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教世子春
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
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
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於禮樂詩
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
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亦然蓋士農
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

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史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衆士之廩則其士非為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葛衆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歷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辭吏下民而詰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

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職教矣
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
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
學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時公孫弘為學官倡道之瞽滯乃
請曰永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男室
之大倫今禮廢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才焉謹與太常掌博士弟子
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
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勤學修禮

崇化厲俗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
因舊官而與焉為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
上慕政教順鄰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
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
罷之而請諸能治者臣請按誦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稱塞詔書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滞請選擇其
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史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

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二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昭帝舉賢良太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先公曰西漢博士錄太常有周成均錄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

不養於太學而任子蓋始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途異方之
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騁不精此其失也
世祖建武五年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時
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
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
中元元年初建明堂辟雍臨雲臺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
射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
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

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送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九年又為四
依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示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帝親臨稱制如石
渠故事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諫郎給事近署所以網
羅逸軼博存衆家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捨房室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旁總散學舍頹敝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
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桓帝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南陽又有

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
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
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宰
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
為黨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收執膺
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王府禁錮終身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
之稱號曰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　黨人既訴其高名善士
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
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種重
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羨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原

魏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晉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表璩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

宋文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　司馬氏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　孝文大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雍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州舉秀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近年至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於時舊儒彫亡惟信都劉
士元河間劉光伯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
疏楷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
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沒於煨燼矣

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
學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東宮有崇文館凡博士助教分經
授諸生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小
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

設槃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以後數幸國學增廣生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
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代宗廣德二年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
軍諸將往聽講國子監成以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　先
公曰先王之禮受成獻馘於學漢期門羽林之士悉通一經然
則釋奠講經宰相率常參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聽未為失也
而魚朝恩判監事則非也以熏腐之餘而列之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豈惟章甫逢掖之介胄之夫亦以為辱矣

後唐天成中國子監奏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及第後
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
學文抄及不納光學錢便赴南曹參選今後請先於監司納錢
給文為憑以備當監逐年公使　五代鑿法凡官府公使錢多
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相有光省錢御史有光臺錢至監生亦
令其出光學錢貧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不繩其後待士之
意太薄矣原四十一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壽七十二賢及先儒
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版壁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
講猶兼學正其初入未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備顧臨舉

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然在列者皆不喜訪議益起瑗不顧強力不倦以卒有立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學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奏琴瑟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熙寧四年立太學生三舍法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養生員為三等始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通用升補

紫于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

人學士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言之如李覯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時兼學之法覽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講弟子者申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慶曆以來此法漫壞而詞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學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舊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徒相視莫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語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

而月書季考者又設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設立學校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啟訓其學者而又痛減籲額之濫以選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辟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設不為虛設而欽舉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紜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矣識矣其計會監試薄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冒濫其

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職則州縣之學亦稍知崇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大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為美觀本朝始議建學久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未幾而大獄起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誤朝之臣大抵學校名士也及諸生伏闕趙鼎請起李綱天下以為忠義而朝廷以為倡亂秦檜為相遂以小利啖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夫秉誼明道講已化人莫如天子之學今何徒之至此蓋其為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整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外又以勢利招來之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

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
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
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
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
學矣夫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
而俊秀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
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相與為
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
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
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使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
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此蓋朝廷非有所難顧特

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絶然當
見形惟是學校幾與先王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典
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
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
深入人心歲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
何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
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
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今但當看三
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

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
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官並不見有設教
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略見周禮然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
其法又何如周公設官至射夫鳥至徽至織之事尚皆具載
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明文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
不是官司兒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學校之官不領六
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
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須國子是
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
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須要當識
先王之意雖非六官所掌而理無事有體無

小不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
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
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
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
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
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
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所
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
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
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授受講義初建三雍亦不足論如

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養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敝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不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 原四十二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之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臨邛魏氏曰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大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而臣

則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身都顯位設祭大烝者與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不修學校廢弃教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為七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若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莫利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也

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釋入學釋菜合舞一也學記皮弁祭菜二也

禮書曰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或施於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牲幣之證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合樂之證也聘禮醴賓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獻酬之證也

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歐陽氏襄州穀城縣夫
子廟記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
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
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
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
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
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
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學廢而釋奠之禮卑以其著令故得不廢

學校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
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
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為生
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
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奠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
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總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
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冠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
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
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人多不能習至
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

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漢高祖十二年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時詔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時匡衡議以為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為湯後孔均為褒成侯奉湯祀綏和元年詔封孔子世吉為殷紹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

明帝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作尼及七十二弟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

魏正始二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　貞觀
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
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
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
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太學並令配享先父廟堂
開元八年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
冠同列特為塑像坐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
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石今當朝文士分為之
贊題其壁焉　按自禮記有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為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
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

左丘明以下至賈達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
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思孟子捨是不録而皆取之於釋經
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夏無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亦猶受經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
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
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已非聖學矣又
況戴聖馬融素履貪鄙固當見擯於孫洙令乃俱在侑食之列
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使
能升十哲曾子僭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於
孟荀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也

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十哲為公侯七十子
宋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後改至聖文宣
四十三
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元豐六年詔封孟子鄒國公七年禮部言乞以鄒國公
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
必間從之天下學廟塑像春秋釋奠行禮 容齋洪氏隨筆曰
自唐以來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
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然顏子之父路曾
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是列子處父上何以首安孟子配食
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

義實為未盡

大觀二年詔蹕子思從祀政和五年詔兗州鄒學孟子廟以
顏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封爵 原四十四

幸學養老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用燕禮夏后氏燕衣而養老用享禮殷人
縞衣而養老用食禮周人玄衣而養老兼用虞燕夏享殷食之
禮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
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
惇史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
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蔵養之也三仲春也孕
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掌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
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
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即教出征受成以訓饋告凡天子入學真
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
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老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
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
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

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
鴈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司馬以餘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
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
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固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老
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
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尸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
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饗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
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
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
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鄉鄉飲酒必立三賓而

[illegible]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
[illegible]亦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
[illegible]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
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先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
乃群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
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
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
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掌
割烹酒正共酒稿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
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業閒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
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
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
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益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
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
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與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
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
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而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而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樂舞

之於詩德簡書頑子孫警而有流鼓淵淵嗟嗟管磬以
從絲聲而有倫敲戛擊柷敔合止柔遠能邇以
序賓之燕饗鐘鼓鏞師凡享食奏燕樂籥師賓客享食鼓朔奮
鼓則食有樂矣其曰食當無樂蓋非商周之制也
書大傳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
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傳太傅
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禮書曰天子
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訊馘告也養老必
於仲春季春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有

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設
庶羅東漢之時猶然自漢以後養老之禮浸廢而人主之幸學者
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為一事矣

後漢顯宗永平二年上帥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禮
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
永平二年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
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八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
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庶羞御
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嗇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
修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

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周

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及養老於東序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二曰養老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親酳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詣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然東漢亦時有下郡鄉存問養老之詔與其一也原四百五

郡國鄉黨之學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書大傳大夫

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縥紐已藏祈樂
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畧小義
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畧大義焉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　鄭注水頌德公能修泮宮也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
登一級至鄉而為卿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
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
戚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
出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蕘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各

民既入婦女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略也

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

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除更
縣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
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
為學官弟子縣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武帝時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

晉太康時虞溥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
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
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
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
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
業樂群恱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然學人甚

必外有事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
治器修其質後事其色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
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大學者
不惠才不足而惠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
亦顏之倫又曰則而舍之朽木不折斲而不舍金石可鏤斯言
其效矣

唐開元中詔曰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
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
擇師資令其教授

宋太宗時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
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送之又賜石鼓書院勅額真宗時

賜應天府書院額　此宋初所謂四書院也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皆欲倣四書院云

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來修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

人各治一事又無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
彥出而蘇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違於世用若老於吏事
者由講習有素也仁宗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
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著為令 原四十六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六

學校門

宋饒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瞿廣鈺校

職官考

序曰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夔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翼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捐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候館條之流宮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

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著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說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閣監變俾不得以日侍宮廷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創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為內而實外也有大尉司馬之官

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鄉佐而未嘗
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譜樂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
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
敢當之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
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絶如此參稽互考曲暢
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
昔者伏羲共工神農黃帝少昊皆以德致瑞故以龍師火
師雲師鳥師名官而命以天事自顓帝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
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唐堯舜命羲和四子虞舜命岳牧九官三
代建官惟百而已至乎夏商官額始倍夏則天子有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則天子有六太典司六典五官典

司五衆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而侯服則設屬長連帥
率正州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
左右曰二伯周點殷命成王定制三公論道二孤貳公天官冢
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
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其屬三百六十是為六
卿各分其職以倡九牧焉秦兼天下官不稽古始罷侯置守太
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興循而不
革其後頗有所改光武中興務崇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廢
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總理衆務洎於叔世事歸臺閣論
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而後多依漢制北朝魏齊臺省位號亦
準江東後周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隋

宮還依漢魏煬帝大業始行新令有三省五省者五品
衛十六府唐初職員多因隋制貞觀裁省內官文武定員六
四十有二而已天授景龍斜封漸盛開元懲獎刊定職次尚
省以統會衆務門下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
臺以肅清僚底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六軍十六衛以嚴其禁
禦一曰事府二曰寺坊三曰率帥又儲宮牧守督護分踈畿服
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於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
制焉宋朝設官名號品秩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
不專用三省長官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
謂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

皆出入分莅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
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七二三居其官不知其
職者十常七八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
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
有階有勳有爵故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
遷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責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
重時人為之語曰寧登仕郎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虛名之不足
砥礪天下如此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朝論異
同未遑釐正神宗元豐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
罷去而易之以階於是始各還所職元祐以後漸有更易蔡京
當國繩紀大壞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復請設局以修官制

格目為名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故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簡畧不可得而詳知然以經傳考之則自伏羲至帝堯其所命之官大率為治歷明時而已蓋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遠非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萬物定四時成歲功乃君相職業一大事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勾芒鄭氏注以為此蒼精之君未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是也此數聖人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沒則為四時之神至帝堯時則占中星置閏餘法漸著明然其命官猶以義和為第一義自是甲子之後世守其法居其官及舜攝政雖以在璿璣玉衡齊七政為首然分命九官則皆治民而未嘗及天事矣三代官制至周尤詳觀成王命官惟

三公三孤有變理陰陽寅亮天地二語爲天事冢宰以下則雖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名而所治畧不及天地四時之事至於馮相氏保章氏挈壺氏不過三百六十屬吏之一蓋至是而治爲事之官事彌易而秩彌卑矣

公孤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詔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故天子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
其後

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
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恵
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祈獄無經於百官不衰於喪末敬
於祭不誠不信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
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以
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
習詭其師益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此少師之責也天子
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從

好不以意念悦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燕私婁而易樂而就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宴無常玩好嬖

奚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漢初惟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太尉秦官漢因之掌兵事其尊與丞相等後更名大司馬東漢惟有太傅一人詡之上公及太尉司徒司空而無師保唐宋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按三師三公之濫授莫甚於宣和所授非真人不待言而名體尤有未正者鄆肅諸王為之是以子為師傅也

宰相

丞相秦官亦曰相國漢制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丞

相有病皇帝法駕親問疾及療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劉以
養牛上尊酒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以病聞皇帝使侍中持
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居半道丞
相迫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
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
過使者奉勅書駕雕駟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
過免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柝言其大開無節限　漢制常以
刻漏為相惟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乃封平津侯其後為故
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請建三公官以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
三公哀帝元壽二年正三公分職罷大司空更名丞相為大司

徒

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庶務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尚書令僕射為機衡之任建安復置丞相魏晉以後相國丞相雖置無恒多非尋常人臣之職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遂為宰相之任矣

北魏舊置丞相然多以侍中輔政北齊秉朝政者亦多為侍中隋初始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尚書為機衡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與聞國政未嘗盡奪三公之權也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真為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亦以其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奸雄之謀篡奪者亦以其私人

居是官而所副三公者古有其官未容遽廢也故必擇其老而
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公為丞相而三公則
楊彪趙溫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華歆劉放孫資之徒也魏之
末司馬師昭為丞相而三公則王祥鄭沖尚書令中書監則賈
充荀勗鍾會之徒也蓋是時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
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夫
權任中書之秉機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
時東漢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
始特置之以處司馬師昭及晉則不置然東晉以至宋齊梁陳
隋皆有之夫中書監既為宰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
不為宰相之任則廢其名字可也今觀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

僅三品而黃鉞大將軍則一品二品然此數
官者未嘗以授人特宋齊梁陳隋將受禪則居之此外則王敦
桓溫侯景亦嘗為之夫高官極品不以處輔佐之臣而又存其
名字使亂臣賊子遁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昭德
塞違明示百官也
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
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
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
既崇不欲輕授人故嘗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太宗時
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
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

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如此後并宰相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自開元後嘗以宰相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員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焉參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而不除大以

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舍人而行之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左右僕射　按尚平章事之名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參知政事之下其後則獨為真宰相之官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僭之他官而其上亦不當復有貴官矣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請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僭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

為之宜也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私而忘
於王建馬殷錢鏐皆效之蓋節他官不為而必欲僭於宰相以
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
臣為之宜也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
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皆效之蓋卑宰相不屑為而
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
原四十九

李燾歷代宰相年表序畧曰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
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皐陶皐陶既沒乃相益
湯相伊尹傅所謂仲虺為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周家並建三公
而一公實兼冢宰故旦奭夾輔成王而誥保文武受命者專屬

之旦旦歸於豐奠乃專政蓋其名三公其實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浸失間有瑋瑋絶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一時亦必得君之專歷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雖奸雄或得以肆其惡攘竊天下傾國敗家不可禁遏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所以隆盛其為利蓋亦博哉不能遵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兼制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於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總百官治萬事而亮天功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舜禹皐陶之賡命

必孜孜以德為言彼誠知所本者歟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為他官名實糾紛賢不肖溷淆甚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葢古所謂相寧有若此

侍中

漢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冠惠文冠加金璫附蟬貂尾為飾便蕃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游子弟榮其觀幸至乃襜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鵁鶄冠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

並為侍中情任親密齊以來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

門下侍郎

秦有黃門侍郎漢因之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後漢併為一官

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魏晉以來為侍衛之官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書奏

改東臺侍郎又改鸞臺侍郎天寶初改門下侍郎宋制與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中書侍郎尚書左右永為執政官中興後改參知政事焉

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亦曰諫議大夫唐龍朔二
改正諫大夫開元置諫議大夫四人常侍從規諫宋元豐置左
右諫議大夫專言責凡朝廷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皆得
諫正靖康元年詔宰執薦舉臺諫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建
炎中詔臺諫言事官係非時上殿不合在輪對條具之數紹興
三年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議兼記注且聽直前奏事元豐始不
任諫列然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壅塞詔依元豐舊制

李燾天禧以來諫官年表序略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工
商莫不皆有言責輔湊並進而天子擇酌焉未嘗以言責專付
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則自漢武帝失之武帝誠不喜諫者初

置諫大夫猶未限員東京循舊弗改後乃浸微晉洎江表絶不
復置拓跋魏復置其員亦不可知高齊緣孝經之文始有七人
之限矣以天下之衆而敢言者才七人尚足謂治耶祖宗明目
達聰協於虞舜任言責者不一天禧別置諫院禮秩優異宅宫
莫擬崇廣言路諫官御史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蓋當時所用
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為一世所高者
莫在此位或誤選試旋加汰斥言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台輔
其名迹皆可考見今斷自天禧置院以來作諫官年表并列古
今之變為二說以附著之其一曰諫官必天子自擇而宰相勿
與其二曰宰相雖不得與擇諫官必優容之乃克有濟

中書之名因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權傾內外蕭望之言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用宦者掌出入奏事非舊制也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為之魏黃初初改中書令又置監以劉放孫資為之並掌機密中書監始於此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謂之鳳凰池焉

隋改為內史唐開元改紫微令復改為右相肅宗以後遂為使相之兼銜矣

史官

史官肇自黃帝自後顯者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秦有太史令漢武置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王莽置柱下五史唐宋史館以宰相監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元豐中置國史院

歐陽修論史館日歷秦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二館之士當陞擢者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也然其廢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今時政記雖是兩府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

議事闕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爲期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

尚書省

尚書領録天下事唐虞大麓之職也秦尚書四人在殿中主法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其任猶輕至後漢而重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總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有不合得建異議自魏置中書省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至於梁陳寖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之權輕矣

録尚書

西京有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趙憙牟融並録尚書事晉有

錄名自高融始魏晉以後尚公卿權重者為之職無不總

尚書令

漢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為尚書令後漢衆務悉歸尚書三公受成而已尚書令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魏晉以下任總機衡事無大小咸歸令僕唐太宗秦王時嘗為尚書令遂廢臣無敢當故自龍朔以後尚書令遂廢

尚書僕射

僕射秦官漢因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軍士秦人輸宰永巷宮人皆有之取其領事之號成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僕射有左右自建安始唐廢尚書令僕射遂為宰相故太宗

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賢才今以決
辭聽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尚書細務悉委兩丞其寬
濫大故當奏聞者則閣僕射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武后改為文
昌左右相開元初改左右丞相宋元豐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六曹尚書

秦尚書四人漢成帝置尚書五人分五曹隋置吏禮兵刑戶工
六部尚書又各置侍郎以貳尚書之職改諸司侍郎為郎唐改
為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分掌尚書六曹事

吏部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後漢

改為吏曹後又為選部魏改為吏部主選事唐改司列太常伯
又改為天官天寶十一年改文部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
司勳考功四曹事宋朝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
流功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

戶部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漢置尚書部四人其一人主財
帛委輸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隋為民部唐改為
戶部又改司元太常伯又改為地官尋復舊總判戶部度支金
部倉部事宋制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令皆歸三司戶曹
但受天下之土貢元會陳於庭而已元豐官制行罷三司歸戶
部左右曹左曹分案三曰戶口曰農田曰檢法右曹分案六曰
常平曰免役曰坊場曰平準曰檢法曰知雜

禮部　唐虞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後漢尚書吏曹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有祀部曹亦曰儀曹隋置禮部尚書唐改司禮太常伯又改為春官宗伯後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宋制鴻臚光祿僧尼歸禮部太常劉子翬亦錄焉分案五曰禮樂曰貢舉曰宗正奉使帳曰封册表曰檢法各隨其名而治其事

兵部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後周置大司馬階有兵部尚書唐改司戎太常伯又改為夏官宗伯後舊總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宋制凡藉武官軍師衛之政令悉歸樞密院選授小者歸三班元豐後始以民兵隸兵部分案十曰賞功曰民兵衛曰

[illegible]人統列曰性緒吉身曰武基曰[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法氏容齋隨筆曰唐因隋制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

吏部武屬兵部三品以上制授五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勅

授告委尚書參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

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選事無論文

武悉以付吏部東曹拜兵書謝表云古今殊制闕劇異宜武選

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實也

刑部　唐虞士官正五刑周秋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

王刑邦國漢成帝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亦謂之賊曹宋置都

官尚書隋改都官為刑部唐改司刑太常伯又改為秋官尋復

舊總判刑部都官北部司門[illegible]事宋增置審刑院尋又置糾察在

京刑獄司元豐三年併歸刑部

工部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漢成帝置尚書有民曹光武以民曹主繕修功作益池園苑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唐改司平太常伯又改為尚書工部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之事百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尋以將作少府軍器監併工部分案六曰工作曰營造曰材料曰兵匠曰檢法曰知雜原

御史臺

周官御史蓋掌賛書而授法令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署謂

之御史府後漢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
謂之南臺後周曰司憲隋唐皆曰御史臺門北關主陰殺也故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
制但風聞彈事提綱而已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武后置左
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
為左右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
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
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上卿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
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成帝更名大司空哀帝復為御史
大夫自漢至晉御史大夫皆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初漢御史

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
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自御史大
夫轉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
後漢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
坐晉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
所不糾後魏為御史中尉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
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殆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棒棒
之隋改中丞為大唐改大司憲尋復舊宋亦以中丞為臺長
周有柱下史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一名柱後史謂以
鐵為柱言審固不撓也亦為侍御史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又
置監御史武帝時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魏

臺遣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後魏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書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隋罷御史直宿臺內但侍從糾察而已唐麟德以來侍御史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書舍人同受表理冤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凡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彈公廨雜事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殿中侍御史彈舉違失謂之副端又有監察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焉武后時復有員外監察試監察故事御史臺不受訟許風聞論事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鞫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宋元豐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

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八年又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原五十三

李燾天禧以來御史年表序曰御史法官也其責不專於言而天禧選用則與諫官俱任言責蓋雖有等級也而義所當擊則擊者亦得徑行其禮勢氣力又出諫官上祖宗之聖算神術備矣若其人必天子自擇而宰相優容之乃能有濟猶諫官也

學士院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即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妄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乾封後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

正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
和文章既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
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開元改供奉為學士別置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
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內宴居宰相之
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
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事學士掌內庭書詔天
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
為深嚴自宋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
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
日降麻也　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

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延覲之際各隨元官立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入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甚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唐及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宰執矣

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奭慶春陌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翠靄王巒開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琲簇桃花騎歌巡竹葉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翌酒放樂惜仙倡蓋唐世宮禁與

外庭不甚相隔絶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又云宮女開
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内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内
人黨粧假仙倡以佐酒宅司無此也　沈氏筆談曰淳化中蘇
易簡為翰林學士太宗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故學
士院正廳曰玉堂太宗特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
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據臺而坐今不復如
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有小閣子窓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
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
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置侍讀
真宗咸平中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元豐官制廢不置但以為

兼官惟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邇英閣掄官講讀石林葉氏曰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耳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讀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請復行故事議者以為講讀官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文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宋朝殿學士有觀文殿資政殿端明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

無集賢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近歲以待簽樞云

名齋洪氏隨筆曰宋朝館職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座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遠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

諸卿

夏殷制九卿周九卿卽三少六官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歷代因之宋南渡并省冗職宗正以太常兼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紹興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

太常　太常者唐虞秩宗周官大宗伯掌邦禮秦改爲奉常漢因之太常存故稱太常每祭祀前奏具禮儀及行事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禁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北齊曰太常寺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

光祿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户漢名光祿勳屬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郊祀之事掌三獻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諸膳食帳幕

衛尉　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景帝名中大夫令尋復舊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南齊掌宮城管鑰北齊為衛尉寺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唐因之

宗正　周官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漢因之平帝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民致教訓皆皇族為之不以他族晉兼用庶姓宋宗正寺掌奉宗廟陵寢為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嘉定九年更以宗學隸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預

太僕　周穆王置太僕正掌輿馬秦因之周官校人掌馬中車
掌車太僕兼其任也漢初領五監六廐唐天下監牧置八使五
十六監太僕皆領之

大理　舜攝帝位皐陶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秦為廷尉漢
因之掌刑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景帝更名大理魏晉以後置
正監平三人為廷尉二官元會法冠玄衣朝服監東西中華門
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讞

鴻臚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漢改為鴻臚
秦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

司農　少皞氏以九鳩為九農正周為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郡國諸

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掌

令長治郡水六十五官皆屬焉後漢掌諸錢穀金帛宋
平立常平斂散法三年詔以新法付司農寺而農田水利免役
保甲等法悉自司農講行

太府　周官有太府歷代不置梁天監置太府卿掌金帛府帑
及關津市肆隋煬帝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宋太府寺但掌祠祭
者幣及造卤簿升尺而已元豐改制定掌財貨貿易之事

秘書監　漢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
考合同異汲汲白秘書省唐復改為監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
作太史二局其後國史太史分為別曹而秘書省但主書寫勘
校而已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樂為之　晉武帝分秘書圖
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自齊梁之末

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
體中何如則秘書　兩漢蘭臺及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
所當時文士多校讐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後漢置蘭臺令史又
選他官入東觀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當時重其職故稱東觀
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為藏書秘書故晉改中書著作
至唐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
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秘書省為最

太史局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
際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夏殷有太史周官太史又
有馮相氏秦為太史令漢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太史副上丞相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唐改

天監後為太史局元魏正官制太史局掌測驗天文考定
其官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太觀中以等學生併入太

少府監　少府秦官漢為九卿掌山海地澤之稅後漢少府掌
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朝賀則給檗後魏改太府
隋分太府置少府監領尚方織染等署唐置軍器監而廢少府
監又置尚方監尋復舊
將作監　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
掌治宮室漢為將作大匠北齊曰將作寺隋唐曰將作監

國子監

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國子周之舊名周

官有師氏即其職也宋明帝置總明觀祭酒齊梁號為國師陳
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場帝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唐為成均監尋
復舊領國子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祭酒掌監學之政皇太
子受業則執經講說皆以儒學優重者為之宋元豐立三舍法
崇寧立辟雍置大司成為師儒之首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之代五經家法稍
增後漢博士凡十四人掌以五經教子弟凡博士選有三科高
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晉武帝
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若散騎常侍中
書侍郎太子中庶以上乃得召試

唐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如文宣王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建中三年詔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二十四人圖形焉宋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

內侍省

范曄史論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倍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令閽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閨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及其敝也則監司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仿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鐺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率有蕭周之禍

成帝德馬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數遂享分土之封趙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近於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中常侍王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鑓右貂蟬領御署之
威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握稱
制下令不出房幃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
以命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闉閹脩狹之任也其後孫程定
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
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
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公忠而竟見排斥舉動
回山海吁吸變霜露阿旨曲承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
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首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於州國商余和寶米納霧穀之積盈物珍藏嬌媛侍

兇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
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
者皆膺身熏子以自衛達同敵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
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恚志士節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隨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
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賢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
之資怨恊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
乎雖袁紹襲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
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
宋祁史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

四衣任以事惟門閤守衛遷內掃除禀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
入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至千員然衣朱紫者
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
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
持節傳命光燄赫赫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
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
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
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此賊故以左
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
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

養以為子巨鎮強藩則爭出於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曰
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
忽玄宗以遷崩憲宗以弒殞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
開元極於天祐凶悖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
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
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
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
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啟即為所窺先發制人禍不
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
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

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夤捕鉤黨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以積漸之久故也 原五十七

樞密院

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掌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德昭時

楊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莊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宰臣郭始更用士人後唐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使於是權侔宰相矣宋興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慶曆後嘗以宰相無樞密使元豐改官制定置知院同知院專以兵機軍務為職　按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溫仲舒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述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　又開寶元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使兼官此始大中祥符五年以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

將軍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故夏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稱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春秋魏獻子衛文子始有將軍稱自戰國置大將軍副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秦因之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位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戕朝鮮大宛復置橫海護遼

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四征興於漢代四安四平起於魏初後漢有二鎮之稱魏有鎮北之號晉武帝重兵官故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晉宋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隋煬帝以左右衛以來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鎮衛為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凡置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總侮之寄隋煬帝以左右衛左右屯衛左右御侮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以總府事唐高祖以秦王功大特置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又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閑中當府隸焉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耕戰

之備其後定制有左右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肅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各置大將軍宋承前代之制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左右驍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並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禁旅則有殿前司都副指揮使總之謂之二衙

待衛步軍馬軍都副指揮使金吾興服導從光生滿路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更名執金吾興服導從光生滿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復掌京師盜賊考按從事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隋改左右武候衛唐改左右金吾衛漢太初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宣帝置羽林中郎將領郎

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易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為之一名巖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為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處謂之寺唐貞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驍捷善射者號為百騎龍朔二年改左右屯營為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為千騎後又改為萬騎置大將軍一人

唐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及安祿山反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後遂統於觀軍容使廣德元年代宗避叶蕃幸

及朝恩奉使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京
師乎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永泰元年
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左右廂勢
出禁軍征伐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後遂以
實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時遣兵衣糧多不贍而
神策軍稟賜羸三倍由是諸將多請遥隸神策軍往往稱神策
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
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
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十軍使十二衛親軍容使景福二年
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討李茂貞兵

遣昭宗幸華州遂殺十一王神策中尉劉季述等廢帝季述請
帝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劫帝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
子乃誅中尉韓全誨等以解梁兵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置
策左右軍由此廢矣
石林葉氏曰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司而
侍衛都指揮使外又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耳殿前司亦參馬步
軍而總於都指揮副都虞候侍衛親軍都司都指揮副都虞候
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使虞候兩司三衛
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
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為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為
北衙漢之北軍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

三衛是也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皇梁起宣武軍乃以其
親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蓋於唐六
軍諸衛之外別為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
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而殿前司都虞候尋置都檢點位在都指揮使上太
宗時太祖為殿前司都虞候此侍衛司所從始也殿前軍起於周世
祖實由此受禪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矣天下兵柄皆在兩
司其權至重而軍政號令則樞密院主之此祖宗之微意非前
世所可及也 原五十八

兩漢以來有大將軍之官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任出
宰相之右隋唐以後無之然唐有都副元帥又有都統宋有都
會宣撫皆以為將相重臣總師征討之官即兩漢大將軍之任

也都督之名始於魏晉謂之假黃鉞都督中
至唐則每道有都督府特以為州牧之職而已軍事權任甚重
都督始復魏晉之舊焉

節度使

唐因隋制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後改大總管為大都督永徽
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節度使也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
州都督充河西節使自此有節度之號節度使掌總軍旅頒誅
殺天寶初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其後亦有以親王宰相遥
領者宋節度使無定員多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
事謂之使相以待勳賢故者及宰相久次罷政者崇寧以後外
戚除拜至於內侍其濫極矣

按節度使在唐為閫帥觀察團

練使在唐為監司防禦使在唐為邊將刺史在唐為郡守至宋則閫帥監司邊將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次序而已原五十九

東宮官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　朱子語錄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有尚書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皆設官又各帥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

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存今之東宮官屬極苛簡左右
春坊舊制選賢与 ㄧ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
清讀敎員而 六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
宗以唐六典改官制當時亦有未討論者如東宮官屬之不備
是也原六十

司隸校尉

司隸周官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捕巫蠱督大
姦猾後漢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内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
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所不糾惟不察三公廷議處
九卿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隋初有
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

也

州牧刺史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堯有十二州牧秦置監察御史漢惠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武帝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成帝綏和元年以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光武建武中復為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州郡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後魏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前等人

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凡九等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州廢又改九等為三等煬帝復罷州置郡唐武德元年復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神龍二年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蕭嵩以郡縣再暮而代開元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　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以所領州而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以為諸使誅求符

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皐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澥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今之州郡控制被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觀察使比也原六十一

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蓋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更有營田度支兩稅租庸戶口之名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又有諸項提舉經總制發運招討招

撫之名蓋唐之多設監司也起於開元天寶之興利如楊國忠為宰相所領四十餘使及元道州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也起於熙寧元豐之行新法如蘇公所謂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所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是也又有倥傯之際因事置官事已遂廢者名目最多今以會要及史志參考畧見設官廢置之本末云

京尹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又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更名都尉武帝更名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

為三輔治長安城中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唐雍州皆准此
京兆長史為京兆尹總理庶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宋朝
收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
掌正戢姦之事中都獄訟皆受而聽焉崇寧中罷權知府置牧
尹各一員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
佐之尉典兵漢景帝更郡守為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還
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并察孝廉郡為諸侯王
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
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為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嘗稱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馬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或自郡守入為三公普部守皆加將軍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此州郡更相為名其宴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之末升平既久郡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臨朝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況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

才於臺閣省寺中分典大
察太后乃令書名採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
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皆
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
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宋太祖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京
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
請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或兼留守司公事或兼
經畧安撫總管其大蕃府或沿邊州郡當一道要衝者並兼兵
馬鈐轄巡檢都監餘州軍則否紹興五年令凡從官出知郡者
特許不避本貫　按漢所置郡佐丞及長史而已其後又有治
中別駕至魏晉間始有司馬本主武之官自後長史司馬與治

申別駕迭為廢復然歷代皆並設二官至唐令司馬多以處遷
謫蓋視為冗員故宋只設通判一官佐郡守不仍前代之舊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
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
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
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
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
漢因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
臺郎後魏縣置三令長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

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廉理三縣三年遷郡守二千石能
靜二郡者廉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刺史其後令長用人益
雜但選勤舊令史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唐縣有赤縣望
緊上中下典等之差五代任官凡擬擬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案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自政和
以來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
甚多乃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紹興
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三年
為任二年御筆令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慶元初復詔
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
不宰百里者矣

敎授

秦兼天下有文學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市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二人鄉曰庠聚曰序序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也唐府部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中敕州縣每鄉置學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諭從之餘鎮未置學也寶元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立學學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更

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
行義訓導諸生掌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使及長吏
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
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
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寡
盡有也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
列郡多有教官矣　朱子漳州教授廳壁記教授之為職其可
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通
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
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推教授者是

師其必有以率屬就服之使躬問學踐蹈乘出入不悖所聞安
往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為難矣哉不特此爾又
至重而至金鼓出內之機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且
皆最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
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
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殊絕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
有統若其往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於
有司而可考者止之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
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
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
踐蹈也原六卅三

文徵通志　乃詳節卷十七

DS
735
.A2
A934
v.3

宋歐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當塗嚴虞惇鐫

郊社宗廟考

序曰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載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

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魄寶巍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諦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藉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

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註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濶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録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作郊社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次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蜡五祀次田蠶次祈禳告祭而以雜祠淫祠終焉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

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寮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

爲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
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
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
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義以爲惟郊是祭天禘者宗
廟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
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即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
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
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楊氏曰大司樂冬
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
三條則是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
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

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指為祀感生帝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

於配食明堂何關焉鄭註既誤而疏家又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祼用鬱鬯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二馴至隋唐之世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不廢唐杜佑作通典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明堂讖鄭氏祖宗之義或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豈不謬哉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

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故因卽掃地陶匏蒉桔
疏布褝枸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也執鎮圭繅
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黄鐘大呂
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内服大裘以因其自
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
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
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
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遒郊乘素
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
帝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
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況祭之玉輅以

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
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左傳孟獻子曰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楊氏曰
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放之月令左傳上帝即
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此為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
大報天之郊也蓋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為祈穀二郊
不同而皆配以后稷知此則注家附會之說俱可一掃矣　按
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
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

郊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脅

其義其器犧尊疏布鼏禪杓豆登鼎俎籩簋匏爵之類其藉蒲
越槀秸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
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則執大
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立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
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與廟容上下
之四畤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
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
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
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
車有鸞輅騑駒龍馬一切倣靡而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
地同牢於西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

之陽兆壯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燎殆盡良可悼也

禮書曰周禮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無存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無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

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上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邱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　楊氏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

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鄭衆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州木非地則星象非天也又附以緯書以皇天為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於合六天為一天而併圜邱於郊似矣然也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為六也是故四圭

有郊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孫宣公疇曰祭天一歲凡九至日圜邱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邱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楊氏曰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禮曰郊之祭

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竊意乘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文以此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不至歲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非類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祀則專生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後世失於請明後漢建我

幸采用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群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雍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 原六

秦始皇并天下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 初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其後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作鄜畤後八十年秦德公卜居雍雍之諸祠自此興後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下畤祭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後百二十七年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名曰北畤

文帝十五年帝幸雍郊見五畤祠又作渭陽五帝廟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又令祠官具

太乙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
成帝建始元年以匡衡言依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永
始三年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陳寶祠 綏和
二年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哀帝建平三年復甘泉泰時汾陰后
土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議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莽又改
其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
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
先祖四望日月星海也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
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祭
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
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

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蒔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合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所以承天順地也於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于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社門

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

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雍祠五帝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廬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皞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繇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為麒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為陳寶或因雨金而為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祀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

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為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脩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乙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

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
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
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五帝之親
以繆忌忌亡而祠宮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
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
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
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
繼之今郊雍雝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
興儀制未定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
郊見上帝五方之帝皆異陳各有位餘祭祀具備諸侯所妄造
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

康實祠因是皆罷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竊神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扳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為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招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

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

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絶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世祖建武三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壝上為五帝位七年從杜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原六十九

魏明帝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邱詔曰昔氏叅有虞公祀圜邱以始祖帝舜配號圜邱曰皇皇帝天方邱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

帝配地祇所祭曰皇地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
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圜丘為二處用鄭玄之說
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
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為周祀天
於圜丘以嚳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
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
帝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
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也　又
鄭說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皇皇帝天南郊
所祀曰皇天之神鄭說祭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

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祀曰皇天之與天神后地之與地祇果可不雅馴故有以易之不知皇天之與天神后地之與地祇蓋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分而為二乎（原七十六）

晉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時群臣議五帝即天地五氣號雖有五其實一神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有司又議古者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月冬至帝親祀圜丘於南郊自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罷感帝祠
武后垂拱元年詔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
太宗高宗三帝並配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龍二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仍補九臣李嶠等攵
為齋娘執籩豆以韋巨源為終獻
玄宗開元十一年親享圜丘張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
祖同配之禮
代宗寶應元年諫議大夫黎幹論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配天
略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契
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為商周始封之君舜禹有天下稷

幷在其間量功比德亦其次也子孫有天下故尊而祖之夫始祖者經綸艸昧體大則天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若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於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書奏不報

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上令百官集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莽作周武王也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自古必

以百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仁
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祖為太祖其先紬微故也非
足為後代法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王業建
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為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
后稷之封部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
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跻其
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公太
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孰甚焉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
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人道其墜於地乎謹稽禮文
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享天帝之制請仍舊典乃以景皇帝配

宋初因唐制每歲冬至圜邱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

神宗元豐六年冬至圜邱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邱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天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来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地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

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取仰於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寘柴槱燎祀其在天者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瘞埋其在地者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辜祭其在地者以黃琮禮之不得不異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牲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隨得隨失卒無所定焉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為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

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亦於方邱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邱此所謂大者正也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邱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候親祀北郊依元豐六年指揮　先時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邱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祀之典此大闕禮詔禮部太常及兩省侍從官集議禮部尚書蘇軾上合祭議曰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邱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

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以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此比之豐年秋冬各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

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終篇言天而不言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竊謂禮當論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圜邱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邱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壇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

郊絲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圜邱以始祖配享三輔故事祭於圜邱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勅曰凡所祀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邱皆合祭此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夫周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殊少而三

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行之率以為常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夏至

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簡是於父母有降殺也國家養兵異於前世大略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於

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矣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十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不在四郊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倪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

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寧卜下神祇
議北郊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
之者四十人既而朝廷再令詳定安世復議云臣謹按周禮天
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疎闊豈可因循謬誤不
加改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
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徇用王莽
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
詩以為證臣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
謂成周之世冏卹方澤各歌此詩為樂章耳如潛之冬獻魚春
薦鮪豐年之秋冬報烝嘗夏祈穀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
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

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以正千載之
惑既而議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大禮之歲以夏至日躬祭地祇
於北郊用蔡京等議也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舉云原七十一
徽宗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於方澤本以合
祭為非禮分祭為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祀而權以上公
攝事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於廢禮以為不當並祀
於圜邱而終不能親祀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歲
並祀南郊之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圜邱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
無難行者當時祇因分祀則賞賚之費倍增然禮文乃百王相

天與不可損略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弊政何難更張乎

宋宗廟秦五年臣僚言周禮祀天祭地奏黃鐘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鐘樂工瞽師蓋聲音所自出平時絲竹管絃類有斷闕未知今復何以憂擊搏拊鼓吹舞佾之工蓋數百人宴人賤工安能竭潔而無讀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雜殆不可辨其當裁者一也大雅言卬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今自國壇之上暨于群廡之相承位序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臞鮑魚鱐與夫兎鴈麞蚳之醢麋之臡餉餈糝黍稷稻粱之食芹菹之菹夫率先期呈餼或涉兩辰覆之瓦甕無復再察又有甚者名為供官殆百餘人濫濯鋪設盡出其手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

甚微盖縷垢穢殆不可近露宿壇所半夜而興饋面濯手皆所不及薦香不聞氣臭胡達其嚴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跋扈則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外為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為不敬之大今圜壇至壝埒之内外為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貼吏為之既不嫻習於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興酌奠皆不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怠慢之失寧止跛倚其當嚴者三也夫以郊禋大禮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福贊不與焉獨穀音氣臭之用切於事神不嚴若此則數百萬之費皆是不揣其本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厨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

禁甚嚴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下而百官有司顧循舊弊可不亟正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原七，二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縣質而趨於文縣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大古儉樸之制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

考兩夾窓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室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文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祚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本

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古之論明堂者多矣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夫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朝寢之閒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四面無壁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雖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

寢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
老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
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表准營攷之矣謂之
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
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寔異實之論是不知
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倣其制晉倣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
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
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
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
其个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
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

朝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尚有泰山明堂是也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輅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固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為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史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為質鄭顓曰王者隨天自春祖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

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
而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
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
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
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
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
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北之西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
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西為玄堂左个凡
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青陽之
左个玄堂之左个乃總章之右个總章之左个乃玄堂之左

今之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而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邱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通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上欲治明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帝圖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
高皇帝祠坐對之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
孝景帝於明堂
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
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
顯宗於明堂
晉武帝泰始二年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除
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太康三年詔復明堂五帝位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五帝於明堂以元帝配

五人帝五帝並從祀近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圜邱行事　顯慶元年詔以高祖配圜邱太宗配明堂　原七十三

武后垂拱元年郊邱明堂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四年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法四時各隨方色號曰萬象神宮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宋初因唐制每歲冬至圜邱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

仁宗皇祐二年秋九月大饗明堂二聖並侑嘉祐六年九月大饗明堂奉真宗配

英宗治平元年詔明堂奉真宗配　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
錢公輔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
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劍業總體之君
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聖
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劍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
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
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
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
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

而移於成王也下至兩漢去聖甚遠明堂配祭東漢為得西漢
時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祖配其後又以景帝配孝武之後無
聞焉東漢時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孝章孝安之後無聞
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
之變此最近古而合乎禮者也唐孝和時則以高宗配明皇時
則以睿宗配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涯輩不能推
明經訓反雷同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顧深詔有司博
謀群賢循周宗之典禮酌有唐之曲學　司馬光等奏曰竊以
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
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
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

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
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
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
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近世祀明堂者
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
為法也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
傳以為牧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
配之取其成物之時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
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看来只以文王配且
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

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繇周者如何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創法如此將以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益之白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元鼎二年詔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敢將來祀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徐徙祀泰神悉能揚

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註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則上帝之與五帝同乎昊乎山陰黃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天於圜邱祀上帝於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禋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義

可知矣漢襲秦故增四時為五時自是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祀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言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成帝用匡衡之議改郊祀明年又復甘泉泰時及雍五時如故光武中興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變大抵以武帝文上明堂為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晉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韓楊建言以漢魏故事無祀五帝無祀一天者竟復明堂五帝位更有甚者唐開元中王仲邱奏謂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玄帝並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之義本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存明聖人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議神夫祀上帝於明堂漢禮也祀五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

漢而並用之既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肆我神祖洞見周
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說斷然不疑非聰明睿
智不惑之至孰能與於此原七
十四 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是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注所祀
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
秦漢以來郊禮從祀漸多晉大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
位千五百神唐開邱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
然圜邱所配者昊天則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亦人鬼無預也
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宋承五代之弊郊祀賞賚繁重親
祠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圜邱而海岳鎮瀆山川邱陵墳
隰原衍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仁宗皇祐

二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實行郊禮也既曰興於明堂則當如鄭氏之說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脩祀五帝於是從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儀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壯斗至北隰二百丹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繞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圜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為一自五帝五官海岳以至原隰不言從祀名位之詳無由參稽互考

而得其纖悉也原十五

祀后土

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地祇周制夏日至禮地祇於方丘　陳氏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祇幣各放其氣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大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

夫玉之黃琮兩圭牲幣之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邱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亦此惑於繳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魅宜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魅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

禮也祭地　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祭也禮祀
之爲非正　邑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
國又曰郊　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
又曰明乎　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
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
會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
宗伯謂后土神祭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
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於皇天
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祀后土於汾陰宣帝
祀后土於河東而宋祭之時祀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
亦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亦有地亦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

非地示也　楊氏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圜丘夏至方澤此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總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尊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辨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也

秦始皇帝即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
漢武帝元狩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
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觡栗今陛下
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於是天子東幸汾陰遂
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成帝建始二年罷雍時甘泉泰時復長安南北郊又奏以天
地合祭
光武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合祀
天地中元元年營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遷呂太

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方邱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地
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晉武帝泰始二年并圜邱方邱於南北郊
成帝咸和八年始於覆舟山南立北郊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
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
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
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孟冬祭神州於北郊　高宗永
徽中廢神州祠
武后大册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宋祔禮至祭皇地祇並為大祀南郊親祀冝

天上帝併設皇地祇之位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
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原七
寸六

雩

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月令仲夏命樂師脩鞉鼓均琴瑟管
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黃鍾毆祝歌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
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楊氏曰故蜡而郊龍見而雩即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蓋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此為旱
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

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為民之心切遂為百穀祈高雨與啟蟄之郊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鼓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為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為主各隨其宜也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或請或怒焉者何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

春秋穀梁傳定公元年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一

也冬大雩雩之為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
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
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
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
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
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
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
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
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
巳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

春秋所以識也詩序曰夏祈穀於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禜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雩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羽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烟後世乃謂用火乙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水陰而移壇於東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

祈山林川澤群廟百辟卿士然後及上帝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

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

梁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　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是停用柴燎從坎瘞典

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雩祀昊天上帝於圜邱

宋神宗元豐四年詔孟夏大雩惟祀上帝餘從祀羣
神悉罷又改築雩壇於國南原七
十九

祀五帝

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
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
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
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
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
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

則以所主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視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寔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康子曰陶唐有冥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不穀者衆矣惟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遠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

非徒五而配帝是亦其德不可以多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而鄭康成解經乃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信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可四時者也無則矣王亦未為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氣如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五帝乃天之別名原本嘗有所謂五帝之神慈謂若以為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加於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

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蓋之矣　禮書曰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帝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亥冥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　原六十八

楊氏曰愚按祀五帝禮物樂章大略當與郊祀同而亦有不同者如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乃祀五帝之位月令四立之際乃祀五帝之玉大宗伯牲幣各放其氣之色大司徒奉牛牲之類皆祀五帝之禮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則祀五帝之樂也

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

漢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命曰北時命晉巫祠五帝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文帝十五年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

武帝時亳人謬忌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乃令祠官具太一祠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又治明堂奉高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

成帝時匡衡請於長安立南北郊奏言今雍郡密上下時本秦侯所立漢初儀制未定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

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亦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
餘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
不宜復脩天子皆從焉
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采元始故事為圜壇八陛
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
唐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言按史記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
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
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兆五帝於四郊祀五帝則掌
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
祭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城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
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詔可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昊天及五帝
永昌元年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
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
甲相混自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宋制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四孟及土王日祀五方帝
神宗元豐三年大享明堂詔罷五帝從祀
徽宗重和元年大享明堂祀五帝於五室
高宗紹興十八年臣僚言鄭康成謂周祀感生帝而以后稷配
其說若曰天之五帝迭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故於夏正
之月祭所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周建永德帝靈威仰乃尊
后稷以配蒼龍之精我朝火德赤熛怒實為感生帝顧詔有司

升煙上祀庶幾炎精潛感永錫蕃衍盛大之貺從之原七十八

祭日月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通典曰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於壇月埋於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是氣先合為大祭分為中祭合祭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用少牢　禮書曰古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郊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

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月令孟春祈來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正祀也類禁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夕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显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漢武帝因郡縣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

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朱春分之禮也齊何侯之曰王者兄日娣月馬鄭用二分處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其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朔此尤無據　楊氏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即其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因覲禮

而行用也月令祈来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此因禁而祭也

秦始皇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雍有日月參辰廟各以歲時奉祠原七十九

祭星辰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之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祭星曰布祭風曰磔

秦始皇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鎮惑太白歲星鎮星辰星二
十八宿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祠
漢高祖八年命郡國立靈星祠
成帝時匡衡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
禮云
平帝時王莽奏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鎮星從黃帝歲星
從青帝熒惑從炎帝太白從白帝辰星從黑帝
東漢以仲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
唐玄宗天寶三載勅無文咸秩有功必祀漢則八神是禱晉則
六宗置壇詳議叶當時禮高群望惟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
上帝德庇下民至於祀典歷代猶闕遂於城東置九宮貴神壇

十二月上親祀

文宗太和三年崔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詳其圖法皆是星名日月猶在中祠豈九宮獨越常禮請降爲中祀從之

宋制二仲配九宮貴神爲大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爲中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亭壽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爲小祀原八十

祭寒暑四時

春宮備章中春晝擊土鼓歌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秦德公時初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

虞帝禋於六宗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

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於六宗祀祖考

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曰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惟王肅據家語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與孔安國同虞書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漢以干祭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為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又乖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並是星貨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卲以冲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張逸以六代帝

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録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
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
大宗伯以禋祀祭四方百物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
徧　禮書曰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祭祊舞師教帗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斂而因祀焉此所謂来方禋祀也　楊氏曰愚按四方篇注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説惟舞師帥而舞四方

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社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祭日月星辰以槱燎祭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五岳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掌以血祭祭五岳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皷云百

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社稷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故郊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邱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元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元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元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元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禮書曰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
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
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
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
有稷也　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
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
社是也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
古也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
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

以爲社　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傳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曰屬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

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氏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二者而已諸侯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

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社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祐也此所為告祭也如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漢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命縣為公社立靈星祠以后稷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

配　十年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

以祠

平帝時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世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

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漢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

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樹穀

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郡縣置社稷惟

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有載社主不載稷也漢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明帝景初中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併二社之祀唐睿宗神龍元年禮官奏經典無先農之文永徽中猶名藉田垂拱以後改為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其先農壇請改為帝社壇其祭先農改為帝社仍請唯令用孟春吉辰祭后土以勾龍配從之 原八十二

祀山川

虞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秋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周制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　大宗伯以血祭祭
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傳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
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
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
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
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
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
兩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秦始皇即位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而

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
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
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邱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
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
在齊東北盡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
異焉　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
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
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

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
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崤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
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
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
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岳山岐
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
秋湔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山川而牲亦
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
祠其河加有嘗豭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
駟駒四潤產澧澧滻渭長水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
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嶓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

歲禱賽洋洒祠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武帝元狩元年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毋天子封其弟真定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　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嶽瀆皆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

國慶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嶽之祭以非古義也

宣帝神爵元年制詔太常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為天下祈豐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濟山於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祠而二祠云 原八十三

封禪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夫東方者萬物之始山嶽者靈氣之宅故求之物奉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

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舉其道全高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總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子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十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

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皆受命然後得
封禪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
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鴟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秦始皇即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鄒嶧山頌功德從齊魯儒生
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
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菹秸言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
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
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

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既封禪十二年而泰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皆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阻不得封禪云

漢武帝元封元年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二月巡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因東上泰山乙石泰山顛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四月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而長神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

莽漢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所震於惟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羣臣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石泥繩封之印璽也光武時羣臣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錄三十二年奉宗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登宗感此文乃詔

梁松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致
堂胡氏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九家於龍神之理
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斷讖論者
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
庶乎其不謬于理矣詩書紀巡狩而祭者記所謂祭天也至於
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
於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
有天下致集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於郊與升中於
天為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禮與略
不經見者有是事乃天下國家所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
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詳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而陷

其君於過舉也

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巡狩而鄭引考經鈞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蓋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緣幸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請封禪魏徵以為不可曰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於海岱蓁莽已浸茫千里人烟尚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衰

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屢表讜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愚言亦有與人之誦乃止六年群臣復固請上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閼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何異桀紂昔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三尺土也

開元十三年有事於泰山玄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賈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品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秘為即出玉牒示百僚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事於泰山先是王欽若以城下之盟

遂寢遽上帝怏怏欽若因請封禪以誇示北邊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天瑞蓋有以人力為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之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天書之事起至是乃封泰山

高祖

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祖之前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始立高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

八蜡

周禮蜡章國祭蜡則歛禽頒擊土鼓以息老物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

臘　禮書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所致者
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山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
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神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
特先嗇也而主先嗇若神
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
井間之處也禽獸謂虎狸曰貓
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於
學黨下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
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
邓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黄衣黄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
劉同於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

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必於
南在郊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
為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
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作蚤木歸其宅皮
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為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
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天
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
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也厚矣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放民
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幸歲無饑不
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蓋先儒馬曰司嘏者謂
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
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為准
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益不得不報也曰貓虎
者謂能除鼠豕之害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為隄防之人使吾穜
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澮使吾為旱潦者也曰昆
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啻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

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

之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于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庸之賤螻蟻猶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物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後世農田之利奢於鹽井之家雖天下之用舉仰於農而農人不蒙其利前樂歲凶年多死者莫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由郵表畷之失職也郵表畷之失職則先嗇司嗇與夫農者其德不白雖南畝庸必私其私是生民之害不在鼠豕螟賊也古之一夫施一功力於田里者生蒙其利沒享其祭後世一切反此古者上農夫食九人後世農能食九口者不十一也下農夫食五人後世

其父母妻子蕃者不百一也仰觀三代里田蓋終之時其民恬
寧愉樂和睦無怨故鬼神福饗春日之薦交歸其德不爲妖厲
豈不盛矣乎

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皇二十二年更名臘曰嘉平　漢儀
曰臘亦冬之月羊祠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

魏高堂隆議以臘用日云者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辰臘火始於
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
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
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亥故土
之君以戌祖以亥臘

禮書曰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

五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
當其失先王之禮遠矣 原八十五

五祀

周令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户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秋祀門
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 白虎通曰五祀者謂門户井竈中霤
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大夫已上得祭之何
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
故春即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户而出也夏祭竈
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
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内備自守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
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

也六月亦土旺也

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行曰公厲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備照黎幻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用祭法之說而鄭卿謂五祀執薦者百

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傳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兩漢魏晉立五祀并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輟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則五

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廟無主則五祀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雷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曰國門曰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雷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蓋本鄭康成之說非正義也　岳氏曰古者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註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於民

藉田祭先農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于甸南郊冕而朱紘躬秉天子三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旬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

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旬
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
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擁
人薦鞫衣大次乃立后帥六宮夫人薦良桑于公桑蠶事既
畢后妃獻繭于王遂以賜卿三盆手遂誓之于外內命婦
命婦成祭而還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農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
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
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勉蠶事蠶事既登分繭
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
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美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建星中旦危中天子居明堂右个以定
六律六呂之數以出內風氣日夜分則同度量鈞權衡正法則
禁偽飾案芟薙以除田疇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牽牛中旦奎中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灌溉田疇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婺女中旦畢中天子乃立秋先立秋三日大
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以下親迎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虛中旦觜觿中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橈

季秋之月日在氐昏危中旦東井中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
曰收斂百物物畢入執百刑斬殺以成嚴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奎中旦柳中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
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牛中旦七星中天子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
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六物大酋
監之毋敢不敬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宗廟之事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虛中旦翼中天子乃命有司大難旁磔以
送寒氣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
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農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
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
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勉蠶事蠶事既登分繭
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
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美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建星中旦危中天子居明堂右个以定
六律六呂之數以出內風氣日夜分則同度量鈞權衡正法則
禁偽飾案芟薙以除田疇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牽牛中旦奎中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灌溉田疇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婺女中旦畢中天子乃立秋先立秋三日大
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以下親迎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虛中旦觜觿中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橈

季秋之月日在氐昏危中旦東井中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
曰收斂百物物畢入執百刑斬殺以成嚴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奎中旦柳中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
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牛中旦七星中天子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
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六物大酋
監之毋敢不敬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宗廟之事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虛中旦翼中天子乃命有司大難旁磔以
送寒氣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
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農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
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
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勉蠶事蠶事既登分繭
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
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美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建星中旦危中天子居明堂右个以定
六律六呂之數以出內風氣日夜分則同度量鈞權衡正法則
禁偽飾案芟薙以除田疇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牽牛中旦奎中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灌溉田疇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婺女中旦畢中天子乃立秋先立秋三日大
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以下親迎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虛中旦觜觿中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橈

季秋之月日在氐昏危中旦東井中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
曰收斂百物物畢入執百刑斬殺以成嚴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奎中旦柳中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
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牛中旦七星中天子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
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六物大酋
監之毋敢不敬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宗廟之事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虛中旦翼中天子乃命有司大難旁磔以
送寒氣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
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農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保之屬御間舂糜以送之命曰勉種黍稷毋有失時
其有失時行罪無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
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勉蠶事蠶事既登分繭
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
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美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建星中旦危中天子居明堂右个以定
六律六呂之數以出內風氣日夜分則同度量鈞權衡正法則
禁偽飾案芟薙以除田疇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牽牛中旦奎中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灌溉田疇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婺女中旦畢中天子乃立秋先立秋三日大
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以下親迎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虛中旦觜觿中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橈

季秋之月日在氐昏危中旦東井中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
曰收斂百物物畢入執百刑斬殺以成嚴威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奎中旦柳中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
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牛中旦七星中天子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
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六物大酋
監之毋敢不敬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宗廟之事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虛中旦翼中天子乃命有司大難旁磔以
送寒氣

何以來福用民王弗豫

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

景泰始東耕於籍田宮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賜三輔二

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敎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敎皆以

給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躬耕藉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藉止

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

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

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

惠帝後禮廢矣

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藉於千畝之前 初議藉田

方面所在孔熲建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今於城東不合古禮
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農夫所以順春氣故知合在東郊議遂
在東矣又要言聆載黛耜者所以順春氣故知合在東郊議遂
定

高宗乾封二年行籍田禮帝閱素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
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宋神宗元豐二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語王耕一墢庶
人終於千畝廩於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
久廢不設凡祭祀所用皆當時非所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
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令一員徒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於東
南築帝耤田壝壝參嚴規地為田以敬率之知田事者刺為籍田

禮先蠶獻而後進御遂者為公桑蠶室
　　親蠶祭先蠶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伐有三灵桑擴而
外閉之后始蠶親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及大昕之朝君皮
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
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乃脩蠶器
　　禁原蠶
漢制皇后蠶於東郊
晉太康六年蠶於西郊

宋孝武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西蠶設先蠶壇又立蠶觀
唐太宗貞觀九年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蠶
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祀先蠶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原八十七

祈禳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
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
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國有大故
天哉彌祀社稷禱祠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凡禬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
儺以索室毆疫
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
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漢制雒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
常祀以攘災蕭用三代葬黃桃茢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
戶飾以儺止惡氣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
四帝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
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

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原小十八

告祭

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禹受舜禪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湯既勝夏命告于上天神后

武王克殷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視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爨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

特為禱而已也　按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祀其名山大川而諱武之祭祇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

禮矣原八
十七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山川徧群神群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祠至

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谷永有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善夫厥咒

[illegible]征人北逐而[illegible]
[illegible]谷林谷[illegible]
[illegible]經[illegible]
[illegible]谷林谷[illegible]
[illegible]谷林谷[illegible]
[illegible]谷林谷

文獻通考詳節卷十三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宋都陽馬貴與先生著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閎謂之門

周制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朱子曰凡廟主皆太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高祖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祭之位

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無禘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福乃止去墠為鬼　晉張融許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依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廣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

書禮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掌姜嫄之宮則廣廟
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
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
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
文武漢之孝文孝武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
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
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
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之內是應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
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
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廟親之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

哉王舜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蕭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于二昭二穆之外而有僖公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漢孝秦敞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

主上意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
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
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
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更歷魏晉下及
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
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
見其為七廟之尊而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
廟之主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　又曰韋玄成
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其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
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高祖之廟而附其主於左
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

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廟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君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廟之神也原九十一

漢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四年以叔孫通言乃詔有司立原廟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為原廟其言欲益廣太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尊而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

景帝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下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制曰可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元帝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丞相韋玄成等議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　又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遷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

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者總
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
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
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
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
廟世世不毀承後嗣盡者宜毀
德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
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為

後又議王者祖有功而宗有

寢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議者又以為法
寢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
非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
諸寢園月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

哀帝即位孔光何武等議迭毀之制彭宣等以孝武廟親盡宜
毀於是劉歆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
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
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
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繼祖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傳矣以七廟言之考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奉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

帝初平中董卓秉亂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遷
而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二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
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
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
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
至董卓而後定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　又按蔡邕
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
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
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
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
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

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矣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和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閒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閒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遑遑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嘗言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唐中宗神龍元年東都太廟祫六室以景皇帝為太祖廟祫六室

太常博士張靖等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玄王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爲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爲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先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敎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文王爲始祖不合

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為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兩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惟

林議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武德貞觀之時去帝武昭王蓋亦近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年代漫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於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是為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啟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

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
可無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高
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
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祖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
是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謚
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
九室
十原九
三

宋治平四年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太廟第
四室而僖祖皇帝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從之至熙寧
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
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殆非所

以順祖宗孝心事之如存之義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奏　德祖於太廟遷順祖神主藏於夾室　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神宗卷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亦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失禮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

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於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泰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章玄成劉歆諸人論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當中庸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果向北正位然獻懿二祖親盡已毀而禘祫皆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親盡已毀而禘祫

則合祭故當時[illegible]請景帝祫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
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獻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
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
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
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
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
祖本無功德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大宗也今僖祖為
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籍曰以二
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
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
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

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劃殷契周稷之定於右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莫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於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稽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嘉靖二年詔增太廟為九室復冀祖宣祖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冀宣四祖神

主藏令禮官稽獻　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
郊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
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
韓絳韋辨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
年夏禘於太廟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
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
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
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并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
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諸儒
如樓鑰陳傅良韋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又奏請立僖祖別廟
以順懿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詴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大略

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當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然以為藝祖當居之熙寧以来議者不一矣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韓持國蘇子容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

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
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
之當時則未可盖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
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
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
爲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議欲祧
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
七廟之數然不知盡親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
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
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

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并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

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肅宗創業以來及八世十二廟則
穆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
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弅王晉等所言乃至當之論也晦翁
猶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
而不達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
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有二一則太祖之議
難決一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矣
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
於晦菴之說既為之圖覽者一見可決矣大略謂太
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

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之後其新陵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祖孫皆穆也既創州六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又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必繼世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

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子廑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

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穆王而為昭是也
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厯王
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厯之昭
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
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
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
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
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
此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
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

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予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具繼世祔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

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菴之說外為都宮內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開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昭之位而昭之位半開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遞遷者既未可祧遷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改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頗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異室共為一

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又曰虞夏商周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以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祀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葉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舉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

寔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以后稷配天之禮以祀文王
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剏爲
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
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暇
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
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
祖止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
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
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
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
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剏業之祖上擬文王

鄭祀明堂俱以配侑而止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原九原四

后妃廟

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氏註先妣姜嫄也

漢高祖即位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元帝永光五年韋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薄太后孝昭趙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南燕慕容垂追尊母簡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簡后

配享太祖博士董謐劉祥議以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
陵姜嫄明聖王之道至公為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
段后以蘭氏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廢社稷追廢之尊昭
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毋以
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
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
則成風終不能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
渾氏雖得罪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
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唐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別立廟
開元四年昭成皇后祔太廟初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

欲祔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奏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晉代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宣宗母孝明太皇太后鄭氏敬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文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三后之祔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

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二年一禘五年一祫皆
於本廟行事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
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
也二帝已祔太廟二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
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
於太廟乖戾之甚按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
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
昭德之比昭成肅明崩膺宗在位元獻崩玄宗在位昭德崩肅
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本當為太廟合食之
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
廟有本室即當遷祔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獻二太

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
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
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太中元年
作神主立別廟神主亦題為太后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
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
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太皇太后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祔祭
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祔祫於太廟儀註云內
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
祔祫祔享於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
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
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於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三不可也

互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

私親廟

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二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

漢哀帝建平二年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

穆儀如孝元帝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　時郎中令冷褒黃門
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
之名以冠大號宜為共皇立廟京師止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
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定陶共皇為孝道惟丞相孔光大司馬傅喜大司
空師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
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
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
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
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皇

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然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

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知諫院司馬光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識後世咎以所生父改稱伯者中書奏孝宣光武名歐陽修以為自古無皆稱父為皇考於是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司馬光又言政府之意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

憲聖謙稱引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寔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白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焉

祭祀時享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夏氏時祭之名因虞其祭貴心用昏
殷禴禘烝嘗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
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
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用日出
周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
臭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臄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
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薌合黍稷臭陽達於
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其祭貴肺用朝及闇　傳凡祭
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
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

陽生於雨露之既濡北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禘祫嘗祫烝諸侯祫禘一禘一祫是天子春禘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禘而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禘一祫而已禘一禘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禘祫諸侯言祫禘天子言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楚茨之詩始言

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於烝嘗而具祭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於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遵奠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

后則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反於室而不迎尸於是王以圭瓚酌鷄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也后乃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也王乃祖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鑾刀啟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臡而已乃取牲脾臂燔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於主主入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

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是王乃以玉爵酌獻尊中
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時堂上以夾鍾之調
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亦以玉爵獻尊醴齊
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於是王自作階而西酌
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設饌
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機於傍故云變機也設席之後
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尸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
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羊酌奠奠於饌
南所謂天子奠羣又取腸間脂焫之蕭合羶鄉燎於爐炭所謂
奠陽達於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羣將祭之時祝則詔
王拜妥尸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

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鐏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時后薦饋
食之邊又以玉爵酌象鐏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尸食訖王以
玉爵酌朝踐之獻鐏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后薦加
事之豆邊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受祝祝酌清酒以授尸
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户内尸少祭餕黍稷并假福王王乃
以出量人與贊人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象鐏之盎齊以獻尸
曰再獻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
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盎齊徧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
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獻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尸飲訖又
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
樂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即行旅

酌無算之爵旅酬既訖則尸出嗣子餕之厥明吏以一牢繹於
訪　仲春之月天子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
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
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
寢廟仲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冬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長樂陳氏曰先儒
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
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冰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薦
寢廟蓋有寢者薦寢無寢者薦廟非謂薦止於寢也　嚴陵方
氏曰既曰寢又曰廟何說也羔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
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

祀將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原
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合葬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獻可獻遂獻宗廟
諸果獻由此與
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者合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日
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皆
殿歲四祠
後魏孝文帝詔罷寒食饗　致堂胡氏曰四時之祀天子用孟
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踰乎仲季始於
晉人思介子推之焚死為之不火食而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
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魏孝文斷然革之見亦卓矣
唐玄宗時太常議加籩豆及酒爵制度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

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
害毛血之薦未有麪蘗汗尊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
物漸備作為酒醴陳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
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
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爛玄鐏犧象靡不畢登於
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
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
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鐏罍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
通於讌鄉食賓客而周公制禮感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
庾蔚之云知禮者也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

非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典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然
家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遺儀酌時
享禮饌畢陳因周制也而去其式存焉園寢上食時籩豆設進
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
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
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祭如神在無或簡
怠增昷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祀典有所遺略皆詳稽
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腯盡在是矣
必加於邊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玄酒盛於
瓠甒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制而盛於
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本有薦時鮮而進用古制者

若質而合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之物品
器諸清廟有虞殷之名近於侈又據漢書藝文志載宋太常所
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
請恐未可行又每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
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故而非福是有司之失其傳也
固可隨文釐正無待議而後革

天實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品為貴自禮經廢替之
儀蓋昔賢之尚質甘音之品亦孝子之流況切因心方資嚴
恪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二牙盤仍令所司務令豐

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詣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孰事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享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

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籩豆問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命撤

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

元豐禮官言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饋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不本先王之經訓有司奉行充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於太廟良為濶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金次之玉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原九十八

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隳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宋因其

則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南郊壇行
九室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
之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洋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
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
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祼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
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事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
而告廟則有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
兩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
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親受內禪
轉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

自說曰易月之制既定諒陰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謙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享既不能頻舉則合祭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葬之祭乃二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為將有事於上帝而告白本非宗廟之大祭則有司攝事足矣原九十九

禘祫

方氏曰愚聞之師曰祫祭有二嘗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並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

大漢儒乃混禘祫而並言之馬融謂歲祫又壇墠禘及郊

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朱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太于王
季以上遷主祭於右穆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
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
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祫之歲月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為
按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
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大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
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
於禘祭乎何與為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為徐
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二十月而祫二十月而禘原其所
以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為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
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

而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之一祧之分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享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黃氏曰周禮司尊彝有追享朝享之文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

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不兼群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殷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来年春禘於群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　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

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為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

楊氏曰自漢以来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為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夫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群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

公二年僖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為魯禮夫祫為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僖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於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鄭康成不能推尋本源辨禘祫二禮之異乃反取春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安得禘祫皆為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且多為說以文之

鄭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是始讀之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禘一祫之說出於春秋魯禮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而牽合影射強以為有以明僖之禘前有祫文之祫後有禘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為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之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證此其妄二也文公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

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也鄭氏乃引之以為
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
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為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
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羣廟果何所據乎強添此
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捲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
儒者知其不可則為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
年其為說信巧矣而惜其似是而非此其妄四也鄭氏以無為
有駕虛為實而諸儒靡然從之王肅最為不信鄭氏亦以禘為
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說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紊
亡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乃欲尋流逐末辨禘祫之名之

同馬融謂禘大祫小鄭玄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汨經尤甚故曰混禘祫為一事其失一也

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此

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道

祫是也原一百　按爾雅以禘為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後之徑者以禘為祭中之至大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帝其意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為并祀群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後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

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未以為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不知祫亦大祭而亦有大祫時祫之分則禘何害其為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為配天以禘為合祀群祖以禘為非時享蓋皆本於欲推尊禘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也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廟制韋玄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壞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奏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鄉子為穆北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先儒林氏斯典久廢謂可如禮施行 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立此說據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其說久

三年此說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光武深信之當時國
家大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通行之康成蓋以漢
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詹宗崩裴耀卿等以為一帝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十六帝至二十七年禘祫並仕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帝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為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帝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

君於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王制乃
漢儒剌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舛駁者多矣非孔氏所傳也
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
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
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
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
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
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曰春祠夏禘又曰天子祫禘
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
嘗其言前雜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為之說春祠夏禘
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

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祫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不通禘義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此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啟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畔其說不通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擇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朱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千百年紛紛之議可以一言而決矣

德宗貞元七年敕議獻懿二廟神主四門博士韓愈議曰今新

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
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
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
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一曰獻懿廟主
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按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
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不可施行國家德厚流光創
立九廟以周禮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
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
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慮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

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祫祫也合食則祫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所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立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孱聖不先父食蓋言

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宋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

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
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
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
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
司之失也請令十八月而禘祫幾舉禮不繁
事神不瀆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
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乃詔罷禘
享　楊氏曰或謂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
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
系相承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

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一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若干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一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始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意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以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次第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參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

此條自上卷移入

高宗紹興二年吏部侍郎兼請正太祖東向之位以仰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
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
之緒即其功德所起有同乎周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績無
異乎漢之高帝是宜郊祀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居東嚮
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
享用魏晉故事虛東嚮之位至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
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嚮用昭統緒當時廷臣僉謂自古必受
命之祖乃居東嚮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
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當時大臣和止列昭穆而虛東嚮蓋終
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今協神經暨燕寧之初僖祖以世
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援請遷于
安石用事喬其應說乃許

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奎居東鄉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辯至元祐之初翼祖既祧至於崇寧宣祖當祧而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而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憾焉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頒垂萬世之宏規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勳業爲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私有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寔創基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祧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蔡京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

議其不當立而立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
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
稽尊者太祖而已伏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迭毀之禮
正太祖東嚮之位議止不果行
孝宗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嚮之位吏部侍郎趙汝愚申言謹按
六經典禮三代制度當以藝祖為受命之祖三年一祫奉藝祖
正東嚮之位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
若漢之高祖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其
僖順冀宣追崇之祖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所或酌
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或用王
普議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或用朱震議祔藏太廟西夾室大祫

之歲就行享禮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
光宗紹熙五年閏十月詔別建廟遷徽順翼宣四祖神主太廟
以太祖正東嚮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
逐幄行禮原一
百二

功臣配享

書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
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
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
之
漢制祭功臣於庭牛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

魏高堂隆議曰功臣配享於先王像生時待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惟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令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

唐太宗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又令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

宋神宗元豐時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原一百三

諸侯宗廟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一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後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為王無所改易

唐制二品二品四廟貞觀中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
四時烝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
愧其心
元和中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
主廟有二夫人疑於祔配請禮院詳定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
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
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
司馬溫公作文潞公先廟碑記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
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
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
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

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
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
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未遑禮頒教修廟制遂絶宋興承
亂蘇疲久而未遑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
傍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詔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
下有司莫之舉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
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平章事以
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泰酌以聞
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達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
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詖以為辭無肯倡衆為之者獨平章事
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

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牲展饌視滌濯在中門之右省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始舉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春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配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 原一百四

夫士廟廟

王制天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按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愚嘗考之禮經泰以諸儒註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為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為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註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亦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

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註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爲王少子始封既爲諸侯可立五廟矣然其考則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皆天子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侯五世之後而鄭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桓公之別子既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祖則惠公曾祖則孝公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侯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而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

至於士庶人則古者但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為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為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

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
蓋已雖狥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遷主官師
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
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
主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嶋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
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誖也乃執大夫三廟遷士二廟之制而
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
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
膠於一說也原百五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三

考十三

總錄一

臣謹案今故曰故今猶今是也宋祁曰按漢書作猶今是也不參以祖及不參以祖之法猶于大小制之制三王遞相因也故曰

DS
735
.A2
M31
v.4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王禮考

[illegible]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
[illegible]要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婚喪祭鄉相
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
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
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
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婚喪祭是也凡若是者
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録而通乎古今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
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國簿

及此禮之國恤喪冠吉凶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菴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

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
夫揖士旁三揖各就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
而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
大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
朝君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
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
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
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辯
志而敵謀　通典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
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皋
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

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府衙之屬應門內曰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燕朝者路寢之朝群公位

禮書曰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內朝司士掌之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又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繹服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

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所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大夫退然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

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初帝悪之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酔或妄呼拔劒擊柱叔孫通請徴魯諸生與秦儀雜

就之於是為綿蕞野外習之以十月長樂宮成行之竟朝賀酒無敢譁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唐舊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户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蕃夷朝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與供奉官獻壽殿上皆呼萬歲冬至亦然（原百六）

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朝廷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思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

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朝望
鴈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
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
殿而御紫宸亦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
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
自乾符以後國禮廢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
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晉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
前殿猶請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
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
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其皆不能正也琪
又建言入閤有侍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

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
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奏轉對　石林葉氏曰唐以
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
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
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內朝在
路門外以見群臣或謂之路朝燕朝在路門內以聽政猶今之
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
會殿為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亦宜有後殿則萬
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
紫宸乃前後殿方盛時宣政常朝日見羣臣過朔望陵寢薦食
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閤寧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躡之

入謂之燕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
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夏日常朝御
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為盛禮亦
謂之入閤誤矣　又曰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燕仗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
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候朝於正衙者
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羣入閤禮之後
百官復有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
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因李琪言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
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閤訖宋朝
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

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
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
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禮原一百七
慶曆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張載程顥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
因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況往復待報必
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或致沮格請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
有急奏即許越次登對庶幾遇事入告毋慮失時詔依所請
宣和四年臣僚言祖宗舊制有五日一轉對者今惟月朔行之
有許朝官轉對者今惟待制以上預焉比年以來緣明堂行視
朝之禮歲不過一再而已則是畢歲而論思者無幾矣請遇不
視朝即令具章投進以備乙夜之觀從之原一百八

巡狩

唐虞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五月巡狩至南岳八月巡狩至西岳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如岱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夏后氏因之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凡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典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命與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官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須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削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絀爵變禮易樂者

為不從束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
人者加地進律既熟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
漢章帝元和元年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命司
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遺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賜鮮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壯巡狩告郡太守相曰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教考同度禮樂有缺知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紫
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
盛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
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
防詢訪耆老咸曰從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
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迹滂流至於海表不竟堂
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令肥田尚多未有

聖闕其惡以賦貧民給與粮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率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又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天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二月北巡而崔靈恩以為一年巡一岳虞五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何所據耶

又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而少總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遨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岳為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

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迹而幾以喪邦秦始王隋煬帝慕
望狹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禍子烈萬騎無歲不出遊
方下四無地不到至於民怨而起禍作而身喪
所以名亡者固非一端然未應如是之促也原一百九

田獵

周制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被表舍遂以苗仲秋治兵遂
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
者取左耳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奄群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設罟罻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羅艸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
不覆巢

傳曰已有二牲必由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
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
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驅出田獵害色祭取
無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於中者雖不能中不服何以也所貴讓讓之取而賤爭爭之取也鄉之

取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　春曰蒐夏
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大禽不
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
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
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
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孟獸不攫鷙
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
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
萬民也去禽獸害稼豬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
知也
漢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司馬相如上疏諫略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狡獸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大校獵宿賁陽宮賜從官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奏賦

蘆簿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

土桑柘之地女有餘蠶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
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
爵棲其林昔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艸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
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
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
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駭婆淼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
田車戎馬器械儲衍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
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
賦以風

唐玄宗開元三年大蒐于鳳泉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為乾豆賓客庖厨亦將以閱兵誨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田獵時人皆衛校有若闐而無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濱者異於是六飛驅騁萬騎騰躍衝鬬豪龍越蘄險麾棒棨紅塵坌空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族繽紛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卑亂里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陳篤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誠宜後何以當之哉

宋太宗雍熙二年詔田三田之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

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薦其以
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於令 原一百廿

君臣冠冕服章

上古衣毛冒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造旒冕
如用布帛唐虞以上冠布無緌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
乃纊示不聽讒言也

與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
三王共皮弁素積 按周制前冠冕衣裳之制其詳不可得聞
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黼黻記言冠制耳然冠之制有三曰冕

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亦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冕也弁與冠自天子至於士皆得服之冕始於黃帝有虞氏以為祭服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為祭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尊卑始分矣然弁有二曰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制最古曰爵弁則其制下員止方如冕而無旒古者雖冠亦服也大夫則服冕矣士冠禮三加始緇布冠次以弁次爵弁皆士服也大夫則服冕矣士之冠亦服也古者雖重冠禮而於服章之際視之彌重故雖天子之元子始冠周冕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其嚴如此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亦
如之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
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旬朝則皮弁服視朝則皮弁服公之服自衮冕而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
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有司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
二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瑲玉三采其餘如王之
車蘧旂皆就王瑱玉笄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卒食
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禰皇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朝　陳氏曰韋弁冠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
為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青組纓皮
弁素韠爵弁纁韠緇帶朱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為紘青者
少陽之色諸侯以為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為紘卿大夫冕弁
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為濫鄭氏為大
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　又曰璜以充耳紞以垂璜王
之玉冕皆玉璜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

韠蕤則璜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玄耳琇瑩繅之說
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璜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璜
用白纊即詩所謂玄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韍纊即時所謂玄耳
以黃者也毛氏以玄耳以青為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為人君之服其說是也　先儒疑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遂謂大裘衮衣二服而同冕然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陳祥道以為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之服亦龍衮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衮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衮冕之前非謂衮冕之上復有大裘之服也蓋大裘衮衣未可分而為二服而服與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　禮書曰古

者端衣或施之於冠大戴記武王端冕而受丹書
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玄裳絞而乘路此施
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特牲
禮主人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委韠此施於冠者也
蓋玄端齋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
端是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
以為燕服玉藻天子齊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
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
服皆玄齋之端衣亦玄
者深衣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
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

百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擴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　按三代衣服之制其可考見者冕服

之外惟玄端深衣二者為用最廣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可服
之深衣則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蓋玄端者國家之命服也
深衣者聖賢之法服也然玄端雖曰命服而本無等級非若冕
弁之服上下截然者之比故天子服之而不卑士服之而不僭
至於深衣則裁製縫衽動合禮法故賤者可服貴者亦可服朝
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養老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
夫士服之以夕視私朝庶人服之以賓祭蓋亦未嘗有等級也
有虞氏服綏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韓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一
命縕綬幽衡再命赤韍葱衡　禮書曰韓之作
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君朱大夫素
士爵韋者祭服之韓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玄衣纁裳故朱韓

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韠士祭以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纁裳故緇裁所謂一命韠裁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韠也韠之為物以其蔽前則曰韠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緇以緇質則曰韍蘇鶚考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韍蘇鶚詩於素韠言韍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蘇鶚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齋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緇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蘇鶚者蓋兵事韋

弁服章弁服纁裳故貴者以韎韐即緼韍也
古者喪服用韠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
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韠也
荀子曰其文畢說者曰蓽白之韋是罪人有韠矣及戰國連兵
韠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
為之故字或作紱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
辟　禮書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
縫合之也天子至士帶皆合皀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
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緑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緑成於人功
終辟則所積者倫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

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燕乎下故朱裏而稱以朱緑諸侯雖體陽而不燕乎上故飾以朱緑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凡帶有率無廣功則帶繂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此所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

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
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古者貴賤皆執笏
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紳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
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令之白筆是其遺象也

禮書曰天下之事常修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
先王於是制為之笏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
觀其制以思其德也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
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
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
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天子之於天下體無

所屈故旺必方正諸侯之于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君臣故劣必前屈後屈士劣之制無所經見觀其制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原

秦滅禮樂邪社服用皆以袀玄以從晁氏前後遂延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閒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婬妾白穀之表導紈之裏縠以偏諸美者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遠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婁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雜也

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從事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等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秉也鞶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鞶非旌旗於是解去綬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綬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螭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朱紘博山黈纊充耳白玉簪導以瑇瑁為擿長尺二寸以組為纓纓從頤下繞頸後向前却繫於擿上垂餘以為飾諸侯王以金為擿公侯以銀為擿卿大夫以銅為擿其纓各如其擿之色以別尊卑其冕皆以繒為表朱裏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廣一寸半前高尺二寸後高九寸前後邃各一寸半冕旒十二就就間相去一寸半垂旒各長尺二寸天子備十二旒以采繅十二就每就貫五采玉十二以五采繩貫玉為旒公侯七旒伯子男五旒皆以朱綠藻之上公絳衣纁裳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皆以下卿大夫六冕皆玄衣黃裳六章自山龍以下華蟲以上各隨其冕之次第焉孤卿大夫爵弁純衣纁裳三章爵弁者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後邃各一寸半其色赤而微黑有似雀頭之色因名曰爵弁純衣者謂絲衣也其冠如冕而前後平制如爵頭因以名焉三章者謂裳有黻而已士緇布冠委貌玄衣纁裳一章皮弁素積白韋帶黑韠赤舄其冠六縫以象六合皮弁者以白鹿皮為之會五采玉十二以為飾其縫中紉五采玉十二以為飾其縫中紉五采玉十二以為飾其縫中紉

堂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
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
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
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繚軾之儀絶叅以胡服而冕韠
不復用尚以盃棬而簠簋不復施大抵視便利為安日趨苟簡
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可復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
創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
甚哉以北周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
者實祭喪蒸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
縑為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
唐初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裘冕者踐祚享

冕祭還將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鷩冕者祭社稷享先農之服也玄冕者祭羣小祀及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絺布冠者始冠之服也弁絰者既葬之服也武弁者諸武官征行之服也皮弁者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平巾幘者乘馬之服也白帢者臨喪之服也

唐禮疏請罷之詔可

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疏請罷之詔可

按袴褶魏晉以來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至隋煬帝巡遊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褶袴軍旅間不便

遂令改服戎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袴褶又似是褒衣長裾非
鞍馬之服也唐時以袴褶為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勅百官朝
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蓋以為六品以下之
通服　又按紫緋綠青為命服倣於隋煬帝巡游之時而其制
定於唐此史傳所紀也然夏侯勝謂士若明經取青紫如拾地
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則漢時青紫亦貴官之服西京服章
之制無所考史言郊社祭服承秦制用袀玄東漢則百官之服
皆袀玄不聞以青紫如淳注雖有五時服至朝皆服皂衣皂衣
即玄服也豈服章雖用袀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
徹賤者所可服歟
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

品以金飾袋後改佩魚為龜中宗龍龜袋復給魚
程氏演繁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燕私着白高帽士庶以烏
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
出望駕有着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
白也　又曰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
開元初勅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宋朝親王皆服玉
太子在上省幅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白帢通為憂弔
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時常着白接䍦南齊垣崇祖守壽
春着白紗幅肩輿上城蓋古未有以白色為忌也唐六典天子
服有白紗幅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
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多
以烏紗代之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
出望駕有着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
白也　又曰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
開元初勅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宋朝親王皆服玉

元豐中飾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遂為親王故
宋仁宗時下詔禁約塗銷黃金為衣服器物飾嘉祐末詔禁天
下衣黑紫
英宗治平二年詔衮服如景祐三年制悉去繪畫龍鱗紫雲白
鶴暨金絲龍除下裳繡外衮服並繪而不繡　知太常禮院李
育奏言切以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衮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
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之以紘
綖等瑱之飾衮則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
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龍錦犀寶
之屑雲物之飾何則鶡羽蟲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鈿非至尊

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尚被
袞義瑞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袞之廢顓用袞冕古朴稍去而
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
周袞冕之制不宜以珍惟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翠
翁後事實論之詳矣一定為聖朝道哉原一百
十二

后妃命婦朝會服章

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
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褖衣展衣緣衣袆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
外內命婦之服褖衣展衣緣衣揄狄再命褕衣一命禒衣士緣
玉藻王后褖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褕衣一命禒衣士緣

衣　禮書曰王之服褘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褘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與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圭璧符節璽印

虞書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程氏演繁露曰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琱圭者天子與諸侯為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舜典之謂輯五瑞即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而上之天子也班瑞於羣后即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　按天子所佩曰璽臣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九重號令不能達之

四海無印章則有司文移不能行之所屬此後世之事也三代以前惟圭璧與符節而已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

周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順聘珠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瑑璋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

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則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禮書曰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王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符節璽節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瑞之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春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

人而出司馬牛致邑與圭而造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得藍田白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舊儀璽皆玉螭虎鈕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國用之報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　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奉符璽降

其璽乃始皇藍田玉璽帝即位因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
璽在六璽之外
漢諸侯王金璽盭綬徹侯金印紫綬次銀印青綬次銅印黑綬
次銅印黃綬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宋因唐制諸司皆用銅印
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
兵符下鑄虎豹為餘而中分之右留京師左付總管鈐轄州軍
事宮高者掌之　建炎三年鑄三省樞密院銀印五月改鑄虎
符頒降又製金字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原一百
五十
乘輿車旗圖簿后妃公卿以下附

昔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或云祇車也及五龍氏
亓以治古史考云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駟車
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
黃帝振兵教能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鹿
有虞氏因彤車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因鉤車
而制大輅周因殷車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為王之五路一曰
玉路錫樊纓十有二就以祀金路鉤樊纓九
就建大旂以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
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
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禮書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
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品矣車之制象天以為蓋象地以為輿

象斗以爲杠轂象二十八宿而後戶前軌而後較下軸而銜以轄對人者謂之輢如舟者謂之輖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輖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輻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輢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車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侳輪者有反輮者有反輮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輜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駕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

以為之文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
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
羽為旌道車載旌廣車載旞
禮書曰釋名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
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大麾以田大帛以即戎鞶旌龍旃
鳥隼龜蛇全羽析羽則其制有自矣司常曰日月交龍熊虎
之旗經傳凡言旗旗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
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
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為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旂亦謂之旌樂
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是也覲禮曰天子載大旂

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爲旂又曰諸侯建旂則天子諸侯之旂
龍章一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
上文先儒謂諸侯盡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上復然商頌曰
龍旂十乘則商不聞其以虎也天子之旂亦升龍降龍不象其
升朝下復也
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爲飾謂金根車
而爲帝軫黑旗皂旂必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
僕御大將軍驂乘　石林葉氏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
斷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
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故曰鹵簿

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
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俗名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有
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鮮根車一名乏車耕藉田乘之又有
蹋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乘之結車名曰王孫車天子孫乘之以
從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余鑾方鉞繁纓重轂副

唐初天子之車曰玉輅祭祀還納后所乘也金輅享射祀還飲至
所乘也象路行道所乘也革路臨兵巡狩所乘也木路蒐田所
乘也耕根車耕藉所乘也安車臨幸所乘也四望車者拜陵臨
弔所乘也又有偏車十乘曰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
辟惡車皮軒車羊車與耕根四望安車為十乘行幸陳於鹵簿

凡今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太宗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為二乘又有七輦大駕鹵簿先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漢鹵簿宋元豐初禮文所言古者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後周前驅有鳳皇闟戟未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闟戟皆亦古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又立尺輿皆天下豪俊此漢用古制也周問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俊此漢用古制也周官有太僕齊僕道僕所以御車至秦其乘則其禮蓋亡故道德之車有齊右道右武車有戎右皆士大夫為之國朝之制乘有太僕而無秦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其後詔增制五輅秦乘五輅建太常旗象輅建太赤革輅建太白木

建太廟諸路一副各次正輅仍有闌戟焉原一百七

中車王后之[illegible]車組輓有晏羽蓋

總皆有容蓋[illegible]

漢制皇后駕輅青羽蓋黑駕四[illegible]馬加九旒

後漢制公卿漆安車朱斑輪

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一[illegible]石六百石未左轓

右制皇太子妃親王文武職事官四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并

長安縣令內命婦有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喪葬得給鹵簿

中宗時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着衣冠乘馬左庶

子劉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

五在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顧延年罷官乘馬出入

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乘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
冊命士庶親迎盛服冠履乘輅車宜也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
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
而韝跣而鞍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太子從之因著為
令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百官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原一百十九

國恤

虞舜攝政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殷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高宗王宅憂亮陰三祀

周武王崩成王幼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以見諸侯祝雍作頌

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廟以見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衰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三年之喪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曰然則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康王既以喪

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昭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陰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即位之禮不復行大斂於兩楹之奠不復設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

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漢文帝遺詔曰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縗七日釋服霸陵山陵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公非劉氏曰孝文

朝此喪服斷自已喪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至發引下棺乃除今按羣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脩漢制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葬之日皆大縗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然遺詔所論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大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也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

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八月帝將謁崇陽陵議以衰絰從行群臣諫乃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情服實行養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戊辰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歲念幽冥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沉痛況當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未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後魏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三日中部曹楊椿諫帝為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上表請時定兆庶庶飲漠鼓故事既葬公除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精

所未忍及既葬王公固請公除不聽高閭曰陛下不除服於上臣等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惟望至期雖不盡禮情結羞申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國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帝曰若能必道盡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罷出

後周武帝母吐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及葬帝扶
跣之陵所拍曰二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免
麻之禮率遵古典以日易月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
周主不許率由二年之制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
斷然行二年者惟魏孝文高祖可謂難矣然春秋之
義責備賢者而武說為衰斬之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誠為賢行然推明通
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
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治興師伐鄴此皆禮所不得為
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原一百二十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等

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國恤一篇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永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哀麻哭泣則頗詳焉

宋乾興元年真宗崩仁宗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徽宗崩於五國城凶問至上成服几筵殿知郤州胡寅上疏曰夫行太上皇帝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不共戴天之讎也考之於禮雖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無

睹某月某日聖音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祖宗
禮言之猶須大行遺詔然後遵承今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
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久
所不堪疾病醫藥必無供億崩祔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
棺卜兆知在何所設或凌陵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
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偃豐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
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斬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
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也

淳熙十四年八月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
尋諭宰執朕當衰絰三年群
從禮制上流涕不允至次年二月神主祔廟詔曰昨降旨揮欲

衰絰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候
過祠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與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
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遂服三年 原一百二十二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天下徒送詣七十
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滿之令
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
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葬
既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
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艸木以象山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

從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户
文帝治霸陵皆因山不復起墳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帝崩遺詔霸
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元帝時貢禹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
多藏金錢則物鳥獸魚鱉生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
之又皆以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
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悉有所言群臣亦隨
故事甚可痛也惟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
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光禄大夫劉
向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

嗟乎以壯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樓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

孔子孤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遭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傳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丞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廬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莫五王皆大作邱壟多其產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魚膏為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鳥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
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匠作者機臧既畢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
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
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
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
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壟彌高宮室愈
廣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
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
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

上稱寢殿

世祖初作壽陵實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尊精於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禮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於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寢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止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

甚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後太后崩帝思慕無已十七年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齎歷明旦日吉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聞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魏文帝黃初二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吾即位為楩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

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家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有知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惡俗所為也季孫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矣君子謂華元樂正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宜思仲尼邱明釋之之言墓則忌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邱明釋之之言墓

準元樂呂明帝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漢代禍由乎厚葬封樹森霍為戒不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令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省

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晉王導以元帝睦同布衣能權君臣

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此詔百官拜陵自此始

北齊高澄虐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頭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盜石取金而逃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覩見又省子孫經營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嵕山孤聳迥絶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嵕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梓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葬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甚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以祕器有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兩列若

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祔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衛家所忌且乞關石門冶金鋼隙非故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祔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中宗不納

代宗葬元陵發引時帝見輀軿車不當駔道移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後周太祖葬嵩陵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秦十八陵

無不發掘者此無他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謾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薄葬汝或違吾吾不福汝 原二百二十五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樂考

序曰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朝廷事無大

遂花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鼓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興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於女直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夫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弛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竇萬寶常之議及樂成竇常聽之泫然曰樂敝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喧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

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聲於
毀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
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
考第十五首序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
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名狀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
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

歷代沿革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
池少昊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唐堯作大章虞舜作
大韶夏禹作大夏商湯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成王時周公作
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鼓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來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

高故房中樂楚聲也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

殆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文始舞者本舜招舞高祖更名五行舞者本周舞秦更名也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邱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上下公卿議郊祀樂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命樂府

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篌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
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
雅聲也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原禹稷始
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
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吕
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
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皆以鄭聲施於朝廷

者除奏別屬他官　時鄭譯貴幸尤甚黃門名倡兩疆善武之人
順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
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妾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罷之然
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者以相奬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明帝永平三年用博士曹充言采尚書璇璣鈐改大樂官曰大
予樂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
頌雅樂辟雍享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
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使創定雅樂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能曉
知先代諸舞變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始設軒懸鐘磬鎗

復先代古樂自爰始也黃初中有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舊
被寵惟夔好古存正　初漢
思悲笳艾如張上之曲雍雖戴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
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翠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
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
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
晉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鐃歌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
德代魏

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鼖鼓軍事說者云垂尤氏帥魑魅與
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後魏武北征烏丸越
沙漠加軍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胡角者以應胡笳

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
[illegible]京惟待詔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
[illegible]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
角黃鵠龍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想行人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習壯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鶴曲及
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歌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
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北魏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
雜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鼓樂音
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教曲多亡　初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
春悉收其鼓伎殿庭享宴奏之自宣武以後始愛胡鼓洎於遷
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笳胡鼓銅跋打沙羅胡舞鏗鏘鐘鎝
洪心骸耳其鼓大抵初緩漸速聞其鼓者莫不奢淫
浮競舉止輕躁或踊或跳作動作息蹻脚彈指撼頭奚目非惟
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鬱帽潤帶小鞾自號驚緊爭

又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躁競豈惟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篇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来自雲朔未移其俗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太武平諸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殷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長孫承業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鐘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準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載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

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後主惟賞胡戎樂既愛無已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
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
樂器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
兒聞官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
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隋開皇時製新樂既成萬寶帝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
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至大業末卒驗及煬
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歎欷流涕謂其
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

以知之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羌胡之伎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孝孫為旋宮之法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曰豫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開元中又造三和曰被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文收新樂既成太宗謂侍臣曰古人沿情制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帝曰夫樂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之悲今

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進曰
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唐之自製樂人二十八隊曰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七德舞者本
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時命劉
即位宴會必奏之曰創業之被於
樂章示不忘本也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
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歡甚
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象
文德上元舞則高宗所作也
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地變為池及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
壽樂小破陣樂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

宮上坐奏謂之坐部伎時民間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銑鈸鐘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出於胡中其鼓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鼛淡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更置小部音聲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會南方進荔枝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帝嘗言羯鼓八

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餘蕤賓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禄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

蕃

宋樂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樂章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長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祖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後改文舞為天下大定之舞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

大樂由建隆迄崇寧亂亡改作始太祖以雅樂散高梁論中和
乃詔和峴以王朴律准較西京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
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
久不諧復以朴准考正時李照謂朴唯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
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
中金為鐘圖二辰五聖為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製
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
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鐘散
奔騰振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阮
逸樂神宗御歷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
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湯

公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稱二米真黍以律生尺
改修鍾量廢四清蔽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
中有楊傑劉凡樂范鎮以為蔽禮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
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奈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
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為出鎮一家之樂卒置不用徽宗
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
以身為度之說請帝二指為黃鍾之律度鑄帝為景鍾謂之雅
樂賜名曰大晟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右四朝史志序
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略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
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棄舊
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嘗試論之

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韵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憒不復覺方

且自詭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足
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葉之萬一也哉
宋宗時姜夔進大樂議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
鐘景鐘有特磬系磬編磬二鐘三磬未必相應堉有大小簫篪
篷有長短笙竽之管有脩薄未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
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
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
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
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音黃鐘奏而殽或林鍾林鍾奏而
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
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

改絃誤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甘之聲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
敔徵常見敔於鍾磬簫鼓之敔匏竹土敔長金石常不能以相
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
等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古籍擊鍾磬者
不知敔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
迭奏則發敔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
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
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敔衰火敔
盛則可坐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宴徵之子當以
婦助夫子助母而後敔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
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兆而自至災害不被而自消聖主方宜

詩禮郊見頌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
五音變均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上者教以金石絲
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戚擊干羽四金之事雖古樂未易
遽復而道德和志樂典實在茲舉原一百
三十

律呂制度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
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
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
器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
漢文帝令丞相張蒼定律歷
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敬

云望敵知吉凶聞敵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
聽音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
自然何足惟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試問房樂
府房對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
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
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
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
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
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叙氣之
元五音之正也故冬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

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又言竹聲不可以詩度故依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　朱子語録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七律自爲一均其叅叅自相諧應古人合叅先吹律衆叅皆合律方可用京房始有律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

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義和劉歆典領之一曰備數二曰和叅三曰嘉量四曰權衡叅伍以變錯

綜其數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穀者宮商角徵羽也五穀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律十有二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

并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衡平也
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凡
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
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
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晉武帝時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轂樂多不諧合乃
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
四分因造十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自謂宮商克諧然
論者謂勗為暗斛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譏勗
新律轂高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為異已出咸為始平相
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

二采於此伏戲之妙

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爲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於南事

乃因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

梁武帝素善鍾律自制定禮樂立為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徹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以通激轉推以氣無差違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考古鍾玉律并用

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均莫不和韵
杜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
雲色常與人對語指天曰孟春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
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
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隋萬寶常妙達鍾律倫工人奏文帝召問鄭譯所論七聲之說
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因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遂
造諸樂器其教率下於鄭譯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
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
終於千八百教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教雅淡不為時所好焉
顏師古初漢文改善音律常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盡詳悉乃取

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施管之義太宗令與祖孝孫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啞者皆譬徽時人咸伏其妙復鑄銅律三百六十皆藏於太樂署　總章中渥州得玉磬以獻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

周世宗顯德六年王朴上疏曰臣聞樂作於人心成敗於物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都爲樂之端也半之清散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

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與工不存一黃巢之餘工器俱盡梁唐晉漢享國不遠未暇禮樂陛下臨視樂懸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至吹用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十二敲中旋用七敲為均為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敲歸宮本音之律七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二十四調歌奏之曲由

之出焉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律
度權衡並上進

太祖以雅樂殽高詔有司重加考正判太常寺和峴言古聖
王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韻之
彩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為準的後代試之
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
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作樂殽高蓋由
於此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
殽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土黨羊頭山秬黍尺校律
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詳考

得失度等言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度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權衡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漢制有銖兩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累數之制參伍無和叅審度嘉量稱衡之法爲近遠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寔龠自庾本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遠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寔龠自庾本法保信今尺以圓黍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謂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景四曰金錯望臯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

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切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代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漢錢而已周之國法壁戴嚮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盡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與修金石七十年間舊之郊廟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舊可也乃詔罷議

宋新田況為益州進士房庶號音上其樂書補七三卷獻之

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分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
脫之起積一千二百分之廣度之九十分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製律
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黍矣漢志云一為一分者蓋九十
分之一後儒誤以十黍為
二百實管中容黍蓋得九十分
定矣崔秘閣范鎮是之元祐初鎮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楊傑
言按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
說以為必得秠然後制律未
之前聞也鎮所造銅斛在上斗
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
志量嘉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覆中黃鍾

解亦中黃鍾之宮臣叩鎮所造銅量其數不與黃鍾合則非漢
制也黃帝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呂此造律之
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乃有用黍之制鎮意世無真黍乃用
太府尺為樂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其可用
乎鎮樂律卒不行

徽宗崇寧中方士鄒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
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左手第四指三節三寸謂
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
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
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
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度量權衡

皆自是出而合矣又言有太聲有少聲有太者清濁萬也天道也
少者濁昏陰也地道也中叅人道也請用帝中指第四指第五
指各三節為法一代樂從之
按古人言律為度量衡皆出焉度有長短量有小大
衡有輕重雖有志智知之手律之於叅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
雖賢哲不能遽曉故以古人之中議律為最難是以古人之於律
或求之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金石編鍾編磬
鑄鍾簴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
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也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
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累黍之法漢制特
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

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庶說以為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二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則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因漢志之說以一黍為一分則是

十黍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一也今庶既盡闊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將以何為分乎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為徑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而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窠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蓋古律以竹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為分度之三分為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為

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竊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朱晦菴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
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
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
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其雄
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六
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
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
候氣則埋之密室尚與地平實以葭莩灰緹素以候十有二
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

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
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
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
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
之重為十二銖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此之謂也

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
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
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

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賛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
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
入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
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楊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
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賛陽秀也六間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鄭康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鍾管圓九分
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
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
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下生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生乃一終矣　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以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十二字傳寫之誤當作九徵六商八羽五角七十字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漢志曰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毂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毂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鐘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數上宮五數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止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名元氣律者著宮數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陽太簇宣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生

一陽之一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甘
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繼繼也賓導也
物始導陰气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
受任助蕤心若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
夷伤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
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南夷則在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
射姑厥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厥已
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
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
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
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總養化柔萬物
坤長楙大於未合種剛強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者所
以合陽之施楙化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簇出於寅
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
人春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
仁其穀商也為義秋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羲氏之
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
為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荅應之道也及黃鍾

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殺應無有忽微不復與
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
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七與並也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
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
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與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
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宴也繇此之義起十
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
得一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
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又者總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
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

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宮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象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饋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大蔟皆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毅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天陰陽登降還宮列音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原一百三十二

金之屬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穀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

司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

之樂未嘗不成謂之金者以金為主故也
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
若有叡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
言之意也

雖黃帝工人垂所造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
五音　考工記鳧氏為鍾兩樂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
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國語
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伶州鳩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
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
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
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竹尚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教金石以動之
行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竹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
以民和利物倫而樂成

黃帝作五弦以正五鐘曰青鐘赤鐘黃鐘白鐘黑鐘　樂書曰
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左五鐘皆應然後少
師奏登車告出也撞雜寶右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
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鐘所以奏肆夏也雜寶所以奏采薺也出
撞陽鐘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入撞陰鐘而陽應之是止
而濟之以動樂師言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薺豈主出言之耶
禮記趨以采薺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耶大戴禮言步中

采薛趨中肆夏誤矣

書笙鏞以間詩鼓鼓維鏞註云鏞大鐘也　周禮鎛師註鎛如鐘而大韋昭杜預六小鐘　爾雅鍾中者曰剽小者曰棧　樂書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鎛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小鐘謂之鎛則鎛之為用其寔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晉時刻縣民於田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

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註云鐘磬編縣之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十六枚之數起於八音倍而設之故十六也

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樂

書曰鼓陽也金陰也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也錞之
鼓淳鑊之鼓濁鐃之鼓高鐸之鼓明淳則陰勝於陽而可以節鼓高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
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止鼓
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　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釋名鐸
度也號令之限度也舞者振之警衆以為節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於路記曰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金鐸以金為舌舞文事者執之
武事者執之木鐸以木為舌舞武事
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為之書李太尉有樂史廉
常攜琵琶於池上彈
賓鐵也豈指撥精妙能致律呂之然耶和凝有響鐵歌本

銅鈸亦謂之銅盤昔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張茂先曰此器
洛陽宮鐘撥相諧宮中撞鐘故鳴後驗之果然唐燕樂清曲有
銅鈸相和之樂今浮屠用之蓋出於夷音也
晉書桓玄製龍角或曰所謂亢龍角也史苓武昌記曰武昌有
龍山欲雨上有鼓如吹角龍頭角豈本此歟
昔馬援南征交趾得駱越銅鼓唐貞元中驃國進樂亦有銅鼓
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捨延慶寺以
代木魚僖宗朝林諝守高州鄉墅牧童聞田中蛤鳴欲捕之一
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黿之狀豈
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唐古今五行記曰陝州黃河有銅鐘水大水小常自浮出每晦

明陰雨之日輒鳴聲響悲亮行客愴然　又云會稽人陳青於井中得小鐘長七寸二分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岳命蓋愍懷喪亂元帝中興之應

後周長孫紹遠為太常廣造樂器無不克諧惟黃鐘不調後因聞浮屠氏三層上鳴鐸輒雅合宮調取而配奏之果諧矣　晉荀勗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又掌樂音韵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下都國取之樂果得諧

銅琵琶晉元行冲為太常有人於古塚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也命工匠易銅以木聲雖清雅而失其故音矣

鼓吹鉦說文曰錚金聲也東觀漢記殷頗有功而還介士鼓吹

鉦鐲金鼓雷震動地然則鼓吹鉦其來尚矣今太常鼓吹部用之鉦一也特名異耳刁斗者守衛師行之器也以銅作鐎其形如銚而無緣中容一斗晝炊夜擊李廣軍用焉俗謂之鎗

石之屬

樂書曰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風不周其穀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穀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嗣真以專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苻堅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

復以洒濱石其被下而不和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
以定和難哉

周禮冬官磬氏為磬 樂書曰古之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
石哉尚叡以盡意而已鍾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有半
觸其弦也其博為一股博一股長三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
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真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
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
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
使毋句氏為之或謂叔為之冊禮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言
磬折以三五則磬取屈折之義也先儒謂磬之為言勁也豈因
折然耶又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

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出雖不一要之一遥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敲和且潤也八卦以乾為君八音以磬為主故磬之為器所以立辨也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　春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滅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出於自然故者也先王因天球以為磬以其為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殺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我磬聲聲之為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

之音更則之變也編其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
離磬則專磬之時磬亦二肆之編磬也古之為鐘以十有二
設為之辨筍筍為筍虡為
之數度而已編磬大磬謂之鎛設鎛謂之鎛師掌教
擊鎛擊編鐘言編鐘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
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
則所謂絃者其編磬之編歟

大射之儀笙磬西面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
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於東方震音
蓂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敔而

傳稱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虎其音如雷嵕陵有鳴石二
其狀似鼓亦謂之石鼓蔡邕之類也晉時吳郡臨平有石鼓出焉
考之無聲張華謂試擊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卒如
其言聲聞數里　武昌記鐘臺山有一石鐘或時鳴響遠通聞
之故名鐘臺

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音晉武帝時汲冢亦獲
玉律故古法物有七品而姑洗中呂玉律居二焉　帝舜時西
王母獻昭華玉管　唐咸寧中張敎冢中得紫玉簫古有紫玉
簫曲是也　梁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白玉笛唐明皇命
工之屬　紅桃歌貴妃梁州曲親御玉笛和之

案書曰土則埏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鼓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塤又曰如塤如篪周官笙師并塤篪掌而教之則其鼓蓋相應矣明堂位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蓋樂以中鼓為本土於位為中央於氣為冲氣以土為鼓以土蕢為桴所以達中鼓也周官籥章凡迎暑於中春迎寒於中秋祈年於田祖祭蜡以息老物一於擊土鼓而已有報本反始之義焉

古缶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蓋謂之缶缶之為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殺之所自出也唐堯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以麋鞉寘缶而鼓之

缶昔秦趙會於澠池秦王擊缶藺相如擊缶真秦之缺然則缶蓋中土樂器西戎窮而用之也歟

周官之於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為德音見於禮如塤如壎見於詩則塤之為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和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要在中聲之和而已爾雅大塤謂之嘂 古有雅塤頌塤其聲高濁合乎雅頌

擊甕瓮之為器以木為之形如履節童子之樂也與堯時擊壤而歌者異矣

鼓盆盆缶類也莊周鼓盆而歌齊景公飲酒去冠被裳而鼓盆

晏子責之

李鼂唐武宗時天興縣丞郭道源取邢甌越甌十二酌水作調以節擊之其音妙於方響咸通中吳蠙亦精於此

腰鼓之制大者長小者木皆廣首纖腹沈約宋書蕭思話好打細腰鼓豈謂此歟

長琵琶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墜者得琵琶以長為之與琴合調

革之屬

樂書曰革去故以為鼓而群陰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叙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先王作鞉所以為鼓之屬焉蓋鼓之一者同叙相應

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凡樂事以鼖鼓合而奏樂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

樂記曰會守拊鼓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鼓鼓則和柔倡而不和其設則堂上廣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荀卿曰架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五敲不得不和其衆敲之君歟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蓋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為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為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而樂寔通而合和之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所以為古樂之

發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般縈鼓周縣鼓鼓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而周官鼓人晉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縣鼓則縣鼓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

縣鼓其倡始之鼓與

大司樂靈鼓靈鼗以禮天神掌鼓靈鼗以禮地祇路鼓路鼗以禮人鬼雷天鼓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古之人辨其鼓用鼓人救日月以雷鼓則詔王鼓救日月亦天事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鼓之攻猛獸亦地事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太僕建路鼓於

門外以達窮者
政爾賜伯子男樂則以鑒
之四謌而擊之以節樂
之特不用鼓爾凡此三鼓皆設宮
角之鼓靜世紀帝嚳命垂作鞉釋名鞉裨也裨助鼓節也
大夫謂之鞉小者謂之鞉鼗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緜五穀以聽
曰詰奸人以獄訟者揮鞉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誠謹之鞉由是
觀之欲誡者必揣鞉鼓矣蓋鞉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
鼓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歟
鼓之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鼖鼓在西序周官鼓人
鼓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鼓鼓司馬法千人之師執
鼙萬人之師執大鼓則所謂鼖鼓者大鼓也鼖鼓路鼓皆謂之

大者路者人道之大鼓者人事之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鬼享以路軍事以鼓

考工記鞮人為皐陶詩曰鼛鼓弗勝鼛鼓所以鼓役事也

大司馬搴旌旅軍將執旨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鄭氏曰提上鼓有四木提持鼙卑者所鼓也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掌固夜三鼜以戒號警夜以鼜所以同憂戚也

小師凡小樂事鼓朄儀禮大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朄鼙在其北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朄則朄朄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

鼖鼓鼘鼓高昌諫勒天竺部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以牙床用

…之其教順…簇一均在雖…鼓之上…量各…之下…明皇素達音律尤善於此嘗過中春景物明媚上自製春…詞臨軒奏擊御杏頻折又嘗製秋風高詞秋空一奏遠風…

絲之屬

樂書曰絲飾物而成聲其制則離其方測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紫其風景其音長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致之以爲琴瑟之屬蓋琴瑟之用君子所常御也故列之堂上焉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其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桐瑟宜於圜丘泰陰之宮泰陰地也其琴宜於方澤泰之龍門人功所鑿而

成也其琴聲宜於宗廟奏之大傳曰大琴線絃達越大瑟希絃
朱絃而清雅曰大琴大瑟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易良瑟
則難也一於韵而已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
樂器也古之人作樂音相得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故大
聲必以小聲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
抑修短清濁各得其敘合於雅頌耶琴一也或
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之或謂神農晏龍作之豈
比百有餘傳聞紛耶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而琴又以中暉為君是故君子常

善心禁人邪意一要宿中和之域而已夫作五絃之琴以
南風以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
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揣夏至之音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
若乎　十　者豈不在茲乎五絃之琴小琴之制也倍之而為二十
絃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為二十絃大琴之制也　古者造琴
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靈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
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合太古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
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絃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
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有十三象十二律
也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

其身以三為上二為下參天兩地之義也至於絃數先儒猶伏
羲蔡邕以九孫登以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揚雄謂神農
氏加二絃以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為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梁
知匠以為文王武王各加一為文絃武絃是為七絃蓋皷不過
五小者五絃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絃大者二十絃法十日之
數也一絃則皷或不備九絃則皷或太多至於全之為二十七
半之為十三皆出於十絃倍差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
也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絃
有三節皷自焦尾至中暉為濁皷自中暉至第四暉為中皷上
至第一暉為清皷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為
絃太簇按上為
夾鍾
二絃姑洗按上為
仲呂
四絃雜賓單
彈五絃林鍾按上為
二

則六絃南呂按止為無射七絃應鍾按止為黃鍾清各隨鍾律彈之其不合
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清合先王
琴之制則古樂之發不過是矣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
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所以樂心而適情
非為夏撓而作也苟過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
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故竟有神人暢嘅有思親
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裳成湯儀鳳老
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
類大抵因時事而作降自唐虞迄於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周
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

中散四弄其間鼓令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濁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鼓峻急若感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鼓　古有頌瑟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故前其柱則清御其柱則濁

爾雅曰徒鼓琴謂之坎盖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而已猶車而徒也

劉熙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盖空國之侯所存也或謂漢武侯樂人侯調所

嵇叔夜琴賦序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以正人心也古者聖王以神道設教因天地之性制五弦以通八風流十二律以和陰陽順四時以成五行其感人心動風俗者莫善於樂樂者莫善於琴

琴之爲體也嶄巖乎高山而仰止洋洋乎流水而傾聽揚素波而遠望涉清風而遐征

若乃華容婉約修短合度鉤牙吐芳和風容與於是器冲神達體解心釋

若乃高軒飛陛廣夏接廷齊桓衛武之所聽也

若乃重岩幽谷茂林清流蹇修伏羲之所彈也

若乃升高臨下有risk無人處獨遊曠野遺物反顧登山臨水送歸望遠

若乃推其哀心則懷憂悲憤含哀履losing

若乃順其和心則欣欣以喜愉愉以樂

若乃論其精心則遊神太虛遺物獨立

若乃論其細則絃絕徽亂

若乃論其麤則武夫奮發

若乃論其貴則王公以尊

若乃論其賤則匹夫以狎

若乃論其時則冬夏宜別

若乃論其器則金石宜分

若乃論其清則超埃塵之外

若乃論其濁則混同塵俗

若乃論其數則五音十二律旋宮轉調

若乃論其技則絃達miao指

若乃論其趣則歸之自然

若乃論其所以感則天地萬物莫不應和

若乃論其所以應則鬼神變化莫不動心

若乃論其所以入則幽微玄妙

若乃論其所以出則絃絕音亡

若乃論其所以止則遏雲駐景

若乃論其所以廢則王道陵遲

若乃論其所以興則治化休明

若乃論其所以亡則國家喪敗

若乃論其所以悲則絃急調苦

若乃論其所以樂則寬和繁省

若乃論其所以哀則絃絕柱摧

若乃論其所以怨則清聲激越

若乃論其所以思則意遠而深

若乃論其所以憂則情慘而悲

若乃論其所以喜則曲暢而歡

若乃論其所以怒則聲烈而厲

若乃論其所以恐則懼而栗

若乃論其所以愛則親而順

若乃論其所以敬則肅而正

若乃論其所以戒則動而悟

若乃論其所以通則感而應

若乃論其所以塞則閉而結

若乃論其所以絕則遊而放

若乃論其所以淫則令人惑亂

若乃論其所以正則令人平和

若乃論其所以邪則令人險僻

若乃論其所以善則令人慈仁

若乃論其所以惡則令人鄙吝

若乃論其所以貞則令人廉潔

若乃論其所以淡則令人無慾

若乃論其所以貪則令人放逸

若乃論其所以養則令人壽考

若乃論其所以害則令人夭折

若乃論其所以治則令人理順

若乃論其所以亂則令人昏迷

若乃論其所以失則令人流蕩

若乃論其所以得則令人有常

若乃論其所以窮則令人困苦

若乃論其所以通則令人達理

若乃論其所以塞則令人壅滯

若乃論其所以絕則令人遊

其絃有七用木撥彈之遂合三變故燕樂有大箜篌小箜篌
昔有白首翁溺於河其妻麗玉素善箜篌作公無渡河
曲　高麗等國有監空篌臥箜篌之樂其引則朝鮮津卒霍里
子高所作也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為明妃出
塞聲
傳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
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俗名之曰琵琶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
以為名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
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
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録聲腰街西亦建一樓出一女郎抱樂器
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為師女郎更

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盟日德宗召之進奏異常令授嵩
嵩段師曰請嵩不近樂器十數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
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

筝秦聲也世以為蒙恬所造高麗樂器用彈筝一搊筝一臥筝
一其器並存唐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五絃箜篌
筝謂之搊彈

魏孫登彈一絃琴善嘯每感風雷嵇康師之故其聲曰調一絃
兮雜參寥嘯」曲今琴譜有能聚風雷
月琴阮咸造也四絃唐太宗更加一絃編入雅樂用之
唐文宗朝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忽雷小忽雷顧況有忽雷歌
觱篥之為器本抵類笳以竹鼓之如擊琴然原一百三十七

樂書曰竅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竅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則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叙高議其律大呂大簇其風融其音咻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為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盖匏竹相合而成叙得清濁之適故也

世本云隨作笙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十二簧象鳳之身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竹母曰匏以匏為之故曰匏

樂書曰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革而趨新故其音革而為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

故其音匏而為竽古者造竽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其形鳳翼其殺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儀禮有之二竽一和而咸殽是也

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為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鍾之聲而閒音以竽冬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以六焉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竽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竽則竽亦笙類也

竹之屬

樂書曰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

[illegible]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illegible]
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為簫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古之數
律之所由生也　爾雅大簫謂之[illegible]小者謂之篪
禮記[illegible]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舞冬吹豳雅
[illegible]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illegible]雅
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illegible]　易曰震為[illegible]
[illegible]竹則[illegible]籥竹籥皆震音也太極元氣函二為一行於[illegible]
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籥之為器本於黃鍾
之管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由生也古之

人始作樂器而喜備居其先焉震為六子之首篇為衆樂之先也葬伊耆氏施於宗廟八音已具嘗特詳篇土鼓而已哉　詩者中聲所止也篇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篇章掌土鼓豳篇者以其神寒通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擊之中聲之篇歙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為中和之紀也

樂以木為末竹為本古者以候氣律管截而次之濁倍其聲為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衆樂之聲也女媧氏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廣管有虞氏下管鼗鼓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鼗矇

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之竒禮天神孫竹之竒禮地祇陰竹之竒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後世為雙鳳管以足律音竝得古制歟　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德成於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

爾雅大者謂之篇中者謂之筰小者謂之篎

周官笙師掌教吹篇簫篪管則五者皆竹音之雅樂也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世本云篪暴辛公所造也爾雅大篪謂之沂大壎謂之嘂嘂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一孔而清辨或曰篪之為言啼也沂之為言悲也

樂書曰廣築一名悲築羌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為管以蒉為首狀類胡笳而九竅後世教坊用之以為頭管云

角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擂鼓千槌三百三十三為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節三角三鼓而昏明事

杜摯笳賦笳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儀註車駕所止吹小笳發大笳笳即笳也胡笳似笛而無孔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未拍為哭聲世號祝家聲劉越石為胡騎圍之數重越石悉令諸夜奏胡笳群胡棄圍而走笳之感人如此 蘆管截蘆為之與觱篥相類出於北國唐宣宗善吹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

馬融笛賦云笛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加一孔以備七

鑑湖命漢吹笛一老父泛舟聽之聞聲一聲湖波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父亦失所在矣

又以笛付漢漢吹之不成聲老父曰汝時祖李孫增損樂律魏徵王珪盛稱呂才製尺八與律諧契太宗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原一百三十六

木之屬

樂書曰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為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為柷楬德音之音柷敔以柷楬為用柷楬為體二者之辨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國官小師掌教播鼗柷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柷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木為本管為末管為本也柷敔木也柷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也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生之所以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柷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之為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齟齬三九之數也櫟之丈尺十之數也陽成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為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敔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蓋柷敔以椌楬為體椌楬以為用也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椌必欲空琴必用桐梓必

出辇者以虛為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為伏虎形
然樂之張陳鼗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耶曰柷敔器
鼗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
者在下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
貴賤之等然耶柷敔椌楬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椌雜而二
之謬矣

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械樂孤牘應雅皆春之以此三樂築
地與械樂為節

拊以韋為之長尺廣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韋編之胡部以為樂
面蓋以代拊也原一百三十九

樂縣

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夏商而下其著見於
尚書大傳與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
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在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
者皆和故鳥鳴中律有容鷹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揖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
左五鍾皆應蕤賓在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
狗犬鼠鳴及傑介之蟲莫以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
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鍾在縣之制
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農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
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
縣士特縣辨其聲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也軒縣缺

洪南避王南面也判縣東西之纂也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原一百四十

樂歌

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變風變雅之祖也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體未備和氣所感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

絃施之宴享祭祀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諛揚贊
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
東而詩樂亦頓缺故夫子刪五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
雅頌各得其所者蓋謂此爾非謂刪去頌為雅頌也
天子享元侯之詩普周入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
經夫子釐正遂誤以頌為雅耶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
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笙蓼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

應笙由興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於樂正曰正

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奏貍首以射　樂書曰

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

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

作而樂於是備矣　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為之歌諸詩

則此三百五篇者皆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

晦庵辨詩序以桑中溱洧諸篇皆淫奔謔浪之辭而疑其非雅

樂愚以為未然蓋季子所觀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為里巷淫

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得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為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今采之二南五篇豳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為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十有五國風小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存者以為美刺之詞亦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而考其歌詩合樂之意亦多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

關雎鵲巢閨門之事二南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

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事
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
燕禮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
於鄉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
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
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
飲酒所歌必伐才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
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鵲巢騶虞采蘩采蘋之屬方為合宜矣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宴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
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
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為用

自后夔以來樂以詩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
仲尼編詩蓋為無章之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
今之詞曲皆不能諭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廣
信之說起秦焚典籍之後為户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
公官以教理相受遂使無聞然當漢初去三代
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
百篇皆史之徒誦能歌之音流沒無聞然當漢初去三代
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
百篇皆史之徒誦能歌之學日微
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丕德
乎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
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存
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

雅樂當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雅弱之徒以義說名與說之徒以事解曰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愚嘗因爽深之說而寃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古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昔義理之說太勝也故鄭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

疎真數視文之事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文
子相傳以待君公是官人百吏所以敬祿也蓋春秋戰國之
時先王之禮制不全論議故亟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
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幸存
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
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前
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言
古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
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
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
一日而沫辟習而亡之矣故既亡而眞派行於凝疑儒者

遺音韻無用而以爲義理之勝豈足以言樂哉

文潞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求陵微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由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先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熏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

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不可同事也今薤露享新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通也雅頌通歌不可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

漢明始甚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來可求知也　按夾
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為漢世頗繆其用然漢明帝
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三曲而所謂大予所謂
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
多敘戰陣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四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
則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亚山高釣竿
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
簫鐃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敘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
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鐃歌即古之雅
頌矣原一百四十一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
宴群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

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簫笳皆邊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
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
以來因之大樂叙述須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
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或且以為葬儀蓋
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部非惟所
用尊卑懸絶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
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惟鼓金鉦鐃鼙
笳横吹長鳴簫篳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
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雜襲失齊肅寅恭之誼者
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
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

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
明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此一條原在
卷 一百四十七

夾深鄭氏曰按今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
又按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類皆西夷
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
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稟
五行之精氣而然　樂書曰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
曲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
悉為西蕃蹈籍境寖削矣故江南僞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
識者為不祥之兆　又曰竊觀唐之樂歌突厥盐歌於龍朔而

閻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於永淳而徐敬業卒擒楊柳
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答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
以至武媚桑條韋賢熏蕕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
道實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況其昭昭者乎悠明
皇雅好度曲考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
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豈無所感召而
然哉 原一百四十二

宋仁宗朝劉敞請御製迎送神樂章表臣聞惟孝能饗惟聖能
作何則升降之節俎豆之事祝史所掌預者非孝之首也金石
之奏羽籥之容工師所勉及者非樂之本也故卿雲之歌待虞
舜而後著清廟之什必姬旦而後顯誠以奮至德之光叙勲天

之命非群下淺識所可及也伏見陛下發明詔旨尋思將以孟冬穀旦大祫太室此實曠古之上儀泰先之懿典煜燿千載燕翼萬世誠宜祓飾厥文揮綽厥聲使幽部震響蒙昏聳觀令容章所以合六律播八風詔告天地之間揄揚肹蠁之際上當對越先烈以稱長發之祥下可垂之永年以襲舊六之業茲體甚大難以屬人伏惟陛下性與道合藝由天縱制作軼河洛聲身中律度誠少留睿思裁成能事日月光華金玉英潤於以妥安神靈萬福來集發揚耳目庶尹允諧則度越周漢浸尋姚姒豈紫芝赤鳳浮奇淺近之比哉原一百四十三

樂舞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樂書曰執干揚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帗舞也析羽為翿以鳳之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為之旄舞也以手舞之而無所執人舞也　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為大舞以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為小舞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

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又謂之羽舞　夾漈鄭氏曰古有六舞

逮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後世之舞亦隨代皆有制作每堂各有形容然究其所常用及其制作之宜不離是文武二舞也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故大武之舞秦始皇改曰五行之舞大韶之舞漢高祖改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復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並有譜無辭大抵漢魏之世舞詩無聞至晉武帝太始九年荀勗典樂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使郭夏宋識爲其舞節而張華爲之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辭而有辭失古道矣原一百四十四

開元元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蔽陋屠沽之流用以接

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隋猶以品子為之號為二舞郎逮乎聖
朝遂變斯制誠願草茲近誤考復古道其舞二人取品子年二
十以下顏容修正者為之又周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
友其國子諸生請教以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
自然風移俗易灾害不生 原

俗部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
古調與魏三祖所作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遷羯竊據其音
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
存內地及隋平陳獲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考
定律呂更造樂器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

音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唐明皇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俳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凡宜春院妓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搊彈家　玄宗時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　舊制承平無事三二歲必於盛春殿內錫宴宰輔及百辟備韶濩九奏之樂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祇慕方罷宣宗天賦聰哲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禁中女伶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

有唐虞之風焉有曰葱西女士踏歌隊者大率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為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治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理世之聲教坊伎兒寫其曲奏自是往往流傳民間　致堂胡氏曰夫鄭衛之音淫俳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俳儒猱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使人主玩心惰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中人之質乎唐之所以衰亂不振者夫誠有以召之也

宋循唐制分教坊為四部收荊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二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舊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籍而內

之由是精工能手大集矣其器有琵琶五絃箏篳篥簫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并歌十四種焉自合四部為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為限以應奉遊幸二燕非如唐分部奏曲也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二十員梨園三百員宜春雲韶諸院及掖庭之伎不與其數太常樂工動踰萬數聖朝教坊裁二百員并雲韶鈞容東西班不及千人有以見祖宗勤勞庶政罔溍於樂之深意然均調尚間以讌樂胡部之聲音器尚襲法曲龜茲之陋非先王制雅頌之意也原一百四十六

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

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都盧尋橦九劍戲車山車輿動雷霆

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滅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如此之類不為不多然其說怪百出驚俗駭觀適以滔堙心耳歸於淫蕩而已

樂書曰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倡師而百戲之作見於後漢故太子樂少府屬官孝章令典作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清商令臣掌百戲及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所從來久矣非所以正百官風天下也原一百四十七

夷樂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徵離地而生樂特

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任也任養萬物樂特羽舞助
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特戟
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特干舞助時藏也先
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既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
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故不制禮也　樂書曰詩者民之性情歌
者民之歡心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儿內自中國外暨四夷
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為性情為歡心未始少
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況夷歌乎故周官
鞮鞻掌教鞮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韎韐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
歌祭祀則歌而歌之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
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後之

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

唐李文二部惟慶善樂獨用
涼州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其詞
蓋貴妃所製也涼州進新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
王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曰大
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臣恐
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先於斯曲矣洎祿山
南犯大駕西幸始知寧王之善音而明音適以亂華也
容齋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曰昔昔鹽被樂苑
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篇除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
幡鹽白鴿鹽疎勒滿座鹽唐詩嫵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

文獻通考詳節卷十五

樂制門

五絃琵琶歌詩之盛如吟行曲引之類蓋西域之曲名也

四番有乞寒之戲中國效之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乞寒胡求開與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滋甚法琢禮衰比齊優恐非千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勿言

敕罷此戲開元初遂奉勅禁斷原一百四十八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鎌

兵考

序曰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

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並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以四民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誠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

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部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旰江李氏曰六鄉為六軍於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選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班周漢志敘周以兵定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曰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故四井為一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卒十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沈斥城地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
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
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
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
車萬乘設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苗

各比為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
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
徒以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
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
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為六
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
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
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
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
法幾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

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馬遍
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
過一哥給公上事蓋先王恩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
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率有四方之役即馬諸侯
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謂
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荊之旅武王克商實
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新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
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乃未
甚遠周已不堪況後世有勞師
養種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乃作內政而寓軍令三分其
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

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
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
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
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
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逕徙夜戰鼓
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
八百乘蓋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
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
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

屬焉是故正之政聽縣下政聽鄉自邑積至於五屬
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
千乘何為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遍征之率車
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慶從輕便　林氏曰如韋昭
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鄉則為兵而已五
屬之地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
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
之為士卒蓋亦必有由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若其立
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
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
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

以之而敗而三王以來威文非決勝無以定故其法在必勝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為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車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

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卽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鶉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讙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

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原一百四十九

志十三六十四郡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秦制置材官於郡國山齋易氏曰按光武紀注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彊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肆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陿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到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兵制門

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
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爲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
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帝增置八
置期門羽林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帝增置八
校更名中尉爲執金吾 山齋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
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通語草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足
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宿調諸民
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
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考
司馬子長作三王一家載公尸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

異姓大夫所以下胥吏逈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疎也於親為有閒故處於內而使之正異族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歲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漢民凡在宮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一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成

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二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當上請發　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募豪

則有勇敢奔命伉健之橋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號黎陽兵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建武六年詔罷都試之法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邊縣以為常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將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

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置屯多矣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徵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八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南北軍相制之意也然自武帝置八校太抵以習知胡越人技之則募兵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

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
於都尉者先兵故貝佰符甚整
齊而郡國之兵制又無是以
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騎越
騎從事是南北軍始出紛紛無
壞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
鮮卑之寇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
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為
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
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

而內之衛兵不精於是羌寇轉盛稍兵赴逐民不堪命永和
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永寧
間方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陣名為積射名
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貶頻亡
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
尉黃巾既殄而蕭墻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
閹宦成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
宦官北軍不助而武等誅滅何進表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除
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名邊將閹宦雖除而
董卓之禍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
由而光武實為之也原一百五十

晉太康元年既平吳悉去州郡兵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僕射山濤極言不宜去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禁制又下遂大亂

北齊軍制別為内外領之二曹外兵曹内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兵六十免後頗追古意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徵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為之首盡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隋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濶色其十二衛各分左右曹

置將軍以分統之此府兵之大略也
唐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衝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時天下未定將擇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畊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関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衛六人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

足與折衝勠契乃發若令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敢行少則殆將行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玄宗開元中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號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閾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改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士益多不復補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府至無兵可校亭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

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置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

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紙扳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授甲矣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

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之
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
嘗有外叛內侮發跡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
開元之末張說始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
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
身狥利禍亂日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少有如
此下陵上替之患哉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
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
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飢亂絁貲不充就
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
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勸百

甘飯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則
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番久居原蘭之間以牛
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繢因党項以市之
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農
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刱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
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
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漸多邊地居人日
少軍十月食官粮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久所
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困屯田之
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
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至

而遣之撫慰其一數蔡
喜閿关不
關中之破盖為
穆宗初即位南詔
消兵請復
是軍士落籍者衆皆
而亡卒皆集諸鎮諸道兵討之詔道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
皆有中使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歷年屯守竟無成功由是
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
[illegible]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

雲以節度使之制九鎮城鎮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
天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
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
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
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
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
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
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
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
兼三四故兵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不肯代
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

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殺其帥帥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嗚呼用崔胤名梁兵以誅宦官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鄉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大鎮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者南北方鎮矣

官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時增至萬騎玄宗改為左右神策軍初肅宗以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統神策軍屯於陝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率神策軍迎扈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為後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下禁軍非他軍比矣德宗幸奉遷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以宦官領之後復加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寵宦官時遣兵衣饒多不嬉而神策軍稟賜贏三倍由是諸將多請遥隸神策軍蓋上徙從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

柄奪宦者權而不克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自為神策
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及昭宗時神策中衛劉季述等以兵
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昭宗名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劫
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彥弘等
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得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
軍由此廢矣　按神策萌芽於肅代之時而磐固於德宗幸奉
天之後其初也則劫制天子專擅策立而其末也則外台賊臣
覆亡宗社蓋唐自中葉以後強藩擅兵禁衛寡弱其僅存者復
為神策所併視同中人之私屬至昭宗之時外不足以定寇而
內徒以脇君逮中人誅神策而唐亦遂亡矣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藩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夫
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餘
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
制居無事時咁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
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
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
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專方面兵甲財賦布列天下故方
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
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止地
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天王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闕所掌兵練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懦怯置剩員以處之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本擬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名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自是師旅皆精銳禁衛之籍無闕矣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粮就粮者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脩指蹤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

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大故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
曰禁兵曰廂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
藏樞密院凡召募廉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
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
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廂兵者諸州
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
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
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
兵也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召募之
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

是也收天下獲罪之兵以爲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
疲於征役多亡命者衆祖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初募
時先度人材次試驍視然後爲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
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取非一途或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
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飢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
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
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平居食俸廩養妻子.脩征防之用一
有警急勇者力戰鬬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
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繇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
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有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
糧而爲兵農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

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來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繒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綰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攘夜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

止齋陳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諸郡在城兵自發戍更成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

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依院各置
指揮由是在軍禁旅無就役者禁軍不復戍役安養兵之實備天下驍人犯闕無或能發一矢
者以不守藝祖舊章也十六卷百五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源藩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
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蓋因周廣順
之制　止齋陳氏曰此所謂義軍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乎
五年始置營井為禁軍其後浸有默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
不便韓琦為相嘗刺陝西義勇知諫院司馬光至六疏爭之不
聽已而新法行熙寧六年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
然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以臣

兵條約令俞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攝而邊備修矣此今
日所當講也 以上二條亦在一百五十六卷

臣竊惟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兵而用不廣今二廣雖號通好而西北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兵而用不廣今二廣雖號通好而西北尚有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故增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今三路就緒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

緩急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幹弱支之勢也祖宗時就粮之兵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深而其費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額額足罷京

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時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乃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為額仍請敷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減之數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於是中書樞密院擬祖宗以來兵數以聞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藝載應詔策別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而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

如今日之極者也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評
事而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
而方其為兵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不
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
發郡國之兵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
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
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
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
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
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
漢唐之利擇其偏而無用之損以無受其弊而莫之分也非特

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
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
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
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
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
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月廩歲給之
外又日供其芻粮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
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
夫之力安得不竭饑運之卒安得不疲且天下一家數百年矣
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

信禁兵也蜀者蜀之有妖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除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弱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粮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寤從擇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實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

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率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秦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粮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蛭渝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獵其游卒歛兵而退秦有儘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

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
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粮
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
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
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
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
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
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
其殘破之多耶其孽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
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卒者
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

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率籍平民以為兵道路相屬資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北民忽而為兵者日益衆率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甚者羸不敷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臣謂自今以往非民之願為兵者皆以十年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年而為兵亦年而復歸其精力悉應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今使民得

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消

忘矣

三年詔行保甲法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

衆所服者為都保正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大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

大保長在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

先行畿甸既就緒推之五路遍於天下　四年詔

肄習武事歲農隙團教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騎步

射中親疎遠近為等第一等天子親試命官第二等免夫

役名曰義　五年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逕檢司者十日一更

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菜錢分番巡警又詔尉司上番

保丁如巡檢司之法　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
初五家為一小保選主戶有心力者為保長以捕盜賊相保任未肄武事四
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資罰猶未備上也至五年國
曾布之說於令分番肄巡檢司尉司云
哲宗即位司馬光上疏罷之其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
者人百家維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騎民甚多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不妨稼穡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
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
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專切提舉一丁
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塑除草為名日聚教
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毗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

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棄長征兵士民間僦賃習兵一旦缺伍之人忿皆戎服事既草創訓發無法比戶騷然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遠境征戎則平服田力稽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本欲除盜又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又保甲中往往有更資盜也

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言祖宗來沿邊要地屯聚重兵止以禦國威而消敵謀為先教後實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陳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

萬人皆不得其用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輯蕃漢熟
習箭手所以能制其家祇礙其人者非一道籌雖既成賊來無
可得故元昊以重兵攻鄜延路被邊州軍自潼淵請和以來百
姓自相聞先帝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
錄事謂元昊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
房同私出嘗為羅兀所逐劍溪相望遇有警急擊鼓
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孟亮自為戰處甚畏之先
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加意於有其人為爪牙耳目
之用見今州縣全藉此等寔友方其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合集
追呼勞費失業雖名曰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近日覇州交
係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入界官吏拱手相視

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
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塞臣欲乞朝廷立法
少賜優異明立賞罰以示懲勸書奏不報（原一百五十二）
古之兵皆出於民唐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勁然以興民叛則兵
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
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始為二
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
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
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
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
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

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誅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上守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梢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困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直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閒驕兵潰帥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

事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
德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
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勳庸亦多是
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直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
過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齊港皆以數十萬之
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
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
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
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
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
拳舉爪自掐其膺自屠其腸以致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

不可用猶病痱癖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胖如腰指
如臃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
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
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
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為兵
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
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
輩耳是固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
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猶能驅之以親其
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

車戰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易戰之法一車當六騎險戰之法一車當十騎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列相去二十步左右四十步險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還車十之法取牟四十步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在右上下周旋能束縛禁制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晝晝者名曰武車士不可不選也凡車之死地奮士其

勝地有人能而無以還歸兵也越絕險阻乘敵遠征衆雖
也前易後險者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絕地也把下漸澤
黑土黏埴者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逆地也殷草横畝
犯歷浚渥者沸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敗地也後有淖瀆
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壅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
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
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
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
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
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士卒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

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為
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蓄昔周公
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乘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
百人為卒舉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
其先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
也然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兵車之兩兩從其偏也卒偏之
後其伍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
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文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樂五重
為柵當門也
光武建興車可駕數生上作樓櫓置塞上以拒匈奴
晉馬隆擊檀樹機能據險拒之隆以山險乃作偏箱車
廣則為衣蔽帝令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
里殺傷甚衆遂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
前驅魏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旺
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旌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
命掌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旌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赴之齊

大敗而退二年盧二十人設形於轅上觀人圍之趙括以
鉅及銅干餘張幕之趙師乔潰
馬隆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壽劍官故壽秋時戰法以牛車
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讓牛悉解衆賊縱火燒之人當
大亂宮軍死傷者四萬人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
徹民屋為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復十
二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於後行以戰兵
止則為陣遇險則倒衝冒討田悅悅火甲焚其將楊朝光朝光
等大破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靖皆

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彦卿破高霸鐵亦拒馬為行營大陣長者騎兵也苟非邊車以禦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之為便其制取長用車論其衛號為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乃出騎兵拿之此制禦要術也戰之用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以行止為節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車一陣之鎗甲也故可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棄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鄜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遂戰車戴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草撓之吳起所謂草兵掩戶撓轅籠鞅是也臣以為可用於平

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官以為寨腳

舟師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
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
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任滿田戎等據瞿塘門虎牙橫江水起
浮橋闕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距漢兵岑彭裝直進樓
船數千艘令軍中募攻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
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
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
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敗

建安十三年曹操取荆州劉備求救於孫權權令周瑜程普
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
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
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
延及岸上營落煙炎張天人馬燒溺瑜率輕銳繼其後操軍大
壞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
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来往又
畫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太康元年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

於沿江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
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
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聽液斷絕於是
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
劉裕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
素廂小艦行船者悉在艦中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並
皆驚異以為神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討之紇出頓漖口多聚沙石盛
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
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簁皆解因鑿大艦

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吳越王錢鏐伐吳指揮使錢傳瓘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進吳
遣彭彥章拒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於狼山吳船乘
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
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
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幾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
兵大敗
韓世忠以海舟載兀术於金山兀术棹榜募破海舟之策或教
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船版以櫂槳候風息則出江有
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自破
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

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翁逢世忠軍亂焚溺不可勝計
武斎楊氏海鰌賦後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鰌小
而駛其上為城堞屋壁皆堊之紹興辛巳遊亮至江北掠民船
拘塵其衆欲濟我師伏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
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洶
中而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
見有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二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
之以石灰硫黄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
出其礮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
見我舟馳之靡賊舟人馬皆溺賊大敗原一百五十八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二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名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爲所謂天子十有二閑皆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詩升彼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自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
馬一疋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明年
車騎之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
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
武備而已鄰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林
民言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

者復卒三人蓋居關則竟三人之事内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馬數千羣橋桃居塞致馬千匹於時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壯武帝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内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内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驪駼負石至玉門關輸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

且藏之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
罷酒泉敦煌郡馬口錢
後魏孝文勅後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内以東
距河凡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初世
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
二百餘萬疋羣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
馬十萬疋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
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
子遺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

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有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到布河西豐曠之野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歲許朔方軍馬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驢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蕃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刺史折衝果
毅成周不任戰者蕃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補供之此給錢
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
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自貞觀訖麟德四十年
間馬至七十萬餘匹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乘供以後馬益大
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復盛
麟德焉數相等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原一百五十九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闕
馬無復孳息

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足以備征討是歲平太原
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足國馬增多內皁充牧始分置諸

州牧養之

景德三年改諸州牧龍坊為監凡畜馬之處京師有兩院四監二坊在外有十四監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師諸坊監病馬凡諸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頭諸班諸軍又三萬九百九十頭

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兩莊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西之野內則豳岐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又滄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

地也可與置一監臣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
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
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豐佳其地高
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
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求草地有可與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地不
宜馬者可行廢罷
蔣詡監牧田奏抵皆寬衍為人冒占神宗即位議者請收其餘
賦民者紛然而諸監浸廢時羣牧制置使文彦博言賦牧地與
資以佐芻粟言利者兼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於是請以牧田
良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户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覈其
利害卒廢諸監而以牧田賦民於監既廢游田司請廣行

澱瀕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壯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勿蠶侵冒之法加皆養之賞於是利入增多收

廢監租錢至百六十萬

河北察訪使曾孝寬言歲歷中嘗詔河北民户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之參考申行之而户馬法始此

熙寧五年詔司農寺立養馬法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户一丁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在府界者免輸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在五路者蠲免折變緣納錢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九年蔡確言北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加賜錢布民以畜馬瘠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

免輸稿一百五十束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

元豐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後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為京畿百姓救牒頗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為萬城一縣頗應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蓋當時民苦於科賦征役繁重故苟有一後於官得以自免則不暇詳慮爾頗而雖然從之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貲且奉行之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矣

元祐初朝廷議與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并晉之閒牧田以閒時已籍保甲而還戶馬於民左司諫王岩叟上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蓄息馬者牧監也熙寧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鄜州之東平壯涼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沼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閒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閒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憑民利於一時請地之易不慮後日輸送之難按牒之初爭立高課有司復重估其

價計租為錢力皆不勝歲益增欠轉運使通於羣牧而
雖水旱不在蠲放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令
若因復置監收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自是諸監逐
復
給聖三年始行給地收馬之政民受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
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色黃一閑亡失者倍償
厩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田鄰於屬
民地復肯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則收則必非所願旦一
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恐於人情非便
不聽原一頁

不論
百一

史記温泉在驪山之北去長安四十五里水入昌水東北流
漢書宜春侯薄昭葬霸陵亭北廣利鄉昭子山陽侯章葬
霸陵亭東廣利鄉
水經注昌水出藍田谷北流入霸水
後漢書光武帝建武二年車駕幸長安謁園陵還過霸陵
自作銘刻石立於墓前
晉書索靖葬霸陵北岡上
晉書石苞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濬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渾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戎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沈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恂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深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湛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濟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敦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導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廙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承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悅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彪之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坦之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忱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珣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珉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恭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愉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國寶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緒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愷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忱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珣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珉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恭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愉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國寶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緒葬霸陵東北
晉書王愷葬霸陵東北

DS
735
A2
M51
v5

朱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刑考

序曰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刖梏黥虫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

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
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陷者與死比
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
於是犯罪者既以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
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扑
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
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併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
莫伸而舞文利賊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
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
虞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帝曰皐陶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一先儒蔡九峯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今穆王呂刑雖大辟亦許贖蓋王巡游無度財匱民勞故為此權宜之術愚以為未然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是誠不可不殺雖萬鍰亦難貰死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漢則列侯

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可矜其法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干鍰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為庶人而已蓋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序者專以訓夏贖刑言之失其義矣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赦一法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也罰贖一罪也虞書所謂金作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並行而不悖矣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為惡耳豈利其貨也哉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原一百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奸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孝文元年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妖言罪十三年詔除肉刑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於是天子下令除肉刑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令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蓋註謂黥劓斬趾三者於是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

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徙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孝景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初孝文既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故下是詔　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孝武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

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滑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次事比萬三千四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子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朕深惟吏之為民表也其為置廷平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尉史路溫舒上言臣日夏有十失其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時季秋後請　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下相歐以刻為　深者獲公名平者

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
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
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
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
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
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克之風悲痛之辭也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
也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
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

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
上請廷尉以聞

班固刑法志論曰漢道至盛歷世三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鬱陶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義不輒得獄豹不平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參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

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藪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弱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

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惨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於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罪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讌而御駟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

去劓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於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贓若此之惡劓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删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啟天人之和順稽古之

劉成畸雍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矣
世祖建武十二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肅宗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又令兩箠長短有
數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
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二年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
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原一百六十四
和帝永和中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濫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
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

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會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滅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安帝時魯恭上言舊制立秋後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人物對考驗連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

崔寔政論曰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究之膽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萃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監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虎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韁轅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奏之略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董卓湯覆王

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書舊事
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
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
十二事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帝善
之
建安中議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曰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為
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
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是絕
人還為善也朝廷納之　後曹操議復肉刑陳群對曰臣父紀
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
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

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時獨鍾繇與群議同餘多以為未可行乃止

魏明帝青龍中詔更定刑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

禮與廐户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後人各為章句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又詔改定刑制命陳群劉劭等定新律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晉武帝泰始三年命賈充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　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略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

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
違忠欺主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
相趨謂之鬬兩私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
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
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
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
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暢於四
肢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
其心察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
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

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
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
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夫理者
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
或詰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趨舍以從時
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
皆所以臨時觀釁也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判之中采其根牙之
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事類於參伍然後乃可理
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苦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
直王者立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
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裁之謂之裕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祇也五刑成章輕重相依準法律之義也原

百六十四

齊武帝永明七年刪定郎王植集定晉張斐杜預舊註律合為一書表奏之九年廷尉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衰裏寬魂猶結於獄中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事竟不行原一百六十五

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惟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餘悉蠲之

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蔇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無鞭背其拷鞫扑在唐虞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為笞者多死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於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刑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箠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死生之間而使姦吏得因緣為市是何理也至於當斬絞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為死刑真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葢革累

朝之弊法云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坐官為輕請改從死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平洪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從之

武后時右補闕朱敬則上疏諫濫刑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

[illegible]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樂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

[illegible]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

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罰神斷開告端曲直之影

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然而急趨無暮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

策乃當今之匏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去萋

莽之牙角頓奸險之鋒銳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玄宗時夷州刺史楊瑨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納之

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　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罷之

晉天福十二年敕天下凡關强盜擬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處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草詔云應賊及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執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

遣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曰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滿五貫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竊盜滿三疋者死會昌之後錢一貫以上抵極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復遵建中之制漢乾祐以來用法嚴急民盜一錢者死周太祖深懲其弊定令竊盜贓滿三疋棄市建隆二年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至是又有是詔法益寬矣

太宗淳化三年兩京江浙大饑民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議取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上聞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賑民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謂之曰彼皆平民因艱

食圖取饑糧活命耳若其情非巨蠹悉從末減不可從強盜之
科其凶狠難制為患閭里者乃便宜從事由是全活者殆千計
仁宗天聖五年陝西旱詔民持杖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
刺隸他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知諫院司馬光言其不便曰周
禮荒政十二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
然者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
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為小仁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
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刦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
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明降救文豫言偷盜斛斗減等斷
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

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涼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神宗熙寧七年詔置律學司馬光論之曰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則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斬絞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元豐二年編勅所上新修勅式始分勅令格式為四 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帝厲精為治謂律不足以周

盡事情凡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為惡入於罪而律所不載者一斷以勅故更其目曰勅令格式而律存乎勅之外自元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衡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刑書寖繁紹興重修勅令格式頒行於是熙寧元祐紹聖法制無所偏循善者從之原一百六十七

詳讞

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漢景帝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讞之

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

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
令治獄者務先寬　時廷尉上因訪年繼母陳論殺訪年父訪
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在
旁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
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
論從之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
棄去或更嫁及事發翟方進何武議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
廷尉孔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
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棄去通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王尊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為妻妬笞我尊驗問辭服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射殺之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貴其死自後因以為比定為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滅者以相殺路不可開也今托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

安帝時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捕得之太守吳祐謂長曰子見母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因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無子即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醬指出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遂收縗而死　按此即所謂遣悔辱而殺人者肅宗賞其死刑和帝時除之故吳祐疑此獄且容其收縗以死而不明正典刑蓋猶在可議之列也

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邱儉之誅其孫女芝適劉子元亦坐死以懷妊繫獄司隸校尉何曾使主簿程咸止議曰女

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受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嫁可隨夫之罰於是遂著令

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賊棄市廣二子宗雲黃權過登聞鼓乞恩求沒為奚官奴贖父命主者議特聽減廣死罪為二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不為永制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以止刑殺以止殺雖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

將不瘞絕人倫今主者奏云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竊謂
之作動關盛衰嘖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宥廣正以宗等
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
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
惡於後也

宋元嘉中刻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
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外司徒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
蓋本於人情然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
三世合體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
命讎王父命也若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祖孫互相
殘戮寔非先王明罰皐陶立法之本旨也令云凡流徙者同籍

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
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懷
終身痛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不得絕事理固然從之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眾議之猶不為決者
送秘書省奏報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
貞觀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奏不以
實太宗怒遽斬之既而大悔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
詔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
慮自今二日五覆奏諸州死罪三覆奏然法官以失出為誡特
法稍寬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二等失出減五
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勅免死中書舍人賈至表曰陛下以礮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伎藝絶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而誅其餘則是法令不一誘人觸罪也上竟捨之

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褒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特減死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仇議曰葬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

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而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讐也此百姓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

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穉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穆宗長慶二年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溢欠康憲錢米憲徵理之溢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溢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鍾擊之首見血後三日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

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澄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哀矜之宥伏在聖慈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流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長慶二年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鬬爭無事而殺者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鬬相擊為毆交鬬致死始名鬬殺今阿王被打狼籍致死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鬬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謹按律疏云不因鬬爭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謂

鬬爭之事非他事也今大理刑部所執以文秀怒妻有過即不
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此則惟用無事兩字不
引爭鬬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
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豈有無事而殺人者
足明事乃爭鬬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鬬毆死者謂事素非憎
嫌偶相爭鬬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
殺心也今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
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
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即
謂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況阿王既死無以辨明文
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

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勅依居易狀

毆死

唐宗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柳公
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
死論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諸道州府應大辟罪決訖錄其案牒報
刑部覆視

律斷辭禁儀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委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
喉而殺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
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
毆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仁宗天聖初判刑部燕肅言今州郡疑及情可矜者皆
上請而法寺多所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
移情就法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
淹延臣以為漢律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
以淹延害治也遂下詔今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
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自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
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為例名曰貼放於是吏無所牽制請讞
者率多減死賴以生者不可勝數

神宗熙寧元年登州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知
嫡許遵言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詔
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

免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公議論年不決詔卒從安石議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盜發烏江縣王公袞母冢有司釋之公袞手殺盜其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袞之罪詔令給舍議給舍楊椿等謂發冢開棺者律絞公袞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吏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尚得自比於人竊謂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 原一百七十

贖刑

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孝文時納鼂錯之說募民入粟塞下得以除罪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宣帝時征西羌京兆尹張敞言國兵往外吏民並給轉輸田事
頗廢來春民食必乏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
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務益致穀豫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蕭望之議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貲者獨死恐開利路以
傷既成之化乃止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
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復其
訞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
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功大威行遂縱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

物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盜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虞書金作贖刑而已九峯蔡氏則謂贖特為鞭扑輕刑設五刑本無贖法而以穆王贖鍰之事為非致胡氏則以贖本為五刑之疑者而鞭扑輕刑無贖法二論正

相反然以書之本文考之固未見其專為五刑設或專為鞭扑設也大抵五刑刑之大者所以懲創其罪愆鞭扑刑之小者所以課督其慵怠五刑而許之論贖蓋矜其過誤之失書所謂罪疑惟輕所謂五刑之疑有赦是也鞭扑而許其論贖蓋養其愧恥之心記所謂刑不上大夫東坡所謂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是也二者皆聖人忠厚之意也

赦宥

周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管仲曰文有三脩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害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唐虞三代之赦或以情可矜或以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為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于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矣

漢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

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太

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滛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王符述赦篇曰今日城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何以明之夫謹勑之人身不陷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强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其輕薄好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

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
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
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奸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
有一赦與之更新顧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
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
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之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
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謏得之財奉以諂
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
蜀延熙九年大赦大司農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論格
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

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危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之惡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德不以小惠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

永武帝即位大赦改元逋租宿債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汗淫盜一皆盪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隋開皇末王伽為齊州恭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伽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于是悉脫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

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悉赦之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内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百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董古言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其何遠哉于是擢伽為雍令

唐太宗曰凡赦惟及不軌之人暗啞小仁者大仁之城故我有天下以來不

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即愚人常冀僥倖恒欲犯
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按赦之為言宥有罪之謂也後來之
赦非獨宥罪而已又從而推恩焉于是有罪者幸免無功者超
遷刑賞俱失皆由於赦其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貞觀六年上親縱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於家令明年秋
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赦之　歐陽氏曰信義行於君子
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
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太宗錄太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
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
者是君子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

孝可為宪憤而刺斯失於甲寅歲革職發遣盜殺人
一切不死惠發長路行遇

文獻通考詳節卷十八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録

經籍考

序曰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
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
詩亡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
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
半其存七未足為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
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
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

藝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少之七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焰之哉昌黎公所謂為之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世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録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録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説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

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窺昔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詮籍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

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以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請史官非秦記者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為師制曰可

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

其經學諸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尊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
秦之弊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
崩聖主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
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
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
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
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
備篇籍

劉歆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者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之所傳也書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
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
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
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傳問民
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
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上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
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未能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偃
蹇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

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二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
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聖上閔文學錯亂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
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非
所望於士君子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
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
猶並置之今此數家之言所以燕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
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
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

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
集新書校書部班固傅毅等典掌焉甚優七略為書部明帝建
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臨決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
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許慎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隋文帝開皇中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
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
始而修春秋闢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
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
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

籍漢之興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
也光武嗣興尤稟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
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繒帛皆取為帷裳所收而西裁七十
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
典墳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書郎鄭默刪定舊文分為四部論
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
更著新籍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
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
姚牧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
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誤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

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闢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猶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

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偲發明詔秉開賜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

北史儒林傳序曰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並傳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請鄭玄所著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鄚茂權會早入鄴都鄚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鄚茂之門河南及青齊間儒士多請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

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乎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氏義疏
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
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
夏懷敬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
又傳孫璽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
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
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
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
諸儒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於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
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
其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虎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

大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講杜元凱所注河外儒生俱
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往
往不通詩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
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
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
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毛公禮
則同遵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蘞窮其枝葉考其終
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
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
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

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浮舟沂河西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請購天下書選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遷書東宮麗正殿置脩書院集賢院太府月給蜀郡麻紙季給上谷臺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文宗時鄭覃請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書復完黃巢之亂存者蓋尠及昭宗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衛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

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木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宋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洎平諸國群書漸備太宗建崇文院遷舊館之書以實之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端拱初詔分三館書別為書庫曰秘閣雙歷閒命儒臣籍為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歷朝搜訪至宣和最盛校正

繕寫為三本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中興搜訪部帙漸廣館閣藏書自紹興至嘉定多至五萬九千餘卷紹定火災書多闕失

致堂胡氏曰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洪必去吕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享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備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

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
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遠孔子刪定
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豈後
世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
葉氏過庭録曰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
傳者類説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
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本朝公卿家
藏書惟宋宣獻最精止二萬許卷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
取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
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
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毋周其餘一讀足矣

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利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惟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悞所獲亦不以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滾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為窮經之學寢食坐臥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繩頭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已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見聞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恠珍之物有悅於人之

耳目而不遵於用金石絲麻五穀六材有遵於用而用之則獎取之則竭悅人之耳目而遵於用用之而不獎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遵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

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原一百七十四

易

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燔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

見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
又京房自云受易於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後漢施孟梁丘京氏
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
字號曰古文易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後漢陳元鄭衆皆傳
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
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
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
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田何之
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
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本言得
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費直之易亦無師

授專以彖文言等參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　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隋劉炫之偽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為書亦此類耳

丁寬易　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作易說三萬言

孟喜易　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授孟喜

喜為名之後實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

子夏易　唐張弧僞作也容齋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易則有傳詩則有序禮有儀禮喪服一篇春秋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寔受之子夏穀梁赤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京房易傳　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

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陳氏書録解題曰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之説皆出京氏焦氏易林　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

王弼易註　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註繫辭説卦雜卦序卦弼門人韓康伯注又載弼所作略例通十卷　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尚弼葢唱之

孔穎達正義　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獨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為本採諸説附益之

易舉正　唐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易經
此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容齋隨筆載其
二十條云世罕有其書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　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
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輔嗣侯果崔憬向秀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
度義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一二
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周易釋文　唐陸德明撰多援漢魏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
皆在也
易證墜簡　皇朝范諤昌撰其書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
云脫不喪七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

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李處約許堅
胡安定易傳　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
嗣胡翼之于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
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　原一百七十五
伊川易傳　朱子曰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
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
四卦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
處

叢坡易傳　朱子語録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只一爻

攻那一爻這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大麤
疎卻添得些佛老在裏

漢上易傳　朱震子發撰自言以程頤為宗和會卻雜張載之
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為一朱子語録云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
互體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
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為互體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
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
康主簿戴師禹所撰

晦菴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　朱子語録易只是卜筮之書今
人説得太精了更入麤不得如某之説雖麤然卻入得精精義

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曉說道理縱曉說得好只是與易原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其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　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脩則障了一路明若能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　原一百七十六

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元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受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
屋壁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
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
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

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
絕而歐陽最盛初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
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
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
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定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
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
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
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
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雜二十九篇又雜以今
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

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雜以災異一篇蓋建武中吳姓方興於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太衍而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誦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蓋尚書之末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豈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受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辨科斗自以其意為訓

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讐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洛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下非伊尹周公傅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謨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皆其君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耳当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

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之四時為士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矣

尚書大傳　漢濟南伏勝撰司農鄭玄注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亦必當時本書也

孔安國尚書註　陳氏曰考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寔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逵有源流然兩漢名儒皆未嘗寔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後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後出識之

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内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寔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逵單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窺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為豫章内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姚方興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或者雖不列於學官而散在民間故即然終有可疑者　朱子語録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是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

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說外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卻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所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尚書正義　孔穎達因梁費甝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古文尚書　漢孔安國以隸古定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存其二於釋文而已

東坡書傳　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石林書傳　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頗採諸家之說折

衷其是非

無垢尚書詳說　張九成子韶撰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

少簡嚴而頗能開廣後學

禹貢論圖　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

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寔皆辨證之

晦菴書說　門人黃士毅集師說之遺為此書晦菴於書獨無

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彊通今惟二典禹謨名詁洛

誥金縢有解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蔡九峰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傳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原一百七十七

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

晉轉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石林葉氏曰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
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後之盛行者獨左氏馬禮家
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小戴最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
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誦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
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
諸儒議論既精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
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
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
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垂
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

鴈鴈也與金縢合釋北山丞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肆業者衆而人始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詣至晉宋諸書亦未能信也

儒皆未見而毛詩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不可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鄭眾賈逵馬融王肅皆同

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別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忌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　詩書之

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抵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不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深得經意亦不過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雖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賦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歎辭章累句而無一言以作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有源探索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

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
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
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
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
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
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
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
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叔于田二詩序以為
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
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
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鵜羽陟岵

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靜女木瓜采葛丷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簡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

其東門野有蔓艸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浙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之篇也或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叅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朝廷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

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
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議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
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足
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羽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
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而不聞被
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
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
附會而不可解者先儒嘗疵議之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
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

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分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當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

毛詩故訓傳鄭玄箋

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据鄭譜云魯人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

詩嬰詩外傳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
毛詩　原一百七十八

大毛公數小毛公鄭於諸經皆曰注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
表也識也又後漢傳注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漢末
間達上之辭皆曰箋則箋者所以為敬也其間與毛異義者甚
多王肅盖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　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
以璣為機非也
毛詩正義　孔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繁而增其所
簡云自晉室東遷學分南北南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
其枝葉穎達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
數亦已詳矣
鄭氏詩譜　歐陽修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予求之久矣不

可得慶歷四年奉使至絳州偶得焉其文有註而不見名氏繇首尾殘闕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無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畿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豳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初子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

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

歐陽公詩本義　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意末著之論十解以釋已取舍之義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焉

蘇子由詩解　其說以毛詩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

黃川詩故　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然齊詩隋唐已亡久矣恐後世依託為之然其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徵絶云

毛詩補音　吳棫才老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

鼇慶之為羔馬之為姥之類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槩又有前補一書不為詩作也

夾漈詩傳辨妄　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作而極詆之朱晦菴從其說李樗毛詩詳解　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義末以已意為論以斷之

呂氏讀詩記　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詁訓後陳文義貫穿如出一手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此書者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晦菴詩集傳　晦菴於詩不主毛鄭又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名詩序辨說

詩考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
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鄭孤
行韓厪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
有參考三家者獨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
則取臣衡柏舟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
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昊天有成命則取國
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則取韓詩皆一洗末師苟
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
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窃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
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徵學廣異義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鄭既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

閒獻王德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一篇獻王薨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參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三百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

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叢亡又無師說

儀禮注　儀禮十七篇鄭氏注唐賈公彥疏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手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婚後喪祭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必至鄉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

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三
之類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古禮經傳通解　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
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　朱子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
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
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
見之
古禮經傳續通解　長樂黃榦撰文公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
喪祭二禮未及論次屬榦續成之
周禮鄭玄注賈公彥疏　漢武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
官一篇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

著禹錄畧永平中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皆傳受玄皆
引之以參異同云　朱子語錄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
在裏許裏所疑者周公立下此法却恐不曾行得盡後世皆改
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
得 廟一百
八十

陳君舉周禮記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
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
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言

黃度周禮記　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葉水心稱其敘鄉遂溝
洫辨二鄭是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

閻禮井田譜　會稽夏休撰紹興中表上之

禮記鄭玄注　漢戴聖纂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没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録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朱子語錄禮記有説宗廟朝廷説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則曲禮少儀看又云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

禮記正義　穎達自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今以皇甫侃疏爲本有不備則以熊安生疏補之　朱子語録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

芸閣禮記解　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
中庸大學尤所致意

禮記集說　直秘閣嵓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
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中表上之

朱子大學章句或問中庸輯略　大略宗程氏
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
又取石墪子重集併刪其繁亂名曰輯略

大戴禮　漢信都王太傅德纂本八十五篇今闕四十篇
朱子曰戴禮恐是它好處人被小戴襍亂來做禮記了然尚
有零碎在處在　定民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
不異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

古一則盡出詆疏反若取詆語勦入者公符篇録漢昭帝冠
[illegible]書殆非德本書也
禮義宗　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合周禮一戴之學敘述
[illegible]彭悉其義為禮學之最
禮圖　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玩諶等六家
[illegible]川定實儀為之序
太常禮書　陳祥道用之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
之論近世尚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原

春秋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四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公孫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詁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寧雖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詁訓解至漢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為訓解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

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論而
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
論說　論春秋者言夫子修春秋九月而成之得陽豫之卦
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
踰冉歲而夫子既老而成之書
春秋左氏傳杜預經傳集解春秋釋例　晉杜預元凱作經傳
集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其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
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
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
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
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

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公羊傳何休公羊解詁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　休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穀梁傳范甯穀梁集解　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
廢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
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
行於世晉范甯以舊注膚淺於是帥其子弟及門生故吏商略
名例搏採諸儒同異之說追成父汪之志作穀梁傳集解
春秋繁露春秋決事比　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
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
世今溢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　初仲舒既老病致
仕朝廷每有政議帝數遣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
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
獄也

春秋正義　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主杜說貞觀中頴達撮劉學而損益之

春秋公羊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

穀梁傳疏　唐四門助教楊勛撰

春秋集傳纂例辨疑　唐陸淳撰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為集傳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撫三家得失與經庶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為辨疑

春秋名號歸一圖　僞蜀馮繼元撰

春秋經社　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議論頗嚴正

孫明復春秋尊王發微
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
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
潁濱春秋集傳　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
棄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凡十居
龍川而書始成
伊川春秋傳　其書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畧序文祟
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劉敞春秋權衡意林劉氏春秋傳　原父始為權衡以平三家
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
春秋會義　皇祐間進士杜諤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暨於孫

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成一書後斷以己意雖不盡得聖人之意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胡文定公春秋傳　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庶幾不以設官經筵不以誦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朱子語録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忙

石林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　葉夢得撰各自有序

春秋集解　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大要如杜謂會義而所擇頗精

左氏博議　呂祖謙撰其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憑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春秋外傳國語　崇文總曰左丘明撰韋昭解吳嚴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左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

原一百八十三

論語何晏集解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

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
論者王吉宋畸貢禹九江禹玄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
者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
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
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
侯論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
尚書同出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孔安國為之傳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為之註何
晏又為集解齊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
立於國學

孟子趙岐注　趙氏題辭曰孟子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

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
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

晦菴論語集義論語集註或問語類孟子集註或問　集註大
略本程氏學通取古今注疏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既成復
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或問東陽潘墀又取其語録中論
語一類增益所未備刊於學宮

孔子家語　魏王肅註肅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當時公卿士大
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論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
自記其所聞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寔而切事者別
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四十四篇原

孝經　鄭康成註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支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或云鄭玄也　唐明皇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為之注刻石太學號石臺孝經

經解

白虎通德論　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十四篇　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
立令諸儒訓釋六經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
章句而已若戰國迫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
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
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
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
如洼丹易通論名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
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
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洼繆正俗　唐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而糾

正之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及孝經論語爾雅
莊老爲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

五經文字　唐張參撰取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
明釋文鈔撮疑互校正文字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七經小傳　劉敞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
語也前世經學多祖述注疏至敞始以己意說經王安石修經
義蓋本於敞

西山讀書記　真德秀撰其書有甲乙丙丁大約本經主旨
而述以己意今存者甲乙丙丁也原一百
八十五

班志漢志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鼓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諫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晁氏曰古之為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為本後世為國者先治文故以禮樂之用為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

先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
內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息既
修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
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遂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為
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
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寔何益於治亂成敗之
數雖然禮文在外為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
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雖以鄭衛夷
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而況其書哉
陳氏樂書　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為禮書陳祥道其
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

律品新書　中興藝文志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唐
燕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
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為寸　朱子序曰季通之書淵源而
通暢其言雖多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不本於古人已試之
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
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截之例
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數因
亦可見至於先求蔽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
子張子之言也

儀注

踐經籍志儀注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差
等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
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軍賓嘉是也
周衰諸侯削除其籍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
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
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
彼此紛爭互相矯駁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
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於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
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
儀注篇　三代之禮亡於秦儀褒之禮雜識緯先儒所以議其不

紀述歷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來
尚矣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推二鄭注以
求經之意而鄭注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
於通褒之書矣此二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
其書以亡故後世無述焉

獨斷　漢蔡邕邕著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

開元禮　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邱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
禮儀注不同至是書成唐五禮之文始備遂以設科取士然唐
初已降詔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卒亦不能
正也

禮閣新儀　唐太常修撰奏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

元和十年凡三十篇其一卷為目錄

太常因革禮　姚闕蘇洵撰雁湖李氏跋曰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概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盡廢以故件繫不可復考是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註例册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原一百八十七卷

朱文公家禮　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器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

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為經及雜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則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為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發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為一定之儀儀以幸萬世而反為未成之闕典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斟酌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

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首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窺先生之意云

考古圖　皇朝呂大臨與叔著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制文字原一百八十八

小學

漢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

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史民上書字或不正
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
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
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
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
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
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
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
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
也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

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
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
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
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
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
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
假借處事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
任事然自蒼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
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
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

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六體教學童有
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蓼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
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才八分書
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童幼誦
說文字林音義救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
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
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
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
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
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
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

於永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風為烜煨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士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爾雅　世傳釋詁周公作釋言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皇朝邢昺等疏　晁氏曰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　陳氏曰鄭樵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註皆

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註不應經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合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與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埤雅　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細王安石客也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急就章　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綴急可就而求也

方言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

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
常抱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
釋名　漢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日
稍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鄙鄙車服
喪紀下及氏族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　漢許慎纂唐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亦是正之又
增加其闕字
玉篇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字大約推本叔重而雜俗雜居
不如說文之精覈
廣韻　隋陸法言撰唐孫愐增字本朝陳彭年等重修
類篇　初丁度等奉詔修集韻成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

正篇不相參協乞詔禮官與集韻並行至熙寧中司馬光始
上之大約以說文爲本原一百八十九
禮部韻略　景祐丁度等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略者舉
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敍韻之略也
字說　王安石介甫撰元祐中言者指其採雜釋老穿鑿破碎
聾瞽學者特禁絶之
韻補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音協以今韻分爲五十種其敍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
傳楚詞註以愚考之書合古今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
不得盡合者古之爲詩學者多以諷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韻

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未嘗
言合也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
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江魚模
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
漢魏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莊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
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
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来之為釐慶之為羌禹之為姬
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叙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乎如
婚字必欲作俛負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
之類則贅矣

三十六字母圖

夫譯經師傳授天竺
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

藏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三十六母而諧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數有音聲無定音為緯乎上去入者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

智永千字文　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書

佩觿　皇朝郭忠恕撰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重脩玉篇　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

和中正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汗簡字源　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近古者附之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

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定

閣本法帖　李昭玘跋太宗皇帝遊意翰墨購古帝王名

帖集為十卷鏤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

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

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摹本刻石河東

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

他書御史所模尤為疎澀

法帖釋文　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劉次莊摹刻之石復取帖中

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集古錄跋尾　歐陽修撰編述之意序文詳之此與下金石錄

金石錄　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

源流二百七卷

則倍之妻易安居士李清照作後序頗可觀

朱子小學書　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於左丘明紀傳者分紀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記備史官採擇而已編年紀傳各有所長未易優劣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迹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　王氏應麟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有四一曰

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文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兼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然其泛稱德行功業不足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史記　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

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

遷書舊裴駰為之註云

漢書 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輯校內入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

後漢書　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蕆本因補註三十卷　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

三國志　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五十五列傳吳二十卷列傳蜀十五列傳合八十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以正

注博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　續後漢書盧陵貢士蕭常撰起昭烈章武辛丑盡少帝炎興癸未為續後漢書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以正

晉書　唐房喬等撰貞觀
喬與褚遂良許敬宗有加
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
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
羅平劉據中原為五涼四燕
十志二十列傳此十載記三
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
撰爲

宋書　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
為是書以何承天書為本參來徐爰之說頗爲精詳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八紀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八經籍門

梁書　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貞觀三年詔思廉同秘
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筆削記以成此
書徵惟著總論而已
陳書　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思廉推謝吳顧野王等
諸書綜括為二史以卒父業
後魏書　北齊魏收撰初翻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
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隽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
紀一　文宣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其書
多論譖不平世號穢史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
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志二初周有柳虬隋
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
唐儉共成之

隋書　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
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
志寧李淳風敬播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
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南史北史　李延壽撰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建周隋分隅南
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無緣喪狀編年未
盡而奪延壽後頗修晉隋書因悉究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
代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南起宋盡陳百四十二年為二史

各八十卷補須補綴通本史遠甚

唐書　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

新唐書　初劉昫等撰唐書仁宗以其是非失實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宋祁撰列傳共二百二十五卷事則增於前文則損於舊蕪穢重加修定藏於家

五代史記　歐陽修以薛居正史繁穢重加修定藏於家修後朝廷取付國子監刻行凡七十五卷一百九十二

編年

漢紀　漢荀悅撰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詔悅依左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後漢紀　表宏彥伯撰宏以東京史籍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緒紀差詳因參撫傳記而損益之比諸家號精密

晉春秋略　唐杜延業撰自三王隱晉書而下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成此書

元經　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補并注起晉惠帝太熙終於陳亡或云即逸偽作也

唐歷　唐柳芳撰起隋義寧迄大歷倣編年法作此書芳善敘事其書不立褒貶而詳於制度温公修通鑑多採之

稽古錄　司馬光君實編起自三皇止英宗治平之末

資治通鑑目錄考異舉要歷　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

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書局自隨至
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覽
六十二年又奉
同俾歸一途別為考異又患本書浩大別為舉要歷各一編神
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
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
而隋則劉道原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
彪荀悦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建康實録以下無譏焉柳芳唐
歷最可喜唐以來稗官野史暨百家譜録正集別集墓志碑碣
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　高氏緯略曰公與宋次道書曰某自

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
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
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
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数
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
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
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徃徃以為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
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
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張
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黄魯直閱數百卷訖無
一字草書此温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

資治通鑑外紀　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歲其世次兩
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為二
編號曰外紀猶國語春秋外傳也
通鑑紀事本末　五部侍郎袁樞撰朱子曰古史之體其可見
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
以見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
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
諸篇其所紀載或經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
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
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意蓋亦近書
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

嘆意固不復請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機仲乃以驟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發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通鑑綱目　新安朱熹撰大書者為綱分註者為目綱如經目如傳　朱子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約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歷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櫽括以就此篇益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

分注以備言使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
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續通鑑長編舉要　眉山李燾仁父撰燾進長編奏曰臣嘗盡
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咎信呀傳不考
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沒
景德慶歷之盟誓曩嘗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
熙寧之更新元祐之紹述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
使衆說咸會於一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
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
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臣今所纂集義
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以書詎可便謂續

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　謙沖書屋藏

康一百六十八年事蹟靡不該載紹興隆興乾道淳熙四次上進凡為書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

大事記　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初意欲起春秋接五代及漢武征和而止原一百九十三

雜史雜傳

隋經籍志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趙絶書相承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最詳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
聞見以備遺亡是後藝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
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自近代亦各其志而
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莫測然大抵皆帝王
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又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自公卿諸侯至
於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
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
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
而成之腹腓輔弼之臣俠義徼儻之士皆有紀錄而掾行高潔
不涉於世者鬼記獨傳夷齊伊尹述楊主孫之傳其餘皆略

劉向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靈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為

穆天子傳　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即其事也其體制與起居注同起居注自漢明德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

汲冢周書　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簡書此其
一也晉孔晁為注解凡七十篇

吳越春秋　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句踐
越絶書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越絶之義曰聖人發一
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絶於彼辨士絶於此故曰越絶

古史　蘇轍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年為紀傳世家記五帝
以来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遷之舊始伏羲訖秦始皇為七本
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朱子謂近世之言史者惟
此書為近理

大唐新語　唐劉肅撰輯故事起武德止大歷分三十類原一
百九

國史補　唐李肇撰起開元止長慶間事初劉餗記元

開元事名國朝傳記故肇續之

四夷朝貢錄　唐高少逸撰會昌中李德裕以點戛斯朝貢

知其國本原詔為此書凡二百一十國

涑水紀聞　司馬光撰記賓客所談祖宗朝及當時雜事原一百九

東都事略　承議郎知龍州眉山王偁季平撰凡一百五十卷

其書紀傳附錄略具體但無志耳附錄用五代史例也淳熙中

上之得直秘閣

元祐黨籍列傳譜述　龔頤正撰改諸臣本傳及誌狀家傳遺

事之類集成之其事迹微晦史不可見者則采拾諸書為之補

傳凡三百九人其闕者四人而已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華商老撰輯諸書二百餘家分上中下
上政宣二十五卷中靖康七十五卷下炎興百五十卷原一百九十七

古列女傳　漢劉向撰凡八篇其七篇篇十五人為一百五人第八篇為頌義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十五卷南豐曾氏序之

襄陽者舊記　晉習鑿齒撰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

高士傳　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六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為

八朝名臣言行錄　朱熹撰以近代文集及傳記載本朝名臣

記行掇取其要輯為此錄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

九十九

僞史覇史

華陽國志　晉常璩撰記巴蜀人物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

所書者四百人

新修南唐書　陸游務觀撰采獲諸書頗有史法

十國紀年　劉恕撰十國者王蜀孟蜀吳唐吳越閩楚南漢

南北漢也

虜廷雜記　契丹降人趙志忠撰記虜廷雜事始於阿保謹迄

耶律宗貞李清臣云志忠仕虜為中書舍人得罪來歸上此書

及契丹地圖言虜中甚詳

北遼遺事　燕山史愿撰一云金人滅遼録

西域志　唐僧玄装撰装西遊天竺求佛書既歸記所歷諸國

風俗

史評

史通　唐劉知幾撰備論前代史書得失徐堅深重之云居史

職者宜置坐右

讀史管見　胡寅明仲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為此書大約有

感於時事而作也

唐鑑　范祖禹醇夫撰醇夫為温公通鑑局編修官分掌唐史

以其所自得著成此書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曰此

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凡三百六篇原二百

故事

隋經籍志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漢時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武帝命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措紳之士撿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

貞觀政要　唐吳競撰以唐太宗之極治貞觀為最故采時政之可備勸戒者上之於朝凡四十篇

通典　唐宰相杜祐撰先是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

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庶瑣
稱才過劉向祐以為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為二百篇以食貨
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世稱該洽

鄭夾漈通志畧　甫鄭樵、漁仲撰淳熙間經進自序畧曰江淹
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典故者
不能為也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
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
詳於浮言畧於事寔不足盡爾雅之意臣今捃天下之大學術
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畧凡二十畧其五畧漢唐諸儒所得而聞
其十五畧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曰氏族畧六書略七音畧
天文畧地理略都邑略謚畧器服略藝文畧校讐畧圖譜金

名畧災祥畧昆蟲草木畧凡十五畧出臣昫臆不涉漢唐諸儒
議論曰禮畧職官畧選舉畧刑罰畧食貨畧凡五畧雖本前人
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以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
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
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書録禹別九州定
山川分圻界條物産辨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
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博
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鑒
妖祥夏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
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覆邦國周知九
利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及主
會之法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冢宰掌邦之六典寔總其事蓋
亦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
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其帝
時討書既止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
而已其後劉向畧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
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
氣所生區域之廣户口之數各有攸叙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
將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縣之名而已晉

世學虞依禹貢周官作戲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
邑山陵水泉鄉亭道里土田貢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今
古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
之地理書任昉又增澄之書為三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
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
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
州圖經集其餘記注甚衆今採錄之以備地理之記焉

山海經　大禹製漢劉秀校晉郭璞傳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
南岳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
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水經　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於世又按唐志注或云郭璞撰又杜氏通典據水經晉郭璞注二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也

十道志　唐梁載言撰唐分天下爲十道所載頗詳博

元和郡縣志　唐宰相李吉甫撰自京兆至隴右凡四十七鎮篇首皆有圖

太平寰宇志　皇朝樂史等撰太平興國中盡平諸國天下一統史悉取自古山經地志考正訛謬纂成此書上之

皇朝方域志　東陽布衣王希先撰凡前代謂之譜本朝謂之志譜敘當時事實而注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系於古

之州國地理學之詳明無過於此原二百四

子儒家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荀子　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注

賈誼新書　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

楊子法言　漢楊雄撰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

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於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晉祠部郎中李軌注凡十三篇

太玄經　　晁氏曰漢揚雄撰雄作此書當時已詡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篋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玄經其自序稱玄盛矣而諸儒或以為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為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褒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譬夫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玄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玄雖準易然託始髙辛太初二歷而為之故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為一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

顧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無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及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玄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玄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為玄不亦善乎不然則玄之序亦贅矣自復垢而為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頤何以為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屯正於丑間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一陽一陰者玄相錯之法也然養為陽而中不為陰水火木金土者玄相傳之法也然守為金而羨不為土其自相定類如此豈得無說哉司馬君實集漢宋衷

吳陸績晉范望唐王涯宋宋惟幹陳漸吳秘七家之說為之註
云原二百八

新序　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戰國秦漢間事為三
十篇上之其二十篇今亦
說苑　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撰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
相從為說苑二十篇

鹽鐵論　漢桓寬撰按前漢鹽鐵酒榷均輸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為此
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為此
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
議文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著數萬言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凡

潛夫論　後漢王符節信撰符在安和之世隱居著書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凡三十六篇

申鑒　漢荀悦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

中論　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書凡二十篇

孔叢子　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或稱漢孔鮒撰鮒孔子八世孫也

家訓　北齊顏之推撰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文中子　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通行事蹟史無考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人傳

會不可謂全書其裨處殆非荀緯所及

家範　司馬光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

編類訓子孫原二百九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自獨以

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

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太極圖說并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

可緊易此篇本號易通與太

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

精徵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

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審意味之深又非今

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正蒙書　晁氏曰本朝張載子厚撰為書萬餘言陰陽變化之
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盡方
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

西銘　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
也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

程氏遺書　朱熹集録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
問答之語　朱子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
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　邵雍堯夫撰陳氏曰其學出於李

會不可謂全書其裨處殆非苟錫所及

家範　司馬光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

編類訓子孫原二百九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自獨以

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在獨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

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太極圖說并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

可緊易此篇本號易通與太

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

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

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

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正蒙書　晁氏曰本朝張載子厚撰為書萬餘言陰陽變化之
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
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

西銘　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
也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

程氏遺書　朱熹集録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
問答之語　朱子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
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皇極經世書觀物内外篇　邵雍堯夫撰陳氏曰其學出於李

之才疑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
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
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以陰陽
剛柔寫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
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蓋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
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

近思錄　朱熹呂祖謙取周程張邵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
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晦菴語錄　陵陽李道傳裒晦翁門人廖德明而下三十二家
刻之九江其弟牡傳又得黃幹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錄所無者
并刻之原二百十

道家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法

老子道德經　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太史公曰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盖公盖公即齊相曹參師也　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

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老子之學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列子　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言與莊周類晉張湛為注

莊子　莊周撰郭象注合三十四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初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嵇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三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東坡蘇氏曰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歸本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陰符經　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注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遁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　原二百十一

法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管子　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

韓子　韓非撰非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萬餘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

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

名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尹子　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畧學黃老而雜申韓也

墨家

漢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祟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

有為之見儉之利凶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
墨子　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兼
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荀孟皆非之韓愈獨以為辨生
小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高氏子畧曰韓非子謂墨子死後
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
離為三
晏子春秋　晏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
從橫家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
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鬼谷子　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

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

戰國策　崇文總目漢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漢高誘注鮑彪重校定原二百十二

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leftover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范子計然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

子也當南游越范蠡卑身事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註不韋相秦致辨士學士
之使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記二十餘萬言備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士
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時人無增損者

淮南子　漢淮南王安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
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
言也原二百十三

論衡　後漢王充撰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
邕得之秘玩以為談助

昌言　後漢仲長統撰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著論多邑言
凡三十四篇今存十五篇

女誡　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國之姊也　原二百十四

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周盧注博物志　晉張華撰載歷代四方奇物異事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撰自序云縫掖之徒及怪及戲無侵於儒詩書為大羹臭為折俎予為醯醢大小二酉山多藏奇書故

名曰酉陽雜俎分三十門為二十卷其後續十卷原二卷十五

北夢瑣言　荆南孫光憲撰光憲蜀人從楊玭元證遊多聞蓄

世賢哲言行因纂輯之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於江南之學

自以為高氏從事在荆江之北故命編云

太平廣記　太平興國初詔李昉等取古今小說編纂成書同

太平御覽上之賜名廣記凡五百卷原二百十六

夷堅志　鄱陽洪邁景盧撰共四百二十卷後王質景文又撰

夷堅別志二十四卷

老學菴筆記　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聞殊

可觀也　原二百十七

農家

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
食此其所長也及鄒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
詩上下之序

齊民要術　元魏賈思勰撰記民俗歲時治生種蒔之事凡九
十二篇

四時纂要　唐韓鄂撰鄂備閱農書取廣雅爾雅定土產取月
令家令敘時宜

禾譜　溫陵曾安止移忠撰東坡所為賦秧馬歌也謂禾譜文
既溫雅事亦詳贍其不譜農器故以此歌附之

農器譜　曾之謹撰安止之姪孫也追述東坡作歌之意為此
編周益公為之序

陰陽家

漢藝文志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天文

漢藝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殆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主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筭

漢藝文志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能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數以為小前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周髀筭經　題趙君卿註甄鸞重述李淳風等釋周髀者蓋天之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

甘石星經　漢甘公石申撰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圖象次舍有占訣以候休咎

步天歌　未詳撰人二十八舍歌也三垣頌五星凌犯賦附於
後或云唐王希明撰自號丹元子

唐大衍歷議　唐僧一行作新歷草成而卒詔張說與歷官陳
元景等次為歷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新史志畧見之十
議者一歷本二日度三中氣四合朔五卦候六九道七日晷八
分野九五星十日食皆考正古今得失也

五行

漢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
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
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
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

世寖以相亂

形法

漢藝文志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禍福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原二百十九

兵家

漢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

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
六藝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數陰陽技巧
六韜　周呂望撰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分文武龍
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
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七書云
司馬法　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
孫子　吳孫武撰魏武帝注校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今止十三篇杜牧以為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其序
畧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武所著深矣

吳子　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為之
說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
黃石公三畧　隋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世傳此即圮上老人
以一編書授張良者題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畧
尉繚子　未詳何人書論兵主刑法首篇稱梁惠王問意其魏
人歟
李衛公問對　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
完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阮逸家或云逸凶杜氏附益之
風后握奇經　高氏子畧曰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
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原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
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

醫家經方

漢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生爲死漢藝文志經方者本草食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内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黄帝素問　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黄帝之問猶言素書也唐王砅注按漢藝文志有黄帝内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

素靈樞九卷通其數爲砭詮次注釋凡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
砭自號啟元子　黃帝與岐伯問答三墳之書無傳尚矣此固
出於後世依托要是醫書之祖

難經　秦越人撰吳呂廣注唐楊玄操演越人渤海人家於盧
受桑君秘術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
扁鵲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以其爲趣深遠未易
了知故名難經

金匱玉函經　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該答問雜病形證脉
理參以療治之法合二百六十二方

仲景傷寒論　張仲景述王叔和撰次仲景南陽人名機官至
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

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
百一十二方

王叔和脉經　叔和西晉高平人其書纂岐伯華陀等論脉要訣所成敘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纖悉備具咸可按用凡七十七篇

雷公炮炙　宋雷敩撰胡洽重定述百藥性味炮熬煮炙之方其論多本之乾寧晏先生

神農本草　宋掌禹錫等補注校漢平帝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起於此神農本草經初仙三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增名醫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為七卷唐顯

慶又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開寶中又益一百三十三種
及嘉祐中詔禹錫林億諸人再論次凡新舊藥共一千八十二
種

明堂針灸圖　題曰黃帝論人身俞穴及灼灸禁忌明堂者謂
雷公問道黃帝授之故名云

千金方千金翼方　唐孫思邈撰思邈洞明醫術著用藥之本
診脉之訣針灸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
自為之序名曰千金備急要方復掇集遺軼以羽翼其書成一
家言　原二百二十二

沈存中良方　沈括撰括博學通醫術類其經驗方成此書
二百二十三

漢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泳於其外者也聊以
遊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
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

度人經　晁氏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
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
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
靜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秘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長生或白日
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咒
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除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煉

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之陶洪景之徒相望而出其
言益玅於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

黃庭內景經　晁氏曰題大帝內書藏暘谷陰三十六章皆七
言韻語梁邱子敘云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
華玉篇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人地內指
事即腑心脾故曰黃庭又有外景經與法帖晉王羲之所書本
正同敘云老子所作也

周易參同契　漢魏伯陽撰神仙傳伯陽上虞人修真養志約
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朱子攷參同契考異　語錄曰參同契
乍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
而已精水也坎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

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
吸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
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
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
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檃
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原二百二十四

抱朴子內篇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
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名曰內篇

列仙傳　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　接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
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
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

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

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嘗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秦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殺人而卒自斃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逐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原二百二十五

釋氏

四十二章經　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者華言能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歿後大弟子大迦葉與阿難摹撰其平

生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滅於秦火張
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傳教之對遣蔡愔秦景
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有佛書自此始　佛書自楷書
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
律謂之三藏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為之註釋疏抄至不可選紀
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摩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
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學之者布天下雖曰不假文字
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與焉今世佛書三藏之
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問答之類禪學也

今所般若經　後秦僧鳩摩羅什譯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
而世多行此本

圓覺了義經　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疏解

心經　唐僧元奘譯并注

般若行首楞嚴經　唐天竺般剌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房琯授

維摩詰經　天竺維摩詰撰鳩摩羅什譯

楞伽經　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楞伽山名也佛為大慧演道於此山元魏僧達摩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經教惟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

遺教經　佛涅槃時所說譯於姚秦弘始四年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鳩摩羅什譯原二百二十六

華嚴經　唐于闐實叉難陀譯按贊寧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

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晉有沙門支法領得下本分三萬六千偈至此土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三十九品

宗鏡錄　僧延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建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東流中夏學者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法僧更相詰難至詖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學佛者傳誦焉

景德傳燈錄　晁氏曰皇朝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乘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於

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謬遂盛行於世為禪學之源大禪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溈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徧於海內迄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高僧傳 蕭梁僧慧皎撰起永平十年終天監十八年凡五百

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

續高僧傳　唐僧道宣撰以慧皎會稽人其書詳於吳越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十九年凡百四十四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原二百二十七

類書

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為秘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北堂者省之後堂鈔書之所也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蕭梁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錄其目之後

初學記　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等分門撰次

六帖　唐白居易撰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門目類萃成書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名目置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內倒取之抄録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唐試士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六帖之名所由起

太平御覽　皇朝李昉等撰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周賜名太平御覽

册府元龜　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迹惟取六經子史不録小說雜書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四門原二百二十八

集

晁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說譎不概諸聖而莫辨漯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為百代辭章之祖衆士慕嚮波騙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鴻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流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為目者幾希此無他虛詞濫說徒為觀美而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為益固多至於虛詞濫說如上所陳者亦可以自警

馬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蓋古詩可以為大夫言志
物造端材知深義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
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
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
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大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
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諫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
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說為侈麗閎衍之
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
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
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

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楚詞　後漢校書郎王逸注初原原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宋玉作九辨招魂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劉向典校經書分十六卷王逸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附之共十七篇至朱元晦別為之注以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云

楚辭後語　朱熹撰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原二百三十

花間集　蜀歐陽炯作序稱衛尉少卿字弘基者所集其詞皆

温飛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

陽春白雪　趙粹夫編取草堂詩餘所遺以及近人之作原一百四

總集

隋經籍志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詞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以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準輿而取則焉

文選　梁昭明太子蕭統纂唐李善集注呂延祚又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註上之名曰五臣註

王臺新詠　陳徐陵孝穆集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時文筆

好文雅尚宮體陵衆西漢以來樂府艷詩以倫諷覽且爲之序

玉臺後集　唐李康成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

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已上二部合一百八十

六卷

古文苑　不知何人集皆漢

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

唐文粹　宋姚鉉編鉉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

於襄建樓貯之宮屬多謬卷寫錄更以爲苦以鹽水嘗之與其

逮壞後以火焚其樓

篋中集　唐元結次山錄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

于逖王季友七人詩

國秀集　唐國子進士芮挺章集李嶠至祖詠九十人詩

搜玉小集　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

御覽詩　唐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於梁鍠凡三十人詩

河岳英靈集　唐進士殷璠集

極玄集　唐姚合集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

中興間氣集　唐高仲武輯至德迄大歷中詩自為序

才調集　後蜀韋縠集唐人詩

松陵集　唐皮日休與陸龜蒙酬唱詩

西崑酬唱集　楊億劉筠李宗諤晁迥錢惟演及當時同館十五人唱和詩楊億為序

樂府詩集　太原郭茂倩集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為門十

有二

文苑英華　太平興國七年命學士李昉等閱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類分之雍熙三年書成凡一千卷

唐僧詩　吳僧法欽集唐僧三十四人詩

九僧詩　皇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業宇昭懷古也

瑤池新集　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秀蘭至程長文二十三人詩各為小序冠其前且總為序原二百四十八

歷代奏議　呂祖謙集

皇朝名臣奏議　丞相謝汝思編

皇朝文鑑　呂祖謙編周孟公序此條原在二百四十八卷

文章正宗　真德秀希元撰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
曰詩賦

文心雕龍　梁劉勰撰評自古文章得失別其體製凡五十篇

文章緣起　梁任昉撰但取秦漢以来不及六經

詩品　梁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為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原二百四十九

文選旁證卷十八

文選旁證卷十八

人中品三十九人　古今書錄三品百廿九人　第二品十一人

晉品　宋錄晉作晉宋錄入第二品十一人

文章緣起　宋曰色遊曰泰業以來未多文筆

文心雕龍　宋曰古文章始末已詳論矣此一論

曰若雜

宋鄒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帝系考

序曰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盡議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徃徃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舉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參差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倣正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叙帝王之

姓民出虛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典賜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

太上皇皇太后

漢高祖六年尊太公為太上皇　顏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孝惠帝崩呂太后取後宮子名為孝惠子立之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姬為帝太太后師丹言陛下繼體先帝特重本宗義不得復顧私親不應

陳留王景元元年燕王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耶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有司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尸天祿不敢子天子以明孟嘗之尊而子雖以為天子必有尊也推斯以言父必臣天位之者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晉哀帝生母章太妃薨帝欲服重江霏啟應緦服詔敕降期霏又啟厭屈私情所以止嚴祖考從之

孝武寧康中崇德褚太后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

據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
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讓逆祀以明尊
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
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
宗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已嘗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
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
王士歆在蔭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慶元為高叔祖矣
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為從祖今圭稱皇伯

祖而歆但稱皇叔祖乃是伯圭弟耳禮寺亦以為國朝以來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有如此者也

后妃

昏義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禮疏云周禮王有六寢餘五在後通為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為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及之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差次之后妃群妾以禮御

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禮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必以成法

漢因秦號帝母稱太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班固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効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寵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惟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亡

不敢從舊恩不敢從儉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
亦脩行事變亦脩矣

東漢皇后紀敘論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脩七國爵列九品漢
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惟薄不修孝文祖席無辨然而
選納尚簡餘歌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減費至乃掖庭三千增
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
中興新雖為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
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
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
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

帝幸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謁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来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萬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淵慮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帶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盛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墓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覆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

又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
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
恭懷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母
及諸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
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晉成帝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
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例春秋
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漢魏遺事並皆
闕略武惠納后江左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
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昏是供其昏禮之幣而
已又周靈王求昏於齊齊先儒以為丘明詳錄其事蓋為王者昏

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穆帝永和十年臺箚聞六禮板文舊稱皇帝令太后臨朝當何
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曰禮不稱主人女命諸父為主太常王
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圖之
大典皆仰稟成命非兼外事也豈容禮獨不通乎六禮板文應
稱皇太后詔符又問太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
皇帝詔及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曰王者之於四
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
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
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故
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無命戚屬之臣為

皇父兄主婚之文咸寧故事既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所
上禮合於讌謂令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從之原二百五十三
北史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否則不得
立原二百五十四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
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
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
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
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
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是等廢之而立懿宗
雖當時中人專橫亦因楸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

寵無威之人故上躬彌留之際宰輔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此條原在二百五十二卷

容齋洪氏曰自漢以来帝王妃妾之多惟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萬人唐世明皇為盛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云原二百五十四

先公曰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為唐末一代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亦烈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皆此物也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已衰於此矣秦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閭閻呂氏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憚

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擅胎立宣陰妻邪計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葬新之亂曹魏之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為之主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豪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此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澄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主外戚竊宮嬪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讒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毅功臣勒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為也此條原在二百五十一卷

皇子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
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該提有識三公三少
因明著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
信道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南學上齒而也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太學上貴而尊爵賞賤有等而齒
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
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事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教也春秋之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
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漢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為群臣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

明太子事同於群臣群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

昭帝太寧三年詔議官屬稱臣拜禮尚書令卞壼議以為周禮皇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朝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冬

臣臣子無稱於義不通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

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原二五十七

公主

初學記曾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舜公有宵明燭光易

有帝乙歸妹周武王之女嫁於陳正未有封號至周中葉天子

嫁女於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

之公主秦代因之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皇女皆

封縣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　王吉曰漢家列侯尚公主

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

亂

宋明帝使人為江數作表讓婚曰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皆

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覘朝不識曙星至
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彀影裁聞
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来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媸宵
輕婦之誚今義絶傍私屢恭正匹不每事必言無儀適詼譬輒
云輕易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愆發口所言恒同科律是以尚主
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賞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
當刋膚剪鬚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為戲
笑

唐神龍中勅公主府設官屬儀比親王駙馬表楚客奏記於
魏元忠曰女有內男有外男女有別所以正陰陽也幕府者丈

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崇置官秩女處
職長陰抑陽恐乖久安之策
太宗女襄城公主性孝睦動循矩法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
勇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葺以第門列雙戟而已
是時公主下嫁未嘗行見舅姑禮太宗女南平公主適王珪子
敬直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乎以成家
國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主降有舅
姑者倣婦禮本於珪
開成二年勅駙馬當為公主服三年頃乖典法自此準禮夫妻
齊服纔杖朞時杜悰不為岐陽公主重服時論推美故有是
原二百

漢高祖七年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孝武元光元年復七國宗
室前絶屬者　平帝元始五年詔郡國置宗師以斜宗族若奈
不從教令有宽失職者
孝成時劉向上封事言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大
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擬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
非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事
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宜發明詔援近宗室親而納
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所以褒睦内外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
晉武帝懲魏氏孤立之敝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
自選國中長吏其後卒召公王之禍

唐太宗嘗閱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惟
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
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
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以養百姓豈可勞
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玄宗先天之後令諸皇子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
居之名十王宅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

宋仁宗景祐中詔慶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十位聚居
賜名曰瞻親院選一人為宗正以司訓導糾違失

DS
735
.A2
M34
v.6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經筵講義之寶 悖錄

封建考

序曰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褊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啟周上世言之啟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

者矣又如秦伯之為吳嶽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亦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

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
為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
一再傳而後貢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彊大之慮以為親者
無分地而疎者偪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
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
勦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
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
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
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
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咸
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

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上下相猜之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疎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敝復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襲裂土則遂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簒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强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宦豎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亦

文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業俱以童孺當方而名為
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才出為
郡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稱覺君父卒
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疎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
奖宗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館李斯
趙士衡柳宗元董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今所論著
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
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櫟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
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
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槩

新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
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
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宋則始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
禹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也諸侯相兼逮湯受
命存者三千餘國周武王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
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
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
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六澤
不以胙其餘以祿士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

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仲友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
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
制為周禮者又强為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
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費誓曰魯人三郊三
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
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
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為
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
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
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
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

曰是燕附庸誠是也卿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為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乘率之為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為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二他無餘地車聾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於何給之尚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幣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為公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

為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為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子
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為言省文而互見詳而
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
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
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止之方二百里而具六
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
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為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
者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為一遂合為
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
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

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為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
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
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
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二
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
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封
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
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
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
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
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時出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

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者皆
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
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害纖
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
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
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為拘哉存男之百里
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
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
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
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
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

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予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適五十畝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
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也康成之說既
不通司農之說又倒置豈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哉子產
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
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內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羊侯伯三之
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
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為說也
之沃壤而貢重乎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為正
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為正然王食豈盡取
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

公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樂取
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畀重歟　陳氏禮書曰列爵惟五以
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
地同百里子男之地同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
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
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
庸庸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侵
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
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庸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
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
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

百里而異於子也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原二百六十

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原二百六十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二人 陳氏禮書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

名內而為比長閭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若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於重川之遠謂之州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此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

其言故能以中國為一家以聯其國為
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
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以國有王卿伯勞之是也非其
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
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

陳氏禮書曰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
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
過千乘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
四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
賦雖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
出也千乘闘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

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兼乘兩以相聯糾之法也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為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關境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率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亦不至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一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

…不掠之患此先王制禄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封諸侯
…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侯
…所得自十卿禄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閒若過嚴矣然君十卿
禄乃君之所自得者耳而侯國之公用則取之地入以給之其
山澤開田雖歸之公上領於王官而實藏富於天下又封建之
美意也春秋以來諸侯土地各有財賦皆足以用其民而戰其
力其山澤之賦列國亦自擅而有之無復君十卿禄之制而於
卿大夫禄地多踰古制一時諸侯皆任已意以行私賞故多違
宗大族為國生患焉原二百六十一

秦制諸二十等以賞功二十徹侯廿九關內侯十八大庶長十

七駟車庶長十六大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
二左更十一右庶長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四不更三簪裹二上造一公士　秦爵二十等
官大夫五大夫四不更三簪裹二上造一公士　秦爵二十等
起於孝公之時按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
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祿邑若秦法則惟徹侯
有地關內侯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蓋秦之法未嘗以土
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請分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
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讐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從之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
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
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
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
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
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弒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
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反理詭道而妄議聖人
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
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
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斬裒之

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嘗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
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
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行久矣蓋
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
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
于王略以勤六師也蠻夷猾夏然而命皐陶修五刑
五流之法有苗當弗率矣雖命禹徂征而卒以舞干羽而格則
當時四岳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上而不勤征討也
審矣安得如柳氏所謂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
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

有以服之也益堯在位七十有三載詢於衆庶以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於衆庶以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勢足以為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之相使以為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敝也益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敝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

義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義和之罪曰湎淫於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也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甲兵而擅用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羣后雖曰親賢並建而終不

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通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
益密而示人益褊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於桀紂之
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尾大不掉之
憂然則其效可睹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
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或
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
天下而以爲劣於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
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記曰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
虞夏乎而或畔或疑起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

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

漢文帝六年賈誼上疏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厭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日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加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

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中必蓼蕩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勢踈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建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頌聖陛下誰惮而久不為此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複治國天子為置吏

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咎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

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
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
宽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
樂聲而泣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
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焉其後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
侯稍自分析弱小云
元朔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
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
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
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

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
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
計乃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此條原在二百六十六卷

班固諸侯王表序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
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
左轉渡河濟漸於海為齊趙殽河以往奄有鄗蒙為梁楚東帶
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
嶷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
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臺

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七王狡之憂卒斬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陵弧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諸侯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

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總體茂親屬疎遠生於帷墻之内
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
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七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
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
成遂據南面之尊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
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
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原二百六十五

前漢孝文時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拳拳以諸侯強大皇子單弱
為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帝從之後漢顯宗則謂我子豈
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諸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諸王與孝文異
意何也蓋孝文之時分封諸王之大小可以驗國勢之強弱顯宗之

之大小不過係懇入之豐儉國勢則宗藩強而皇子弱
幹弱枝之遠慮耶入則兄弟豐而諸子儉乃見先人貽
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
侯王土地之大小初無係於理亂安危之大勢矣此條原在二百六十八卷
功臣侯表序曰自古帝王之興昌營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
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
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
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
以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是以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
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

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户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録之乃開廟藏覽蕃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或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恤問稍益衰微不絶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説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享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内怨之君樂繼絶世咸心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哀

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
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
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
豈無刑辟由祖之紹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
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
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
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
方欣欣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
人為衆雖難盡縱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
修賁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原二百六十七

魏正始間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忽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專用則其漸也擅奪任則其弊也劫奪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譔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恃

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命石勝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蒙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味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乎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衰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世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

皇帝撥不世之資摘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豎用事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親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主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寓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援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務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閭閻與相維

主或為爲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
百夫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而
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
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榮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至於此乎」漢人嘗稱萬户侯蓋列侯之大者多食萬户也魏
則雖親王所食未有及萬户者漢光武封功臣如鄧寇蕧皆以
元功食四縣范曄猶以為懲韓彭之戮存矯枉之志故不大其
封王使之得以功臣自終魏則諸王所食不過一縣蓋封建之
制至曹魏而規模益聚矣然天下戶口之數考之西漢盛時

至一千餘萬而魏氏不過六十六萬有奇蓋郡國所止中間獨不及漢十之一則宜其分封之數不能如漢制也又兩漢户賦輕而魏晉以來户賦重受封者皆食其户賦則輕者不容不多而重者不能不少矣原二百七十一

按魏疎忌骨肉武之子文之母弟不過食一縣且刻削遷徙殊無寧日幾不能以自存晉矯其敝受禪之初不特宣文之子孫畢王雖宣帝諸弟如孚如泰如之子孫亦且同時俱封又許自選官屬而王家人衣食御府別給之親親之意亦厚矣然惠帝既立之後諸王或鎮雄藩或專國政廢賈誅趙猶運之掌而千戈相尋自相屠毒遂以覆國蓋晉之創業不以道而垂統非其人故天命不祐雖有磐石之基禍固難以周漢自詭也

宋齊之制諸王為刺史者立長史以佐之復立典籤以制之大
率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則長史典籤也宋
蒼梧王以凶狂遇弒明帝嗣位而江州長史鄧琬不受命奉晉
安王子勛起兵稱帝會稽長史孔覬雍州長史孔道存俱不受
命皆奉其王以應晉安未幾兵敗臣主俱就誅戮孝武之子孫
殲焉及齊明帝以支代宗欲盡除高武之子孫而皆以典籤殺
之然則長史典籤之設皆所以禍諸王而當時之居此職者皆
輕躁傾險之人或假之以稱亂或賣之以為功其情雖異而攘
禍則同童孺無知駢首橫死於鋒鏑鴆毒之下至誓不願生帝
王家反乞為奴以紓死而不可得哀哉　自漢景武始裁抑諸
侯王雖受封連城而不得以擅其土地甲兵至東漢諸侯王惟

得食其邑入而已曹魏則并邑入亦鮮薄積防尤甚卒以孤立
遠亡晉宋齊梁之制諸王皆出為都督刺史羅基布各據強
藩蓋將假以事任庶資宗子維城之功而矯孤立之弊然宋齊
一再傳後二明帝皆以旁支入繼大統忮忍特甚前帝之子孫
雖在童孺皆以逼見讐其據雄藩處要地者適足以隕其身於
與籤葦之手而二明亦復享年不永置嗣無狀論者以亡不足
復議若晉若梁則諸王皆以盛年雄材出當方面非宋齊帶子
葦比也然京師有變則俱無同奬王室之忠而各有帝制自為
之志賈趙之亂如冏如顒如乂如越之徒縱兵不戢屠其骨肉
以啟戎狄之禍而神州覆亡侯景之亂如綸如歸如紀如譽之
徒擁兵不救委其祖父以饑餓寇賊之口而天倫殄絕矣蓋其初

詎非不欲希風宗周鑒魏漢然世俗險惡人心澆漓而不可得後儒所以疑封建之不可行有由矣 原二百七十二

唐太宗時議封建李百藥止論曰周氏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三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特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守內莫不受命土玄飛名帝籙締

甘退與王之運啟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發之賤非止意有覩覩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聾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寧之亦

不可固焉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
鼎鼐運祚已懸之於沓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湮祀如
綫郟鄏不守此乃衰微之漸有類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
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斯王
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開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遹帝王之勳
與抗龍顏之祚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
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流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
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
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曾之末鑄船求劍寸
可膠柱成文彌浙多惑徒知間鼎請隧有懼覇王之師

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承悟望東之釁未甚昇涅之災復忍貢之殊寧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貉之役女子盡髮嶠陵之師婁輸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幽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之謬也而說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剌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

艱難輕自然之崇貴莫不代增遥虐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形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恃理共侮徹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理豈若是乎内外羣臣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寧非代及用賢之路斯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新安可啟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算歲次雖咸秩遂用毛帛之君曾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漢桓靈之時下吏遥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陛下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而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請俾琢琱成樸以質代文刑

者之教一行經計之福云罪然徵定理之例議山河之當未
為晚焉　顏師古議曰伏聞博問卿士議欲封建而識者不一
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遂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國燕姒
羣官皆錫茅社或云彫弊之後人稀土曠封建之事普本可行
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若量其遠近
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海書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
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不能為非協力同
心足扶京室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僚皆省選用
法令之外無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
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　鄧徵議曰三代
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大啟山河同奬王室故楚國不共齊

桓有召陵之舉諸呂擁難朱虛奮北軍之謀比夫秦之孤立子
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扞若內固豈可同年語哉至於同憂共
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
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
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
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臣泉心未定或致逃亡未可一也既立諸
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脩則事
有未暇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
則人不堪命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多至於貢賦亦資在
於侯甸之外今若並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
給未可四也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亡逐

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未可五也原夫聖人之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　臣竊中庸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順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見三代之治愚竊論之封建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一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孝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徵子尹兼夏蔡仲君蔡邦雖僥倖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

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勦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同宗矣繼則勦滅疎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漸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近親而王之不旋踵而犯上警亂誼其國而隕其身矣使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是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蹔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祿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錫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墮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畜貨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岳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

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擯山煮海招納亡命
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
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牘銷骨
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
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使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尊未
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止而名之曰
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大相遠故仁恕者則流於橫恣西晉是
也尅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
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
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魏鄭公之賢亦以為事雖至善
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

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
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於是封建之
地悉為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史
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為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
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
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
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
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又況魏晉以後王
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
內之地而遥封者如元魏之以曾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
臣為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為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禄必仰

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弊
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户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
之地既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君
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
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户者甚於征行非百姓
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華屋玉食今
使之堀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讌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
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
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强希美
名以行之上不利於君中不利於臣下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
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景龍三年應食封邑者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產其安樂太平公主封又取富戶不在捐免限百姓著封戶者甚於征行河南巡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上疏曰臣聞分珪列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義亦深自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境壤專擇雄輿徐州貢土方色已垂寢邱辭封讓德不嗣且淄州者國之近甸密邇帝畿地出鹽鐵人多趨射列縣惟七分封有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論國求諸既往實所未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業莫返其居伏願稍均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甿上遵古制則公侯不失於采地流人得還其故鄉諸州封戶亦望准此又聞五等崇

王盛典自非邪茅懿戚寵洪勳無以誓彼山河酬其爵

王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無積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邑收家稅半於天府經費不足益亦有由竊見武德之初建侯故事於時天保新定王業創開佐命如雲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繼世有象賢舊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論功謝於前業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寔啓國用伏惟酌宗周之前訓咨武德之舊章地匪宗盟勳殊社稷不宜加於實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此則庶績其凝彝倫攸敘

原二百七十五

按唐自中葉以來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閤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襲封建之制益已盡廢矣至肅代而後則強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於列國焉

唐書藩鎮傳序曰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

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蘖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
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
孫脅百姓如鋸其頸刺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一寇
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
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
鉞鈍舍忍混貸照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
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
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
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頡天時不利則
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

偷取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偪強
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猶豢虎狼而
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
煞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年百姓夫
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
者天子不問有司不呵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
田名器分劃太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滋名越號走兵四略
以飽其志越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潰
軒豁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
大者誅鋤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
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

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蓁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
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翬傳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
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
朝明年王廷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
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
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
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
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籍地
之輕重視人謀藏否歟

先公曰嗚呼宇宙之為天下裂豈一朝夕之故哉太宗初置沿邊節度使天寶十年分西北十節度

大率以其兵防邊耳未嘗有世襲之節度也自安史亂而徼河北三鎮有世襲之節度然猶未有東南之世襲節度也自黃巢亂而後東南偏海內皆為世襲節鎮矣五代十國皆節鎮之流裔而并合者也自貢賦併河中如博淄青成德澤州而為梁自河東據潞州而為晉然後吳以淮南趙以鎮海閩以威武楚以武安靜江南漢以清海岐以鳳翔邠寧蜀以西川而燕之盧龍荊之荊南亦并出焉原二百七十六

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以嫡子嫡孫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與無後者則爵不奪而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全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雖羊士食邑多為虛名然始受封之後子繼世世相承如吳王恪

吾王明俱太宗之子受封於貞觀時中更武氏祿山之禍皇族
殲滅然其苗裔苟存亦皆封襲不求則皇子之為王者封爵僅
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廉車節鉞
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齒德稍
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則不襲也原二百七十
七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錄

象緯考

序曰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僕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而已蓋必三任合而為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左氏以為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當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六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大同此一蓋旣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月日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抵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食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

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于姑
言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為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
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
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
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末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
雲氣

象緯

漢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
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物類之象其伏
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
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

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位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主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傳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凡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

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中宮

北極紫微宮　北極五星一名天極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為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其第四星為后宮第五星為天樞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受政也　宋中興天文志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丑以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終所成始也作歷者逆推而上之以至於數千百載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於建牛之次然後用之為歷元謂建牛艮丑

分野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故北極則居其方為天之極而七政則會其分為歷之元

太微宮　太微垣　生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東蕃四星曰上相次將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曰上將次將次相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決急

天市垣　天市垣二十二星主權衡主聚衆東垣十一星曰宋曰南海曰燕曰東海曰徐曰吳越曰齊曰中山曰九河曰趙曰魏西垣十一星曰韓曰楚曰梁曰巴曰蜀曰秦曰周曰鄭曰晉

曰河間曰河中

中與天文志凡三垣紫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大角左太微在大角右司馬遷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十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原二百七十八

二十八宿

東方蒼龍七宿角二星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亢四星九度主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又曰總理獄錄功者也亦為疏廟主疾疫氏四星十六度為天子之路寢房四星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心三星六度天王位也中星曰明堂為大辰天子之正位也前星為太子

後星為庶子星九星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第四星十
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一曰天雞主八風又主口舌
主客蠻夷胡貊
北方玄武七宿斗六星二十五度為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
之宜袞進賢良薦文爵祿又生兵牛六星七度天之闕門主儀
牡女四星十一度謂之須女者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
婦女之位其星如婦功之式主布帛裁制嫁娶虛二星九度家
宰之官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危三星十六
度主架屋受藏風雨墳墓祠祀室二星十七度亦謂之營室為
太廟天子之宮也壁二星九度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亦
主主功

西方白虎七宿奎十六星十六度天之武庫也謂之天豕主兵
又主溝瀆婁三星十二度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與兵聚
衆胃三星十五度天之廚藏五穀之倉也昴七星十一度主西
方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又主喪主亡舌奏對畢八星十七
度主邊兵主弋獵觜三星一度主天之闕又為行軍之藏府主
葆旅牧斂萬物參七星十度為忠良孝謹之子又主殺伐主權
衡
南方朱鳥七宿井八星三十四度主泉水亦主諸侯帝戚三公
之位鬼四星二度主死亡疾病亦主祠事天目也又主視明察
姦謀柳八星十四度主飲食倉庫酒醋之位星七星七度主后
妃御女之位亦為賢士張六星十七度主天廟明堂御史之位

翼二十二星十九度主太微三公化道文籍軫四星十七度主將軍樂府歌謳之事又為冢宰輔臣也主車騎

二十八宿度二宋天文志王奕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爲度蓋日度之名曰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歷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歷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孟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

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每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闊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數相當此闊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并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牽牛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闊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古之造歷假說晷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某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又非

矣原二百七十九

十二次度數　宋天文志王奕按星本無次黃帝因甲月所會而為之名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元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

冀州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
野屬益州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
分野屬雍州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
分野屬三河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
之分野屬荊州　容齋洪氏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
為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
志謂自危至奎為娵訾衛之分野也屬并州衛本受封於河內
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
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
張掖諸郡自畢至東井為實沈魏之分野屬
益州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

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爲一
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
知地乎

天漢起沒　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斡而成
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
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漢張氏云八極之維
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
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唐袁氏云以是觀之天

日月　隋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

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
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故傳云日為太陽之
精人君之象也人君有賑必露其惡以告示焉　月者陰之精
也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
月相望人居其間盡睹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蓋
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
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
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
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
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張衡云半
日之衡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朔則月食值望

月星七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用女主之象也
日月行道　漢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
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
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晝短冬至至於牽牛遠
極故晝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晝中月有九行者黑道
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
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
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晨
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
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

日之所行為中道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黃
若東南入陰曆八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畢傳曰月
為風雨日為寒暑故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　中興天文
志按三統歷日躔與堯典月令不同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江默
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
故每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太初
歷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晉虞喜始覺之歷家祖
述其說自唐堯至今冬至日躔各各不同乃知歲星差之法得
天甚密不可廢也又嘗考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歷以四十年
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
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至唐一行詳考三家

知劉焯之說為近遂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然又不若本朝紀元律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為最密也　又曰古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與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赤黑白四者之異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歷以儀測之得畢觜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本朝紹聖二年清臺考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寡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也若

天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皆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
元紀元每一歷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畧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
家亦隨各歷之躔度焉

五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
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曰南方夏
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二歲而周天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
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二十八歲而周天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
白一歲而周天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
令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歲而周天　凡五星其東行曰順西行

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　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仕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詩妖之應隨其象告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中興天文志夫二曜二氣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也二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退逆何也班氏譜三代盛時天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降姬而蠻世道邁末星軌適常亦失其初歟易觀乎

文以察時變故星紀之逆順可以懼然懼矣　又曰按五星合變為妖星曰散可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鬬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為鬬早出曰晨晚出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然或有不盡如所占何也曰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惟迫近則殃大遠則其占始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

殃毋傷原二百六十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來

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客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主女子為王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有奸心上不明臣下縱橫大水浩洋三司恒星不見主天子失政諸侯橫暴又曰衆中國諸侯微滅也三曰星鬬星鬬天下大亂四曰星搖星搖人衆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衆星墜人失其所也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鬬有兵凶則星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為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為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隊之為龍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

奔亦流也中興天文錄流星有六一曰天保二曰天聊三曰天
雁四曰天保五曰地雁六曰天狗飛星有
五一曰天刑二曰降石三曰頓頑四曰解衙五曰大潰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一曰
彗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二曰孛星彗之屬也
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三曰天棓本類星末銳四曰天槍五
曰天欃雲如牛狀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七曰天衝出
如人蒼衣赤頭不動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九曰昭
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十一曰天欃彗
出西北狀如劍或曰如鉤十二曰五殘出正東如辰星出角十
三曰六賊出正南大而赤動有光十四曰獄漢出正北大而赤

數動察之中青盛曰春表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黑象伏鼈十六曰天蓬彗象矛鋒十七曰燭星如太白以五色占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十九曰長庚如一疋布者天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察國皇溫星皆客星也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為咎徵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二曰歸邪三曰昌光妖氣一曰虹蜺二曰祥雲

十煇　周禮眡祲氛氣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

天變　鴻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
裂陽不足是謂臣強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
驚皆亂國之所由生也原二百八十一

日月蝕　中興天文志按戴國以後古歷廢壞漢世始推月九
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復推
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夫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
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外規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
賓元嘉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結黃道外十
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
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

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　又曰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月所掩則日食是為陰勝陽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日闇虛之內則月為之食是為陽勝陰朱熹以為月食終亦為夫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　沈氏曰或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不偶不餘何也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過則日為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隨其相貌淺深食凡日食當月

食而既不全當

而交入於內則蝕起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食既則起於正西復於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食既則起於正東復於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暮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迎步之乃今考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原二百八十二

漢成帝時李尋對災異曰夫日者衆陽之長導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辜於色旦初出炎以陽君登朝倭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導光君德

以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尊以尊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
起者法為卒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
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昏連午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尚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意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陰之氣也陰者衆陰之
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為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
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準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
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而承之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
妃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妃后與政亂朝陰侵陽

陛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依
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
哥強本朝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
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
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
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
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黃黃龍入帝庭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
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承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辟其
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墻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

佞人防絶萌牙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早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孛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是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夫日者以下原二百八十五　四月者以下原二百八十七　五星者以下原二百八十七

邵陽馬貴與先望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鎌

考

晉司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以各代證應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猶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帝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

文帝非漢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槩
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儒林傳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
會强求證應而深有所不通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
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
震系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
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
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作物
異考第二十二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
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妃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宮室飾臺榭內淫亂
女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禋祀好戚故草百
則水不潤下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上之痾青青祥惟金沴木言
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蟲
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悳
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羸蟲之孽羊禍目痾赤
青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
貪時則有鼓妖鼎鼎之孽豕禍耳痾黑青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
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華孽牛禍心腹之痾青黃青黃祥時則有途木水火沴土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
馬禍下人伐上之痾曰月亂行星辰逆行

唐史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
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
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所謂五物者
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
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總其
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
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
五物曰五行之屬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書
幽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

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地之氣沴戾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之大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耶君子之畏天也見物而反常而為變者則思其所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苟若箕子為周武王陳洪範之

言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
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自漢以來未
有非之者夫所謂災者彼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蝗螟之類是已
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
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
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
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
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
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亂其不可以傳也 老泉
蘇氏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載節五
事者也合夫皇極之建也貌恭必恭言必從從作乂視必

聽必聰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
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
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兩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
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
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
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
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
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
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
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

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皆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祇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今傳又增咎以旺增罰以陰此其擾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旺與蒙無異而雨可兼陰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本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徵增之則雖憂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炎皇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

一其子陳之益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
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
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繁迹
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
傳必拘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
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愚傳之法二劉昌之班固志
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
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鄭夾漈曰仲尼既
沒先儒以妖妄之說欺後世相承罔政失墜者有二一為
妄學務以欺人一為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
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

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已意而說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說洪
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
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
火土之咸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夫春秋
者咸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專以明王
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略專以配實迹
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
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
應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
理又何如耶竊觀漢儒之說謂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

春秋之際者是不考其實也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
之盛時何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震三百年而
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歲三十一日而地百二十
四動舉春秋山傾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
同日地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
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
且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
才其所以感和氣而彌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奈何以一蟲
之妖一氣之戾而一質之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況吉凶有
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無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為
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箴於管輅輅曰若

家有三怪足以為異而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無患覩
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
變怪論休咎唯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原二百九十五
水災　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伐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
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羣逕有
德茲謂狂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
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
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
逆人悲則水出河決　易飛候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易傳曰
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鬬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蓋蓋
厥異流水赤又易占曰水化為血兵且起　蓼楷曰河諸侯

又清諸侯將為天子也原二百九十六七

又燒其室君高其臺天火滿災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原二

木異　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弃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作反立　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天雨草木人多死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

易相室原二百九十九

金易　傳曰人君多殺無辜之年兵災於朝原三百

地震　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

論　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又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

絶小人剥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原三百一

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原三百二

恒雨 漢方儲對策曰天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傳曰陽德衰陰氣盛故常雨原三百三

恒暘 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

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陽之在閉器而湛於寒
燄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
法厥災霜　識曰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
命其寒雖雨物不茂又曰夏雨雪戒臣為亂興兵妄誅茲謂亡
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不戰不量敵茲謂暮
而寒並去日亦為害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蚩禽
京房易傳曰有德被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則殺
春秋莊公二十九年冬大雨雪　穀梁傳曰雨雪之盛則暑殺人冬則物生不藏而
雪大雨雪之盛則寒殺人冬則物生不藏而雪大雨雪之盛則寒殺人　冰原三百四

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脇陽也
雹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雹者猶月食也又曰雨木冰木者
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戕害則陰氣脇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
或謂之樹介兵象也又曰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
雨俱信讒殺無罪則雹下臻死破車殺牛馬 原三百五

恒風　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
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
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
穀蓬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風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竭厥
風絕經緯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
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喬

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
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候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恒地變
而殺人
恒陰　五行傳曰主失中原蔽君明則雲陰又曰晝而晦暝若
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原三百六
雷震　京房易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　易飛候曰
雷雨霹靂邱陵者逆先人令　五行傳曰雷托於雲猶君托於
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下下人將叛之象　原三百七
人異　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
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亡曰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
男婦政行也又曰家宰專政厥妖人生角又曰妖曰人生他物

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
將亡人司馬死又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
原三百八

物異 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易傳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
毛又易飛候曰天雨毛貴人出走 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為
天下雄 易妖辭曰闕動壯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
篡 易傳曰上下咸詩厥妖城門壞 揚雄曰人君不聰為衆
所蔽空名得進則鼓妖見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 北一節錯出前數卷中
烏雌雄鱗魚之異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門又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廢正作淫大不朝國多

易飛候曰野獸入宮宮室將

又曰臣易上效不順厥妖禽生角又曰諸侯相攻厥妖禽生
易曰氣概由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
言　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又曰足多者
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　原三百十一
亂　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又曰專征刼殺厥妖烏鵲鬬　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
君亡之他方鳥鳴門鬬如人音邑且亡　原三百十二　易傳曰牝雞
雄鳴主不榮　易飛候曰雞鳴不鼓翔國有大害　易傳曰衆
心不安厥妖龍鬬又曰龍乳人家王者為庶人冬龍見天子亡
社稷　五行傳曰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　易
妖曰蛇見於邑三年有大兵又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原三百十三　易占曰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人與民爭食如蝗矣　蔡邕對策曰蝗蟲貪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之所致也　易傳曰臣安祿茲謂頗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尊蟲食心又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原三百十四

歐陽氏五代史王建世家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竊有善辯之士不能杜其威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不畢出於其國異哉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木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見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命夔作樂樂聲和鳥

獻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并記以為美後世
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宣哀
公出獵得之而不識益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
秋曰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類也聖
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
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
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
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
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

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貫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說或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此條原在二百九十五卷

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
地考第二十三
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少皞氏之衰制度無聞顓頊之所建
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
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遭洪水而天下
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虞舜攝帝位分為十二州
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
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載祀大百
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
侯畿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
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

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
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
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蠻夷戎狄不在
其數逮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二及周之末
惟有七國
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
大海
漢興以秦地太大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凡為十
三州部刺史司隸并荊兗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至哀平之際
凡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
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志第二十三

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少皞氏之衰制度無聞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虞舜攝帝位分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載祀大百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

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
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
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蠻夷戎狄不在
其數逮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二及周之末
惟有七國

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
大海

漢興以秦地太大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凡為十
三州部刺史司隸并荊兗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至哀平之際
凡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
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
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
亦益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
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
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荊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有
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
西自隴西南安祈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
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興勢白帝並為重鎮吳主北據
江南盡海置交廣荊郢揚五州有郡四十三以建平西陵樂鄉
甲郡巴邱夏口武昌皖城牛渚濡須塢並為重鎮其後得沔

口都城廣陵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
宋常
晉太康元年晉吳分十九州部司兗豫冀并青徐荊揚涼雍梁
益梁寧幽平交廣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縣
千一百有九以為冠帶之國蓋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
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邱逖死北境漸蹙
其後青兗司豫梁益悉遣陷沒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
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
政移於宋矣
宋孝武大明中凡二十有二州揚南徐徐南兗兗南豫豫江青
司荊郢湘雍梁秦益寧廣交越郡凡一百一十有八縣千一

七十有九明帝時後魏南侵
悉陷沒以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
兼青冀二州寄治贛
榆後十年餘而宋亡其初強盛也南鄭
以西悉鄭城壓城東
陽皆為宋藩扞
齊氏淮北之地所有全少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
西百七十有四後刻為後魏所侵北境彌感始全盛也南鄭樊
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連口朐山為重鎮
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
百有五其後更有新置大通北伐城鎮相次剋平直至洛陽瞽
以河南地降通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
帝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大抵雍州下濕

夏口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為重鎮
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為境
合州四十有二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宣帝頻年北伐盡
復淮南之地更經略淮北旋為周軍所敗江北之地盡沒於周
復以長江為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荊門安蜀城公安
已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
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遂有河北之地遷都平城南略地至於
滑臺許昌彭城太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統萬太延以後東平
遼東西平姑臧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
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
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

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泗宣武初又得壽春以淮
淡川三於劍閣兼得淮西之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
年後分為東西魏矣按舊史第
于三百五十有二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
關西高氏據河北高齊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
有五當齊神武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
伐周師東討者三焉文宣之後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
洞晉州武平關桓崖軹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荊門孔城防
汝南鄧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
未遑制置也周自文帝東征西伐至於武帝通計州二百十有
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年當戰爭之際則玉璧邙郡齊子領

道名防并禮三城宜陽郡陝州土刻三荊三鴈鎮置兵以備東

軍烏

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三年復改州為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旦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後改為都督府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西劍南嶺南既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

九百十八里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
法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山南西劍南淮
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
夷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
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天寶初又
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
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數中其後范陽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
隴右不守陷於吐蕃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
至於唐亡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
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

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
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
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
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
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
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
鳳階成瀕邊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
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固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
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
南三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
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

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峽三州為南平合中
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宋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京東路京西路
河北路河東路陝西路淮南路江南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兩浙路福建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廣南
東路廣南西路凡十八路州府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
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於海西盡巴夔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
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熙寧始務闢國業寧紹
述遂興西事拓地立城雖頗亦勞民力亦弊西事初定
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羌
斥大土宇詳有密歲凡所建

景德建業山雲中兩路甫闋三歲而禍變遽作矣

古九州

禹貢冀州既載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既脩太原至於岳陽覃懷
厎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
右碣石入於河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
幽州并置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山曰霍數曰楊紆川曰漳
汾白分潞其利松柏人五男二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地險
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其在天
官自畢則趙之分野尾箕則燕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秦平
天下置郡為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
代郡雁門雲中及三川郡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幽

州并州晉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劉元海石勒慕容皝又爲苻堅所陷堅敗慕容垂據之後屬後魏唐分置十五部此爲河北道河東道兼分入都畿關內爲晉王所滅石敬瑭叛唐以幽涿劉仁恭父子據幽燕繼而爲晉王所滅石敬瑭叛唐以幽涿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賂契丹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二州又劉旻據河東宋太宗平劉繼元盡得河東之地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爲河北河東兩路後又分河北爲東西二路宣和間遣使約女真夾攻遼取石晉所沒地十六州遼既亡金人止以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來歸遼將張覺又以平州來降繼復爲金所取靖康後冀地盡沒於金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

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里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原三百十六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厥土黑墳草繇木條浮於濟漯達於河厥貢惟十有二牧兗其一也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山曰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沛浸曰盧維其利蒲魚人三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蓋以兗水為名又兗之為言端也信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兼得媯宋齊趙之交

秦平天下置郡此為東郡碭郡之東北境齊郡之北境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兗州晉永嘉之後陷於石勒

元平河南又得其地置兗州宋末入後魏唐為河南道梁

河洛德貝博屬於唐宋以魏博貝滄海棣為河北東路濮鄆濟
為京東西路滑為京西北路靖康後沒於金　兗州舊疆界於
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
儒學及西晉之末為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為甚自宇內平
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禹貢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萊
夷作牧浮於汶達於濟鄒分青州為營州皆置牧周以徐州合
青州土益大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山曰沂藪曰望諸川曰淮
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人一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蓋以
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秦平
天下置郡此為齊郡琅琊之東境遼東秦亂項羽以其地為國

曰膠東齊濟北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為青州晉又置平州懷帝
末沒於石勒慕容皝後俱入後魏唐為河南道河北道安東府
宋為東京路建炎後沒於金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
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霸人情變詐好行
機術豈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逮於
漢氏封立近戚武帝臨極隔雅風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
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
貢賦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厥土赤埴墳草木
漸包羽夫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泗達于河亦舜十二牧之一
周并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隋邱以
為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吳之交秦置郡此為

泗水琅琊之西境薛郡漢加置東海郡漢武置十三州還為徐州自晉元渡江徐州所有惟半而已宋明帝時地入後魏唐置河南道唐末海泗二州為楊行密所據宋分為京東路京西路淮東道建炎後沒於金惟海泗二州屢得屢失紹興議和卒割以遺金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方必爭之國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兖其俗略同原三百十七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蕩既敷草木漸包厥土塗泥島夷卉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周禮職方東南曰揚州山曰會稽藪曰具

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
穀宜稻江南之氣躁競厥性輕揚亦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在天
文斗則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亦古流服之國春秋屬
吳越戰國屬楚秦兼天下置三郡此為九江陳會稽閩中南海之
東境漢改九江曰淮南國封淮南王吳王盡得揚州之地武帝
十三州此為揚州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也魏晉亦置
揚州元帝渡江揚州為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江東
為東揚州又分置南兗州南徐州南荊河州江州齊並因前代
惟徙置豫州北兗州北徐州南唐為淮南道江南道江南西道五
代淮南江東西為南唐兩浙為吳越閩為王氏宋平諸國盡有
揚州之地為淮南東西路江東西路福建路　揚州

人性輕揚而尚思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瀕海地非
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服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距守
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
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閉關賤品處力
役之際吟咏不輟蓋亦因顏謝徐庾之風焉原三百十八

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同歸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
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置十二牧荆州
其一周禮職方正南曰荆州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
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揚州同荆强也言
其氣躁强亦言荆驚也或取名於荆山蠻夷之國禁伐之種
詩人所謂蠻荆也春秋戰國時並楚地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

野兼得韓秦之交秦平天下置郡此為南郡黔中長沙南陽之東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州其五溪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拓漢春曹公敗於赤壁遂與吳蜀三分其地後蜀所分地悉入吳而荊州南北雙立晉亦置荊州宋分置荊州司州郢州雍州

州唐置十五部此為山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兼分入淮南道及嶺南道宋乾德平荊湖平蜀始盡得古荊州之地後為荊湖北路荊湖南路及夔路之施黔思播等州云　荊州之境

含帶巒蕞土地遼落稱為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荊揚故謂荊州為陝西也原三百十北

禹貢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道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浮于洛達于河厥篚厥貢惟土五色羽毛齒革惟木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浮于江沱潛汶達于淮海

識方河南曰豫州山曰華鎮曰圖山川曰滎維澤曰波溠其利
林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豫州在九州之中
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舒也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天官柳
七星張則周之分野兼得秦楚之交秦置郡為三川碭潁川南陽
九氏則韓之分野兼得魏之分野觜觿參則魏之分野觜觿
之東境北境南郡之北境漢武十三州此為豫州後漢為司隸
豫州晉分置司州及豫州永嘉之亂豫州沒於劉石苻姚宋初
有其南境亦置豫州唐為都畿河南道兼分入山南東道及河
東道五代並都汴宋因之其豫州之境俱為京師輔郡置京東
路京西路兼得陝西路淮東路南渡後俱沒於金惟得京西之
襄陽均隨襄陽光化而已　荆河之間四方輻湊故周人善賈

趨利而緘齒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
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遠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
治便為國之享獻不惜隘害務脩德刑則卜世之期可延久也
原三百
二十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厥土青黎厥田既旅平和夷底
績厥土青黎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illegible]仍貢[illegible]攸梁其
一也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
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也於天文蔘參之宿
亦秦之分野又得楚之交far平天下置郡為漢中巴蜀隴西之
南境內史之南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漢武帝置益州益之為

言險也言其地險隘亦曰壤壤益大王莽末公孫述據有其地三國劉備建都蜀分置梁益二州晉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帝時李特據之安帝時譙縱又據之宋梁益寧三州並因前代更置秦州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唐分十五部此為山南西道山南東道劍南道兼分入京畿隴右道及黔中道唐末王建宋乾德三年平蜀始盡得梁州之地分為蜀後孟知祥復據之宋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復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原三百二十一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
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
宅三苗丕敘厥土黃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舜
置十二牧此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禮職方正西
曰雍州山曰嶽鎮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其利玉石人三
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穀得禹貢梁州之路周都豐鎬則
雍州為王畿平王東遷以岐豳之地賜秦遂為秦地矣孝公作
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也在天文東井輿
鬼則秦之分野兼得魏趙之交始皇置四十郡此為內史上郡
北地九原隴西及雲中之西南境其餘郡縣自漢後歷代開置
其伊吾以西並雍州之封域外羌胡地也項籍分秦地為三曰

雍秦翟謂之三秦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為涼州又置司隸領三輔魏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三輔仍屬司隸晉勃後魏置北秦雍南秦三州唐分置十部此為京畿關內道隴右道天寶盜起河西隴右陷於吐蕃大中咸通始復隴右宋為陝西路及河東路內夏銀綏宥靜靈鹽諸郡為西夏所據甘涼瓜沙肅西伊安北安西北庭亦沒於西夏及諸蕃慶歷初分陝西緣邊為秦鳳涇源環慶鄜延四路熙寧間又以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為一路五年又以五路三十四州軍分為兩路曰永興軍等路秦鳳等路紹興以後陝西五路俱沒於金僅餘階成岷鳳四州屬利州路云雍川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

海四塞為固被山帶河秦民資之遂平海内漢初高帝納婁敬
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之後及豪傑名家於
關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遷户立縣率以
為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為難理其安定彭原
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氏屢
擾旋剿蒲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
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先儒謂宋北不得燕薊則河北
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長安不可都此專以形勢言也以愚論
之漢唐都於長安西北皆隣強胡漢之初興也河西四郡皆匈
奴之地去長安遥遥故胡騎入寇則烽火通於甘泉唐之初興
也突厥雄據西北故入寇即犯渭橋高祖至欲徙都以避之可

迴矣然孝武用兵取河西奪其美地薦草以置郡縣試名謂
匈奴之右臂而虜遂衰至宣元間卒稱臣請命太宗平突厥
高昌置安西北庭二府至肅宗時西北二胡反能以兵助討
史復兩京然則漢唐之於夷狄也或取其地以為我有或役
其兵以為我用則盛衰通敵之地豈果不可都哉蓋宋之兵力
劣於前代遂甚故景德時澶淵小警而議者遂謀幸蜀幸江南
以避之靖康後女直南牧二帝蒙塵而陷京城不二年間
踰河越淮跨江蹂浙歷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地雖有金湯之險
幅員之廣而望風奔北大駕航海幾不知稅駕之所失在兵弱
非關於地之不廣且險也假令承平時盡得幽薊靈夏之地而
兵勢不振如此亦豈能救中天之禍哉原三四二十二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後學常熟嚴虞惇録

四裔考

序曰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録如蠻則荆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皐落鮮虞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最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瀚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漠然慮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酋長義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

始北却匈奴南服百粤至漢武帝時兼并朝鮮西攻昆南闢
交趾朱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西郎昆明之屬徠遣
信使斋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王國窺其廣大割齊民
以附夷狄弊所時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紀所
錄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
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

杜氏通典邊防總序曰履載之內明月所臨筆頭居上中生物
受氣正其人性知而善惡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
施法教隨時極弊匡救制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
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焉生焉愚愛篤焉七威張而下安二
而法一生人大寶貴有言曰火道而後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誠謂削厚為薄散醇為
又曰古者人亟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
巧美往昔敦淳務以激勉其慕尚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
樸質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
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
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
風訓誥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
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
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
以事胡為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至
莽簒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

成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惟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珍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歟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蹙青海之戎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後沒于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其可量耶前書

東夷

曰虎通云夷者蹲也言仁而好生萬

仁恕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
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
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羲仲
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商仲丁
時蓋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弊東夷寖盛遂
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封箕子國於朝鮮管蔡畔周乃招誘淮
夷作亂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秦并天下淮泗夷皆散
為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初滅武帝開其地置樂浪等郡
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
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五韓地新羅又在百濟東南倭又在東南
踰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

滅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
高麗本朝鮮地累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
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益遼西煬帝三度親征不
克而還貞觀中太宗親征渡遼高宗總章初李勣遂滅其國古
之肅慎即魏時挹婁周初貢楛矢石砮至魏常道鄉公末復來
貢獻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
華夏閩越之地秦并為郡及秦亂真卽又自稱王於故地元封
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而虛其地自後雖久庶復集遂
為郡縣矣

朝鮮 滅 馬韓 辰韓 弁辰 夫餘 倭唐改號日本 高句麗 豆莫婁 百濟 新羅 沃沮 挹婁 渤海 蝦夷

女真

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地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漢興燕人衛滿亡命走出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都王險傳子至孫而滅自為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浸多矣

馬韓韓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辰馬韓最大其王盡王三韓之地其俗重瑇珠以緻衣為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其人壯勇少年有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鏁以大木嚾呼為健常以五月祭鬼神群聚歌舞相隨踏地為節辰韓自言秦之亡人避役來此或謂之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辰韓不得自

立為王為流移故也其俗以太鳥羽送死兜生便以石壓頭欲
其扁故辰韓人皆扁頭
夫餘在玄菟北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
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囚
之後生男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
之王以為神乃聽收養名之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
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止東明乘
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焉其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
用刑嚴急尤治惡妬婦兄死妻嫂多殺人以殉葬
便在大海中依山島而居凡百餘國男子皆黥面文身飲食以
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

歲國多女子大人皆四五妻女子不淫來如建武中元倭奴國
入貢倭國之極南界也桓靈間國大亂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
彌呼以鬼道惑衆於是共立為王自女王國南至朱儒國人長
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倭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
此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又有夷州澶州傳言徐福將童男女入
海求蓬萊遂止此洲也倭國無文字惟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
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其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曰本云原
三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室內為日所照引
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王棄之與犬豕
皆不食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乃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

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國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謀殺之朱蒙乃東南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於是魚鱉為之成橋得度遂至普述水遇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俱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至孫莫來乃并夫餘俗尚淫女無常夫夜則男女群聚為倡樂 原三百二十五

沃沮濱大海而居嘗有人間其舊老海東復有人否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吹至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頂中復有面與語不相通不食死

絕宴生氣極寒穴居以深為貴大家接至九梯冬以豕膏塗身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厠於中圜之而居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父母死男女不哭哭者謂之不壯捷矢長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　勿吉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

蝦夷鬚長四尺（原三百二十六）

朱儒國人長四尺長人國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女國在扶桑東其人端正潔白身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

流求國居海島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其人深目長鼻
男子拔去鬚髯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
文旁有眺舍耶國語言不通祖裸時雖始非人類原三百二十七

南蠻

通典邊防總序曰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服夏商漸
為邊患暨周代黨衆彌盛後屬於楚秦昭王伐楚略取蠻夷置
黔中郡漢興時有寇盜隸武中武陵蠻大寇郡縣數歲方平順
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
劉石亂漸徙陸渾以南伏山谷宋齊於荊雍二州各置校尉
以撫寧之後稍寖暴惡滋甚僭稱侯王歷代侵擾至後周平梁
益自爾遂同華人矣其黔中東謝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以後

盤瓠種　廩君種　板楯蠻　南平蠻　東謝　西趙　牂牁

充州　獠　夜郎　滇

牢　南詔　驃國

盤瓠種昔帝嚳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之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遂銜其將軍首至乃以女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今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　右湖苑氏桂海虞衡志曰猺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閒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裙以木葉覆屋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為糧暇則獵食山獸以續食俗喜讐殺猜忌輕死又

能忍飢行闢土種山險若飛兎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
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株而不傷數侵軼邊民攻害吏則嚴剿殺
衆牛畜無歲無之跟蹤筭竹飄忽往來州縣之覺知則已遠入叢
穴官軍不可入但分屯路口多勞不可以徧防加久成勞費
又徭人常以山貨沙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鹽米山田易旱
乾若十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為毒滋烈沿邊省民因
與交關或侵負之與締仇怨則又私出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
統乾道九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其可用者
凡千餘人分為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猺通為之
器械教習使可禦官無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
第論近猺亦視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不然

紀之被見邊民已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博買有
之利皆驟然聽命最後擇勇敢吏將桑江歸順五十二猺頭首
深入生徑羅曼等洞尤狠戾素不賓化者亦以近猺利害諭之
悉從乃為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節
首領得赴屬縣與猺宴諸猺大悅伍籍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遠
猺弟率必須先破近猺欲動亦須先勝邊團始能越至城
鄂然亦難矣　按後漢史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者為盤瓠種
其在峽中巴梁間者則為廩君之後其後種落繁盛侵擾州郡
或移徙交錯不可得而詳別焉

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於赤穴四姓子皆生黑穴未有

君長俱事鬼神乃令各乘土船約能渡者當為君餘姓悉沉
巴氏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四姓皆臣之巴梁間諸巴
皆是也

板楯蠻秦昭襄時有白虎於巴蜀間為害募能殺虎者邑萬家
閬中夷廖仲等射殺之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復
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口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
酒一鍾世號板楯蠻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俗善歌舞
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桂海虞衡志曰南方曰蠻
亦曰西南蕃區落連亘種類殊詭以射獵讐殺為事其人椎髻
以白紙繫之云尚與諸葛武侯制服也男夫甚剛妻女甚潔夫
婦異居妻所居深藏不見人夫過其妻掛劍於門而後入或期

不識稻其居謂西則鬼神禍之其人多深目長身黑色
一牙食盡猪胡椒不食疏肉食已必刷齒故常皓然諸蠻之至
廣已皆畏焉若風聲氣習大抵略同也
徐表錄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間所在多有俗不辨姓
氏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好殺害父子不相避惟乎有
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小求得十狗謝其母然後歸
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其天性暴亂殆同禽獸諸夷中最難以道
義招懷也　桂海虞衡志曰舊傳獠有飛頭鑿齒之屬二十一
種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即出夫僊臥如乳婦不謹則
病其妻乃無苦唐志言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
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原三百二十八

夜郎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國隣牂柯江廣數里出番馬城下地多雨潦寡畜産又無蠶桑故最貧句町有枕柳木可以為弩百姓資之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剖之得一男養之及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置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感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

滇夜郎之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自嶲以東北君長十數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皆武帝時通中國也

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
四孺妻產子男十人後沉水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獨小子背
龍坐龍因舐之其母烏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曰九隆諸
兄共推以為王後漸滋長種人皆穿鼻儋耳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皆
著尾
南詔本哀牢後烏蠻別種其先有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
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在諸部南故曰南詔後并六詔
為一唐封雲南王其後稱大理同原三百二十九
驃國王城相傳是舍利佛城其俗好生惡殺其理無刑名桎梏
之具犯罪者以竹五本束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住桑門童
二十不悟佛理乃復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與朝霞繞腰而

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蠻為傷生也

西原蠻　焦僥國　裨國　兩爨蠻　松江諸蠻　犵狫　木
綿濮　文面濮　折臂濮　赤口濮　黑僰濮　交趾　南丹
州蠻　撫水蠻　黎峒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為豪又有黃氏
居黃橙洞與韋氏周氏儂氏唇齒為寇害其後黃氏攻韋氏周
氏而逐之唐末儂洞最強至智高遂改元僭號　桂海虞衡志
曰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
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為首領籍
其民為壯丁以落雜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
其酋皆世襲分據諸寨總隸于廵舉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

省地歲輸稅米於官始時國家規模宏遠以民官治理之兵管鎮壓之以諸洞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洞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户長奉寨官皆橫挺自稱某州防遏盜賊大抵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奉提舉如牙伍之於主將視邑管如朝廷望經略帥府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比年不然諸洞不供租賦故無粮以養提舉之兵提舉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情不舉職且日走洞官之門握手為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洞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酖焉原其始皆邊吏冒法狥利致然也

焦僥國人長三尺穴居善游其草木冬落夏生　禪國獻幻人

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尾濮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折
便死其俗食人啖其老者有賓客殺老以供廚故賓婚有日老
者必泣又有折腰濮生子皆折其腰
桂海虞衡志曰交趾今號安南歷代為郡縣國朝遂在化外丁
氏黎氏李氏世擅其地其俗無貴賤皆椎髻徒跣歲時不供先
病不服藥夜不燃燈上巳日男女集會結五綵為毬歌而拋之
謂之飛馳男女自成列女受馳男婚以定其國土人極少半是
百民南州客旅誘人作奴婢擔夫至州洞則縛而賣之不能鼓
錢純用中國小銅錢皆商旅洩而出者蓋安撫都監沿邊溪
可不得人邊政頹靡玆軌肆行所致也原三百三十

是處通高祥師

眾同汲管之地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山極高常有
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氛清霽時見翠尖浮半空下猶洪濤
地黎母之巔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
路可攀但覽水泉甘美絕非耳蠻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
黎耕作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婦人無裙襦但繫
諸數重製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群浴於川先去上衣自濯
乃濯其足漸升其裙至頂以身沒入水浴已則裙復自頂而下
身亦出水親死不哭不弔飯惟食生牛肉以為哀痛之至葬則
有地商人博易甚有信不受欺紿商人有信則相與如至親或
負約不至自一錢以上雖數十年後遇其同郡人論之以為質

物其項闊以橫木俟前負者來償乃聽客或誤殺其一雞則鳴
鼓告衆負償曰某客殺我一雞雞當償一鬬一鬬者雌雄各一也
一雄為錢三千一雌五十一鬬每定十子五雄五雌一歲四產
十雞併種當為六鬬六鬬當生六十雞以此倍計展轉十年乃
已誤殺一雞雖富商亦償傾足客其家無敢損動其一毫者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
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
詳知其西與諸胡接漢武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國自武帝
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吳孫
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有百數
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宋齊至者有十餘國梁武

而至又多翠隋焉

黃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陀利 狼牙脩 婆利 槃槃 赤土 真臘 羅刹 投和 闍婆 阿羅陁 呵羅單 婆皇 婆達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利 敦焚 火山 無論 婆登 烏篤 訶陵 多蔑 多摩長 哥羅舍分 古城 三佛齊 勃泥 注輦 州眉流 蒲甘 南毗 層檀

林邑國秦象郡古越裳界也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琦瑁目齒古貝沉水香古貝者樹名其華如鷺毳抽其緒紡之作布潔白亦染成五色沉木香者斫

斷之積歲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又多琥珀松脂
入地千歲為茯苓又千歲為琥珀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
木深者或入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馬其王出則乘象國不設
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國人皆奉釋法文
字同於天竺

扶南國在林邑西南其俗本躯文身披髮其先有女人為王號
柳葉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收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躯
形乃穿疊布貫其首人皆醜黑拳髮跳行耕種為務一歲種三
歲獲土出金銅可以刻玉扶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
磐石上如鍾乳人汲水敗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
銳以殺羊角和之潍然沐洋矣

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都梁以裹衣有香撥等花十
餘種冬夏不衰俗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鵰口
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許食肉盡乃去燒骨沉海中以為上行人
必生天也

毗騫國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傳其王長丈三尺頭長三尺自
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又
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
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
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得數尺以為手巾若小垢汙則投火
中復更精潔

亦土國扶南別種也王姓闍
稱其父釋王位出家學道其
敬奉使赤土自南海乘舟至
入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
南達雞籠島至赤土之界其
飛水上並山而行其海水色
冀也原三百二十一
具臘本扶南屬國後臣扶南有之其俗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
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經咒又澡洗乃食食罷淨齒又讀經
咒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交有

出國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

西戎

舆序略曰西戎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彭蠡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至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卷後母納婺婁如北狄之俗故國無繇寡種類繁熾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本無君長夏后氏末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至幽王西戎寇

周殺幽王於驪山周遂東遷平王之末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渭首有狄鄣邽冀之戎渭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皐之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閒在中國與諸夏會盟其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戰國時秦趙韓魏稍滅諸戎惟餘義渠種焉秦昭王滅義渠置隴西上郡始皇平天下蒙恬西逐諸羌出塞漢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河西置四郡其後先零種開枸羊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招且討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光武建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隴右以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東犯趙魏寇及雍城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

既頻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
寇梗焉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至永嘉後吐谷渾與鳥
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户西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
有其地為強國後魏末其主自號可汗建宮多効中國洎隋煬
帝大破之取其地列置郡縣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
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
盡有其地薛仁貴劉審禮李敬玄前後與戰皆大敗武太后如
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
矣

羌無弋　姚氏　渾中月氏胡

羌無弋爰劍者不知何戎之別也始為秦所執藏巖穴中得免

既出與劉女遇合於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亡入三河間以射獵為事教人田畜羌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爰劍嘗孫忍及舞獨留湟中羌之興盛從此起矣爰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遂乃寇金城隴西為中國患焉

京漢光武時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都尉幽都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

雜議 [illegible] 論備行閉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illegible]
外國良為吏耳自州郡因此可得儆備 明帝時愉廉相首鳳
上言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自建武以來犯法者常從燔當種起
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
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
能強大常雄諸種特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親屬離叛餘
無兵者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
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
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 范曄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
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頻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
綏御之和戎師蠭然諸之信故永初之間群種鑾起遂解警嫌

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
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土特
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
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好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
棄捐或懼疽食淺遙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徙西
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
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
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
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候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粮粟
塩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稟
尅削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

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情
爲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珍西種卒定東
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其能穿窳草石自脫於
鋒鏑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
根是養痾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嗚呼昔
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
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
零侵境九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
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徵者
之爲乎

氐　符氐　葱茈羌　叱谷渾　乙弗敵　宕昌　鄧至　黨
項　白蘭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童求援　泥婆羅　大
勃律　箇失密　骨咄　蘇毗　沙州　西夏

氐者西戎之別種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蚪氐土地險阻其
人貪冒死利居於依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為邊寇晉時侵擾
關隴山陰令江統作徙戎論云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
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
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晏安疆
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敵乘間得入中國或
講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始皇并天下
驅攘却胡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

詩經美其餘種於關中徵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悔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徙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諸氐出還隴右看陰平武都之界廣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綏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陽闇山河雖為寇暴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

居六郡今為五部户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則
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甲申邱儉討句驪徙其餘黨於槃陽
户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更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況
於夷狄能不為變夫為邦者夷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富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
其本域慰彼土思意此中國於計為長也 魏志三百三十三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徙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
谷渾少曰若洛廆渾庶長廆正嫡因馬鬬而怒吐谷渾乃別居
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後子孫據有甘松
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晴則風飄沙
礫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以良牧馬置此山

馬生駒號曰龍種龍行千里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
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以吐谷渾為氏
葉延號三苗之後焉別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猴種宕昌
猴種狀其人多毛髮至百五六十歲不知稼穡其俗淫穢丞
於諸夷中為甚原三百三十四
吐谷在吐谷渾西南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勃悉野
因以為姓其國風雨雷電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人
死殺牛羊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土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共
命人君死共命人皆自殺以殉葬每戰人馬俱披鎧子甲周體皆遍惟開兩眼非勁弓利刃所能傷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病終臨陣奔北者懸

狐尾於是蓄衆以狐之怯恰以麥熟為歲首用法嚴整議事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强且久也 四朝國史論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當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瞻表青唐來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還之功雖訖成遺患不息痛氏子孫無罪而就屠亡及金戎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原三百三十五

褭蘭 且末 杅彌 車師 龜茲 且彌 焉耆 于闐 烏孫 姑墨 溫宿 烏秅 難兜 大宛 莎車

西域 此下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
右地皆服屬匈奴匈奴日逐王既降其地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
掖敦煌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
使來貢獻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昭帝時募人徙田
輪臺以給外國使者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時漢
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
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
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
北胥犍枝莎車之地東田於校尉始屬都護都護資察烏孫康居
諸外國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

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後漢永平中匈奴數請諸國共寇河西郡縣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後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諸胡謂漢大喪皆當發兵來擊中國戊己校尉皆引還敦煌中國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焉

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校尉閻槃將兵五千人與西域都護班超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及安帝初西域背叛匈奴連與車師

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班勇議以
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
經路南彊鄯善于闐心膽北捍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於是
以勇為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
三通順帝永建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
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自陽嘉以後朝威稍
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
樓蘭在姑羌西北地沙鹵少田人隨畜牧逐水草漢武威張騫
言通大宛諸國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漢將擊虜其王
遂破姑師其後復為匈奴反間昭帝遣傅介子往刺殺之懸首

北闕下更名其國為鄯善鄯善西通且末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有蒲萄諸果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以氈擁蔽鼻口否則致危斃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後國王治務塗谷北與匈奴接地肥美漢遣校尉田渠犁積穀其後車師地入匈奴漢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其地高燥氣候溫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赤蓋如米白蓋如玉又有草實如蔺中絲如細纏名曰蔓子國人纏以為布從武威西北有槐路廣數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溪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流沙

茲一曰郎茲土多孔雀飛山谷人取而食之孵乳如雞鶩
其國西北大山中有膏流出成川如飴甚臭服之齒髮落者
能更生瘡人服之皆愈原三百三十六
于闐國之西水皆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注鹽澤國有阿耨達山
據漢書河源出焉俗重佛法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
胡成佛之處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每秋水小
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初無采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
罽賓之將迎乃告曰國無絲河將蠶自為衣女聞置蠶箔絮中
國守不敢驗自此始有蠶
疎勒後魏時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其審

是佛衣當有靈異命焚之置猛火上終日不燃國人手皆六指
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生子亦東頭取稿其久文身碧瞳
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俗嗜
酒馬嗜苜蓿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北攘夷狄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遠值文景之默養民五世天
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
感薏米則開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
元鼎銀鑄白金造皮幣算

之以凶年寇盜並起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
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
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
絶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既沈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
附句奴能得其馬畜施刑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
路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
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
奴尚為所拘況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貢獻願請
屬都護聖上遠鑑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
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黙之矣亦何以尚

盖

劇賓　吐呼羅　拔呾　謝颺　帆延　識匿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康居　鉗汁　栗
國　烏那遏國　曹國　何國　史國　奄蔡　滑國　白題
噴噠　鉢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陁　罽怛　天竺
摩揭它　師子國　車離　高附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呢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槃陁　栗弋　阿鉤羌　副貨
疊伏羅　石國　東女　西女　吐火羅　劫國　陀羅伊
越底延　大食　拂菻　邊黎

實漢武時始通其後數叛漢使成帝時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賫送其使使杜欽說王鳳曰漢賫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
今海通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賈以
求利名故頻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
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驢畜負粮須諸國
稟食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禁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數
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雖一二向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
吐懷高盡懸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
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墜輒半院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救視險阻危害不

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臧內不來外今罷敝所恃以事
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從之
條支在葱嶺之西有大鳥卵如甕善敗有桃拔獅子犀牛最
古英使太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
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遇惡風兩亦有二歲者故
入海人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英乃止
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原三百三十七
小月氏本大月氏王子也治富樓沙城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
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
東 佉國人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其人好

譯以十二月初歲首尚淨婚法祠妖神十一月鼓舞乞寒以
交媾爲樂

烏萇國俗事佛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立
者無恙

乾陀國在烏萇西都城東南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
雀離佛圖也

天竺即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
夏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
羅門在葱嶺之南地方三萬餘里中分五天竺曰中天竺東天
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俗脩淨圖道不殺生飲酒世傳漢明
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

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
圖畫形像焉又有烏茶國善禁咒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
罪有疑欲以藥視漉清濁而決輕重
師子國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
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不
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上
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遂以為名義熙
初遣使獻玉像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在建康
龙官寺至齊東昏毀像截臂取身為潘貴妃作釵釧
大秦在西海之西治安都城宮室皆水晶為柱其王無常人皆
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土

有鮫雖寒合抱者煎其汁爲蘇合有羊羔自然生土中又
雖出剡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有幻人能額上燃炎
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水求之高丈
四尺大者圍尺餘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
處幾於日所入也
軒渠國多九色鳥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
三童在軒渠西南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聲亦
能俱語
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上至
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蹄不騎馬而走疾于馬

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人皆長三尺常有大鳥高七八尺伺短
人咬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備
悦般在烏孫西北其人清潔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南衆有大
山山傍石皆黄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黄
也北魏時貢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
血出以草藥納口中令嚼吐之須臾血止養瘡復常無痕藏又
言國有大術者嚢蠕來抄掠術人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濡
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渴槃陀亦名渴羅國西南有懸度山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
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法顯
宋雲所經即懸度也

東女國以女為君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子從母姓以十
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詰山中布糟麥咒呼群鳥俄有鳥來如
雞狀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吐火羅一名吐壑宜多男少婦兄弟同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
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與他人結為昆季方得妻不然
終身無婦矣
大食在波斯之西地無五穀惟食駝象破波斯拂菻始有茶麪
其王嘗遣人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
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
動其手脚頭着樹枝人摘取入呼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
大食王處也

北狄

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肉食壯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覧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橐駝驢騾驒騱駃騠駏驉騊駼騵騨騽匈奴之先夏氏之後七國時漸強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及秦

頭曼單于頭曼和親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自立
誅服從北夷國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妻以宗女公主名后
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
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入粟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
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
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
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
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南單于款塞
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徙居美稷和帝時北單
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略靈獻之際轉又
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

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
徙烏桓於上谷查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
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强寇掠轉盛竟為曹公所滅桓靈之際鮮
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檀石
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
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
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大武神䴥中强盛盡有
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
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時突厥既强蠕蠕主奔西魏悉被
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
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

大邏便沙鉢略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于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川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于雁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蔓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為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玄宗時北突厥滅而契丹興

邊隣秦始皇斥逐匈奴頭曼北徙秦亂復稍渡河至冒頓益强大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爲敵國漢文帝時數寇邊太子家令晁錯上言百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一不可不擇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里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

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足弗能給趙中國之
匈奴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
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束而陳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
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
萬全之術也　錯又言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
亂邊境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部
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
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繼至則胡又已去聚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負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壁具蘭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縣官為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希功相萬也原三百四十
[illegible]時匈奴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郎中係應以
不可許匈奴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
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
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征伐
[illegible]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寧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然後邊境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
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
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
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
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

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
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
亭戍非特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來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
也徙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叅候望急何然
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羣輩犯法如其塞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
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
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

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
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
求無已小失其意則否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王莽即位欲大征匈奴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也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毆之而已故
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資輕糧深入遠戍雖
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
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

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潰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
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
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
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
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捄之軍出未滿
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
甚寒春夏甚風名裔鬴嵐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代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
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

而逢虜又累鑰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等深入邃擊且以

又胡虜

初文帝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

騎寧踰過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

郡皆震動黨離朝駿四表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

長也帝卒從其後劉元海為首叛亂竊文號據神器自是

范曄論曰漢初遭冒頓強熾孝武頑興邊略赫然命將窮力殫

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亦略相當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來
臣權納懷柔因為邊衛六十餘年後王莽篡攘動戎夷繼以
更始之亂方夏幅裂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興事諸華未遑
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
奔奉藩稱臣願為外捍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
水草以處之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高譬雙既深互伺
便隙至于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宴然矣後亦頗
忽出師命貴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
二千震懾遁走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
南虜內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
使耿國之算不謬于當世泰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

以其若此其弘也洎寶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棄
前載之遺訓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忠
義夫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
服不王其為疾毒胡可勝言降及後世說為常俗終於吞噬神
鄉卿孤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易矣
原三百四十一

班固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
堂之上孚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昔和親
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
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

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加驕倨遂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增厚其賂歲至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
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此則和親無益已
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懼復破守蓋文頗增其約以
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猶可說以
厚利結之于天耳故棄之匈奴以漸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
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屢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
奈殺愛子何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施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
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勉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
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單于感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踰情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最尤論之當矣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

見嫩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此條原書不錄

劉淵　石勒　沮渠　赫連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乞伏

禿髮　宇文莫槐　徒河段　慕容氏　托跋氏　蠕蠕

高車　稽胡　突厥　鐵勒　薛延陀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跋　契苾　鞠國　俞折

大漠　白雪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洛侯

驅度寐　雪　拔悉密　流鬼　凵紇　沙陀　骨利幹　黠

嘎斯　僕骨　葛邏祿　駁馬　鬼國　薀莫念

烏桓本東胡也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多與匈奴同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故也其嫁娶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壻隨妻還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俗貴兵死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大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如中國人死魂歸岱山也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後漢建武中與匈奴入遠東寇邊擊破之靈帝熹平六年夏育請徵兵出塞擊之議郎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鬬

憂不徹蓋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
過害之患手足之蚉蝱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邦縣盜賊
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
食乎行過之衛孝敬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循二子之
策守北邊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

乞伏寵西鮮卑也言有如弗斯出連吐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
陰山過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有一小
兒在焉時有乞伏部老父無子請養為子衆咸許之字之曰紇
干紇干者夏言俊傑也長而驍勇善騎射四部服其雄武推為
統主號曰乞伏可汗託鐸者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部衆

清源至國仁而大殖
徙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廣昏官
家奴諸大人會幽州皆持嗶嗊唯庫辱官獨無乃嗶日陸眷口
中日陸眷舍小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
移入我腹中其後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初莫護跋建國於棘城吐燕
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
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
容為氏至孫涉歸遷居遼東于是漸慕華風矣
托跋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或云黃帝之胤黃帝以土德王北
俗謂土為托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逐女魃于瀚水

之北人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其後嗣詰汾嘗田于山澤
數見鞠耕自天而下有美婦人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且請還
朝明年復會此及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
此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遷定襄之盛樂其後日大遂帝中夏
焉

嬀嬀在北荒始號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
曰蠕蠕魏獻文帝皇興中犯塞征南將軍刁雄上表曰北狄悍
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
雖衆不能成患昔周命南仲城朔方趙靈秦始皆築長城漢若
武亦踵其事此四君者非智術不長兵衆不足乃防狄之要事
勢宜然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

因今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實則永逸即
今要害往往開門築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秋來有
邊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
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
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四也歲
嘗游運求得不償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

高車古赤狄之餘種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
容絶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于國北無人之地
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
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
來或是天使之然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

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俗與蠕蠕略同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
親之高車矣 原三百四十二

突厥蓋匈奴別種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奔蠕
蠕世居金山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
其先國於西海上為隣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一兒刖足
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銜肉至其所兒食之得不死後遂與狼
交狼有孕彼鄰國復令人殺此兒其狼若為神所憑欻然至海
東止於山上其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過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
里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最賢遂為君長有阿賢設者率
部落出穴中世臣蠕蠕或云其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
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並愚癡國遂被滅其一曰伊賀

泥師都狼所生也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
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兄名訥都六說衆奉為主號為
突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
子也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俗主初立近侍重臣昇之以氈隨
日轉九迴每迴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
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汝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昏
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原三百四十三
契丹本東胡種其俗父母死以屍置山樹上經三年收其骨而
焚之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歌甚五代時有御陽令胡嶠為蕭翰
掌書記隨翰入契丹後亡歸略道其所見云距契丹國東至海
有鐵甸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入而後可飲又東女真

善射多牛鹿野狗能釀藥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大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之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嚼而歸則不能追矣又言契丹嘗遣人齎乾飣北行窮 王見其人自黑單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至西拜鼽鐵匈語其說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千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蓋北荒之極也原三百四十五

室韋有五部並在鞨羯之北不相統一其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若煞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

也

長人長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居土窟中性善走
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冰沒腰與
黑

流鬼在北海之北長老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又國人皆衣
羽翅出嗷人莫有涉其界者原三百四十七

骨利幹處瀚海之北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熟東
方已明蓋近日入處也

鬼國人夜遊晝隱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土無米粟嗷
鹿及蛇

天冊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

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通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漢魏以來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冠裳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啟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夷狄處中夏必為禍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冊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奬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明習漢法時

衣冠之儀目覩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于圖史察安危于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唯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慕化之美苟悦于當時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辭不稱兵邊鄙罹災寔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案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於是子反一歲七奔命諸侯交病漢桓帝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晋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主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

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强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漸之北以穹廬壓於城邑以氈罽羨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繈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遏人繒綵翹蘗

以霸陵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毖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單
識華而凡在血性莫不憤馳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晉
兵來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
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誠
可更使歸蕃則夷狄保疆邊邑無事矣原三百四十八

文獻通考詳節卷二十四終

宗鄭陽馬氏倣唐杜佑通
典輯經制因革損益粲然
咸在誠憲章之所係有裨實用之書
也顧卷帙繁多無力者不
能購而中人之資又苦不能盡讀吾
祖思菴公昔在京邸曾刺
之四文獻通考詳節藏篋
衍不以示人而以方學士大夫知
有是書轉相傳寫其不能
勸梓行而予以困於簿籙
尚乃發篋而讀之懼鑑
藏行遠也爰取原本鋟梓
其緣起如此時乾隆
歲在玄黓閹茂
三月既望孫男有禧敬識